



聖
保
祿

Nº 58-2

2000 3-37

"SAINT PAUL"

Auctore

P. F. Prat, s. j.

Translator

F. Joseph SEN

沈 造 新

上海惠主教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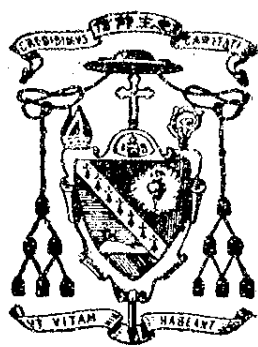
1937

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印

徒 宗 邦 外



“你去吧，我要差你遠遠的往外邦人那裡去。”
（大事錄二三章二一節） （見三八頁）



惠 主 教 序

——給公進會友——

要再尋一個更適當的時機來介紹這本寫聖保祿行實的譯本，致是不容易的了。豈非已是希望從中國的土地內產生些救人者來的時候了嗎。

這些救人者與宗徒的緊要，教宗不斷地宣言了；宗座駐華代表總主教的一封論到「俗人之傳教事業」的函件急切地也在教我們追憶這樁事。

可是我們要的並不是幾個空名；到底是人的靈魂，是具宗徒之心的人。現在既經人家慣稱聖保祿之心就是基多之心。那末也

可以說每個宗徒具有一顆與聖保祿燃着同樣熱度的心情，活躍着同樣神火的心靈。

故我很欣幸的得看見這本配合各等人而又寫得很緻密而濃於事實的聖保祿的行實，這些濃厚的事實都可說是戰爭。故也可稱之謂宗徒的韜畧。作者一面用其靈敏而活潑的筆尖給我們敘述出聖保祿宗徒經過的路程，一方面同時也摘出保祿神學的精華并且顯露給我們明瞭宗徒吸取愛情的所在，他使之生活且因之而終生為基多犧牲一切。

巴不得中國的宗徒更其是公進會友，都趨赴到這位充滿救靈神火的宗徒處去，求他炙熱他們的心，并且如同他一般做成特選之器，傳播基多之名於一切不認識者。并且，猶如他事事處處常是基多的芬芳「生命之芬芳以產出生命」。

這位大戰士，大宗徒，常稱「衆人之負責者」。希望他們設法學習犧牲自己，顯示自己是不顧一己的私利而只願求人靈的利益，天主的榮光，以及他的神國的廣揚，也是施捨不望報，工作不求憇，攻打不怕傷，消耗一己不圖其他酬報，只求使人認識愛慕服事耶穌基多的欣樂。

希望他們仿效聖保祿在天主內尋求力量，用祈禱和領聖體來與天主相契合，應當知道他們個人一己的工作只是外著的皮毛，因為能够移化人心的只是聖寵。

希望他們在聖保祿處學習重視人靈，猶如他愛慕衆人之靈一般，并且希望他們不停地給基多征服：再希望他們學習仿效他的堅忍，寬免，憐惜他人之心：希望他們猶如他一樣爲衆人犧牲一切；猶如他一樣安慰那些被勞苦重壓的人們——他們在艱窘中

掙扎」，還要施給衆人自己的信任與歡樂做「喜樂」者的幫手。

最後希望他們尤其應當師法保祿之愛基多，希望他們猶如他一樣勉力追隨他，就是要明瞭怎樣能够實行基多之生命在他們身上，而且可以如他一般地說「你們仿效我，如同我仿效基多一般」。那麼，我們將得到些救人者爲救中國，并且可把中國來獻給

基多。

惠濟良寫於句容

原序

這本小小的書冊，既不是聖保祿一生的歷史，也不是他神學的總綱；老實說，而只是他的一個簡單的傳略罷了。除了他的書翰及宗徒大事錄之外，我們也無從深知這位大宗徒的個性與其事業了。因此，我們也不必多附替甚麼注解，使讀者生厭。我們參閱宗徒大事錄也已足數了。講到許多原文的爭點，作者並不加上什麼意見。但是，無論把保祿宗徒的一生行實收縮得那樣簡括，總脫不了他的書翰上面的引証；因為本人的著作，往往是那本人行實最好的注疏，但為後來給他傳記的人，給他剪裁裝配却是件不容易的事，何況聖保祿的全部超性道理，又是都發揮在他的書

翰裏面的。希望這本太簡括而冠以大題目——聖保祿——的小書，能使讀者們念了之後，能對於這位大宗徒作進一步的認識，並更熱一度的愛戴，著者已是僥倖萬分了。

譯者的話

譯 者 的 話

幼年時，聽得教師講宗徒大事錄，我就心往神馳的欽佩大宗徒聖保祿了，現在既與他走着同樣的道路，并且在最近之將來又要與他做同樣的傳教工作，度同樣的生活。爲使我更認識這位大宗徒的歷史與傳教精神，我便去訪問已故史神父——他是我的聖經學系及聖教史學系的教授，歿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請他在法文書本中介紹幾本關於聖保祿的著述，他就給我介紹了 P. Prat 所著的「聖保祿」及「聖保祿的神學」兩本作品。他說：「這兩本是現代研究聖保祿的傑作，你讀後，頂好還把它譯出來，爲目下中國最切要的，還是先譯「聖保祿」這一部」。

在徐宗澤神父處，從徐滙藏書樓裏借到了這本書，細細閱讀之後，殊覺大有一譯之必要，乃於課餘之暇，遂譯一二，半年而竣。但下筆伊始，便覺原文典故繁多，考據疊出，兼之辭句又多難懂，故當時大有望洋興歎之慨。幸虧有史神父的從中開導釋疑，得以未曾中斷，這樣遲延至去年夏天，才把整個的譯稿整理完成；但，還覺得譯文許多違離原文，而辭句之生硬矯強又隨在都有，幸經丁宗傑神父加以糾正，故抹煞原文精采之處，減少了許多。

去年盛夏的一個晚上，在院中綠蔭道上遇見主教，他絆住了腳，和藹地問我在此暑假內做些甚麼工作，我回答說正在整理「聖保祿」的譯稿。他聽了就嘉獎了幾句。於是，我不自覺的順口請求他給我做一篇序文，誰料想他為鼓勵我的緣故，竟然答允

了，這個意外的慈惠，真給拙譯以不少的光彩。

一張很藝術而富有意義的封面是由周澄良修士之介紹，由其介兄周漢良先生繪成的。又經那神父代為搜集許多照片，定給讀者們以不少的興味。

因着提起過的許多人的幫助，這本書今日才能與諸君見面，在譯者自當向他們致誠懇的謝意。

是書出版時，我的晉鐸期也不遠了；但是，才德兩無的我，自己覺得難能負擔傳教的重任，繼續宗徒的事業，但想到聖保祿書信上說：『主對我說：我的聖寵爲你設了，因爲我的德能，正是在人的軟弱上完全顯出來。所以我更喜歡矜誇我的軟弱爲叫基督多的德能住在我內。』（致高林都第二書。一二·九。）我於是想把這位幼年時早已心往神馳而欽佩的大宗徒的一生放在眼前，

用以自勵自策，作我傳教生活的模範，也為紀念我開始直接傳教
的一日，就是我晉鐸首祭的聖日。

沈造新寫於徐匯大修院

一九三七·一一·二二·

聖保祿

目次

惠主教序

原序

譯者的話

一 五 七

一 特選之器

I 法利叟黨員少祿

1 帶耳斯孩童

2 在日路撒稜求學

一 七

3	聖教之仇	一六
4	未來的宗徒	二二
II 宗徒的聖召		
1	在往達瑪斯路上	二八
2	隱居亞刺伯與西利西	三三
3	與巴爾納伯同在安底蓋基	三八
4	日路撒稜的使者	四一
5	升到第三層天	四四
6	征服世界	四五
註		四八

二 外邦宗徒

I 初次傳教——希潑肋烏與小亞細亞

- 1 傳教計劃……………五〇
- 2 叟祺伍司保祿……………五三
- 3 比西田之安底盎基……………五八
- 4 依高尼伍——梨司脫——代耳勃……………六二
- 5 回去……………

II 外教歸化問題

- 1 日路撒稷之聚會……………六八
- 2 安底盎基的衝突……………七二
- 註……………七六

三 聖保祿在歐洲

I 在麥衰度納

- 1 視察老教會……………七七
- 2 在茄拉太北部……………八二
- 3 腓理賓……………八五
- 4 帖撒落尼與叛萊……………九二

II 在希臘傳教

- 1 雅典……………九五
- 2 在法庭上的一篇演辭……………九八
- 3 到高林都……………一〇二
- 4 與帖撒落尼人通信……………一〇五

四 聖保祿在亞洲

I 在厄弗蘇傳教

1 傳教的要塞厄弗蘇	一三五
2 手工	一四一
3 在厄弗蘇的一天	一四八
4 魔術與驅妖	一五二

5 教理問答	一三三
6 教友集團	一一八
7 教友與教外人的來往	一二四
8 茄利翁總督	一一八
註	一三一

5	高林都的混亂狀態	一五七
6	銀匠的騷擾	一六一
7	致高林都人的第二封書信	一六八
8	大募捐	一七二
II 異教民族的師傅		
1	聖保祿的神學	一七五
2	基多救了我們	一七七
3	我們在基多內	一八六
	註	一九〇

五 基多的囚徒

I 從監獄到監獄

1	從高林都到日路撒稜	一九五
2	在殿內逮捕	二〇八
3	在審判廳裡	二二二
4	到衰柴蘭在飛列斯面前	二二七
5	到衰柴蘭在番斯多面前	二三三
6	遇險	二三九
7	在麥耳得覆沒	三三五
6	到羅瑪	三三七
II 基多的大使帶鎖鍊		
1	在羅瑪的猶太人	二四一
2	奧內齊抹和飛雷蒙	二四五
3	哀巴發與高老司人	二五〇

4 腓理賓人的救濟——釋放……………二五二
註……………二五七

六 致命

I 最後一次的傳教經過

1 往西班牙……………二五九
2 厄弗蘇與諦莫太……………二六二
3 諦太與格來得……………二六五
4 逮捕——解到羅瑪……………二六九
5 保祿的遺囑……………二七三

II 榮光的花冠

1 血証……………二七六

次 目

2	神化	二八三
3	事業與人	二九〇
註		二九六
正誤表		三〇〇

聖保祿

一 特選之器

I 法利叟黨員少祿

1 帶耳斯 (Tarse) 孩童

講到別位宗徒的童年時代，我們無從追考。但，對於聖保祿，我們却然可從他的書翰及宗宗大事錄上幾段演說辭裏，隱約地，我們可以找到一些他幼年史事的流珠碎玉。

『帶耳斯地方的保祿，是猶太民族的後裔，是羅馬帝國的公民。』這幾句是被審時在判官前，藉以表白他的國籍，慣用的話



· 因他常用十二分的誠意與自豪，向慕這三個鍾靈薈萃的故鄉，
 就是：在血統關係的猶太民族，孩提時，受過教育的希臘城，法
 律上引為榮耀的羅馬帝國的公民權。這三層，好似天生為糾正當
 時一般狹窄的愛國主義而然的，而又似預指他將來偉大無國境無
 疆域的傳教事業似的。

聖保祿誕生的時候，正值紀元的當始，當時羅馬的公民權的
 頒賜還沒有普遍。奧古斯丁 (Auguste) 與底勃耳 (Tiberie) 對於這事是
 很慳吝的。葛萊特 (Craete) 照着他的怪僻的意見公然頒佈了，但為
 不致被人輕視所以也按例須出一筆稍大的款子，才得買得公民的
 權利。故羅馬國民，依舊是構成一種自傲而自大的貴族制度，而
 且當時，對於這般貴族的行動，非但加以特種權利，還在各處給
 以相當的優待與保障；這種權利對於傳教工作，當然也是一個極

大的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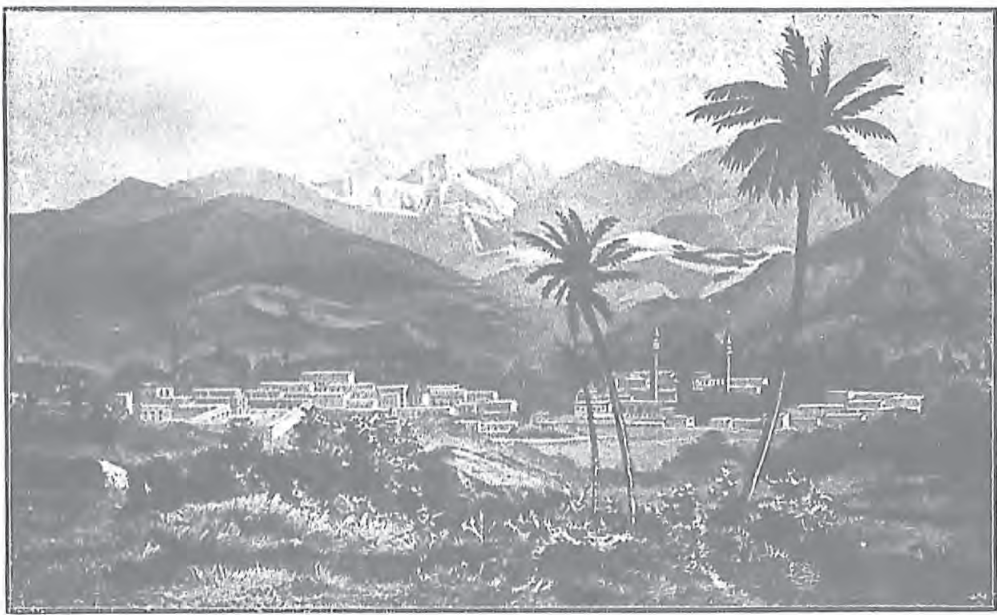
聖保祿的父親，在多種名義上，亦曾得這般待遇，但是，他絕不誇耀人前，也不漠視猶太主義的嚴厲和苛刻，好如那些散居四方的猶太人一般。因這些猶民慣說希臘話或辣丁話。除靠了第七日的聚會，在聽衰唐忒 (Septante) 聖經譯本時，還能寥寥聽得數句猶太話外，其他大概把本國語完全忘掉了。但是他們的集團卻異常鞏固，路過那裏的人也不時與他們行同樣的宗教禮規，總之，對於敬崇真主，他們依舊是信徒，在梅瑟的律法上，也採取其一二規條，加以自己杜造的訛解，以致往往引起居在巴力斯坦 (Palestine) 同胞們的非議。他若觀看安麗比毒 (Euripido) 的幕劇，或如河蘭 (Milet) 的猶太人之定座於戲場等，飛龍 (Philon) 也不以之為非。少數人因了耳濡目染了那些異端風氣，漸漸贊成了一種折衷

主義，就是把老埃及(Egypte)的教儀，時而敬崇梅瑟，時而敬崇天主。所稱之哀藍尼斯忒(Hellenistes)猶太人，他們應用的是希臘教儀，漸漸磨滅真教的教規。

但是，其他在第斯巴辣(Diaspora)的猶太人，他們很留心地保守自己祖宗的言語，文化，遺傳。少祿的父母即在此例。倘若他們懂希臘語，且能够在貿易場中應用者，那末，他們很矜誇地在家庭內說猶太話了。這話，就是當少祿往達瑪斯(Damas)去的途中，顫動他的耳鼓的神聲。少祿的父母，係笨約明(Benjamin)的嫡裔，給自己的兒子取名少祿(Saul)，這名是在民族中首屈一指的尊稱。他們按刀辣(Thora)的律，在誕生後第八天，給他行割損禮。他們教導他當守天主的誠，但，終不能剷除他們的偏見，照樣，把經生及法利叟們的學說陶冶他。



聖保祿石像



保祿 出身地帶 耳斯城 (Tarse)

當然，這樣的教育，脫不了當時的環境。帶耳斯是一個全球頂繁華的城市。因為不納稅，羅馬人稱它叫自由城，它是西利西(Cilicie)的重要都市，保留凱撒(César)的遺範，尤其地方的平靜，可算當世無匹。華麗的仙尼施(Cydusus)，位在寬廣的要塞處，環球的產物，可一徑搬運至城牆脚下。一條鑿通帶盧司(Taurus)山間蜿蜒綿長的隘道，經過中亞細亞，可與歐洲通商。那塊地已變為碧草茵茵的園子。因此，引起了許多文學家，科學家，另外哲學家的興趣。當時，有一個地理家，名施忒拉蓬(Strabon)，他說過，居在帶耳斯，勝過居在兩個聞名的雅典(Athènes)和亞立山特利城(Alexandrie)。

當時，最有名望的國家，希臘已不算是極盛的黃金時代了。而帶耳斯鄰區沙肋民族(Soles)，那時窮極奢靡是很有名的。但是

，聖熱羅尼莫曾說：大宗徒，是帶有西利西口吻，誰都知道這般名稱，當時是很普遍的。此外，這幼年少祿，看起不與那些文學家互相攜手的。雖他曾提起並引用三個詩人的名句，但亦不能証他與曼囊特爾 (Minandre)，亞拉多斯 (Aratus)，愛比慢尼特 (Epimenide) 同道，他引用的這個三位詩人的名句，那時已是互相傳授成爲民衆化而已，是人間的口頭禪，是以不足爲奇的。他的父親，是法利叟黨的領袖人物，他決不願自己的兒子在教外學校裏栽培，他定是要把他托給一個同族，同宗教的教師，教導他的。

保祿的家庭，可算小康；然按當時習俗，正派的法利叟，必需教他子孫學習一種手藝，好如傳授家產一般。人家慣說的一句話，說：『不教子以藝，卽教之以偷。』塔慕特 (Talmud) 經上載有許多著名經師的職業，何怪作家米歇那 (Mishna) 是一個裁縫司務

，余阿囊 (Johanan) 先生是一個銅匠；其他或為樵夫，木匠，或為毛布工，織工等。一種毛織品，是帶耳斯的特產品，名叫西利絲 (Clices)，是用帶盧司山上的黑山羊的絨毛製成的。揀其粗厲者，製成天篷或雨衣等物。故沒疑地保祿在家庭裏，也學過一種手藝。我們在後將見，當他傳教的時候，畢生做過這項手藝。

當他離鄉背井赴日路撒稜去求學的時候，年紀還輕。後首，他回到帶耳斯時已長大成人了。雖則他崇拜希臘教儀，然沒有放棄那些在聖京裏所學得之宗教的基本觀念。

2 在日路撒稜求學

聖史們照着法利叟的理想，給我們寫出他們的一生的簡畧的生活過程：『每人活到五歲，讀聖經；十歲，讀米歇那的作品；

十三歲，守十誡；十五歲，讀塔慕特；十八歲，結婚；二十歲，置理財產；三十歲稱爲壯年；四十歲，智年；五十歲，及格教導；六十歲，始衰；七十歲，斑白；八十歲，暮老；九十歲，坟墓。活到百歲，已視爲死人一般。『這張過程表，雖則簡括，但至少給我們知道猶太兒童却攔延許多辰光在法律上埋頭苦讀。把一部聖經來讀拚法。近十二三歲時，受畢兒童教育；譬如念，寫，以及計算等。大約少祿就在這年歲上，他的父母送他往日路撒稜去，學習經生的生涯。所說的經生，就是畢生研究一部聖經，以及與聖經有關係的傳記；這種學問，在齋派的猶太人眼中看起來，是一衆學問的根源。這些經生，同時也是註疏家，教導師，宣講員，裁判員，又是民法與教法的顧問，總之，是無智者民衆們的最高指導員。有人也稱他們是律法家或文學家。

少祿在日路撒稜的時候，碰到許多從東西各方來的求學的同志。當時，許多學生，慣常歸附着一個教師，故一個時髦的教師，每因吸引了大羣的學子，以致擁擠得起了爭執者，也慣有的事

當時轟行一時的明哲，可推茄瑪里哀 (Gamaliel) 了。他死了後，竟沒有人能及到他的那樣受人的尊敬和他的魄力的，人家賜給他一個榮銜，叫他是辣邦 (Rabban) (即我們的先生)。他是大依勒耳 (Eli) 的小孫子，却天生得有偌大的思想和敏捷的明悟。他一舉一動，都令人起敬起畏。他也一時研究過希臘文。總說起他來，他不與其他同僚們一般地懷着漠視教外人的成見，也准許教外人收拾猶太農民遺散下的麥穗，或剩出一角田地，使窮人們藉以糊口；他也有意感化教外人。他真不愧稱為具有宗徒的品性的

一個。他的這種做法，別人也不因此而輕視他，米歇那說：「從茄瑪里哀死了後，律法的尊嚴也隨之而朽；純潔與熱誠的心，都與他同葬在坟墓裏了。」

當然，保祿也坐在他的足下，靜悄悄地聽他的談論。當時，誰做過他的同窗？是後來領他到宗徒處去的聖巴爾納伯嗎？是當第二次傳教時，所遇見的西辣（Silas）或稱西耳槐（Silvanus）嗎？或許首先致命的聖斯德望也在其中呢。

教授的地方，是在公衆處。或在大殿週圍的廣廈裏，或在教外人的廣場上的遊廊下面，有時就在十字街口。教師坐在高擱之板上，四週團圍集着許多學子，極自然地排列成一個圓圈。幾時教師授畢了教材，他即設出問題，叫他們回答，回答時，未免雜上幾個小小的辯論。當時讀書，不用札記法，各人都要牢記在心

裏，故溫書時，至再至三的溫習同樣的辭句。誰在背書時，把先生的原文，一字不換的背下來，那麼，算冠列前茅的學生了，其讀書的制度，好似水門汀般的堅硬，有滴水不漏的呆板。

至若先生教授的甚麼方式，我們不得而知。不過，一部聖經，是他們唯一的讀本；從這裏面，人家加上注解，並且摘錄法律（Halachs）與歷史（Haggada）等問題。沒疑地，在原理上，寫着法律與習慣的區別，而且，確實知道有許多法律，是由習慣而成，必非梅瑟的出品。當時，慣常在刀辣書中，探求其來源，作為可靠的註解。在這注疏的定規上，可結論下任何前提。哈茄地定規中，有三十二條，更屬理想。誰要得到這種文字的近似意義者，當念亞當厄伐的歷史，儒底蘭書，依撒亞的致命書，尤其當念猶太人用米特拉顯（Midrashim）名義所寫之神話。人家也不詫異在聖保祿

的書翰中，有時也碰到從幼年時學得之猶太教育的一二踪跡。

保祿青年時代的生活，我們不得而知，想必他是個擁護猶太主義者，他也矜誇自己是一個法利叟，守紀律最嚴者。保祿求學過的學校，是加瑪里哀教授經營的喜蘭（Hillel）學院與撒買依（Shammai）學院，這兩座學院，只在毫無意義的爭執上成了敵對的學院，譬如罷工日可否搬動一梯子，從這小閣移到他只小閣，或者，只可從這塊天窗搬到那塊天窗，此外，這兩座學院所教者，可算是純粹的法利叟主義。

雖則他們的過失，傲慢，頑梗，以及那些被耶穌稱為假善欺人的法利叟黨，他們對於信仰方面，猶顯出是民族的標標者。他們不是政黨，也不是社會黨，也不是反動派。他們是神權統治的決鬥者，守紀律的心火很熱切，而守舊心更頑固，輕視撒杜塞人

的無智·靈魂不死，人有自主權，天主上智亭毒，義人死後復活，以及生後賞報等，這些都是他們所信的道理·主張不參政，却贊成民主黨，至若宗教，則當超勝一切·

一個純粹的法利叟的生活，是在絕對地拘泥一切細法·這種食古不化的精神，在今日我們看來是一件不可勝任的軛，只看要念那些許多著述，已足令人麻煩，至其言論之幼稚，更是使人感到厭惡而乏味·在這樣狹窄的教育之下，身心都不能獲益·我們只要看對於罷工日的規條上，可知其概況了·從第六天的晚上看着天上三行星的姿態起，直到明天晚上同一的時候為止，泥古的猶太人，休息得好似僵麻的人一般·時候一到，誰也不能點火，也不能熄火——倘遭了火災，那麼，將怎樣辦呢？——誰都不准寫兩個字母，或揩去兩個字母，倘事件不緊要者，誰都不能打結，也

不能解結，像一只乾無花菓般大小的物件，已不准搬東搬西了，凡出門旅行者，不能走超過一公里的路程，那些過於嚴刻者，在這天內，猶禁止教訓小兒，不准做慈善事業，倘患病人沒有死的危險時，醫生也不能去醫治他。一切所許可者，只是牽牛驢去喝水，或吊水給牠們飲，但，不是無條件的，就是所吊之水，只好放在井欄近旁，不能遠離汲水處，不這樣，你犯律了。此外，令人不明瞭處，尚有多種光景。譬如一個跛足者，在第七天上，可用木腳來行走麼？可寫兩個字麼？早上寫一個，晚晌寫一個，或者左手寫一字，右手寫一字？這樣做起，算犯律麼？孰是孰非，各執其說。

各學院裏的經生們，畢生活在律法的束縛之下，還自鳴得意。他們有一只歡樂歌，對於義辣爾民族的天主，表示知恩心，因

他特地挑選了自己的民族，讓教外人居在幽黑中。著名教授梅依（Meir）說：『誰謹慎守律者，就是天主的友朋和親戚；他能够悅樂上主與人類，法律能使他成爲公正者，誠實者，忠厚者：』各種著作裏，萬無一失的給我們認識法利叟的心理，在聖保祿寫給羅馬人的書翰內，同樣寫着神妙的一頁（第七章），令人叫絕。

在這封書信中，宗徒照着猶太人的習性和色采，描寫出他們的心理的奮鬥與掙扎，就是一方面有天主的律的約束，他方面有私慾的牽引，心靈間覺得即使有了主律的護助，也無力克勝其罪惡；在這樣雙方勢力不均勻的奮鬥上，只是失敗。故要超勝者，必當助以聖寵。當保祿回頭之前，對於這論調，早失却了信仰，而且他已暗地覬覦新經上的道理。但是，他的外貌，却仍化裝着是法律之擁護者。他也不怨尤這律，他只怨恨自己及人性的墮落。

·當他是法利叟黨員的時候，他依舊服從律法，雖則他嘆傷其不能見之實行，然也不曾創造了什麼其他新法則

3 聖教之仇

耶穌在日路撒稜傳教的時候，保祿不在那裏。當然，他不把同樣的眼光審視那加爾瓦畧山上的一幕悲劇。因為，他的性格剛強，見義勇為，倘若當時他也在場，那麼，他定必或者與耶穌一同遭難而做犧牲品，或者加害於人而做劊子手；他絕對不似那些懦夫孺子的胆怯無用，如唐笪(Dante)說過：這般人，天不容，地不容的。誰都知道當他往達瑪斯去的中途，看見了耶穌。他沒有見過有血肉的基多，仇敵們也不以為事。斯德望的致命事，如夢魘似的縈繞在他的腦海中。耶穌被難後不多時，他來到日路撒稜

，且住在那裏了。當時，他約有三十韶華，恰是求功名，大有作爲的時代。恐也有少數黨員同時伴着他一起到聖京裏來。

當時，耶穌的門徒，可算得享到相稱的和平了。他們聚集在一起暗地舉行的聖祭，與古教的公餐，不相出入，故殊少嫌疑。此外，他們既不嚴守梅瑟的律，也不參與在日裡每三點鐘及九點鐘之公共祈禱。他們常居在聖殿的圍牆內。慣常在撒落滿廊下，給那些好奇而路過的人羣們說許多好話。起初，勸人進教，爲法利叟們是漠不關心的；撒杜塞黨人，尤其司祭長，爲的是宗徒們發的聖跡及教友的懿行外著，心中開始恐怖起來；他們不知不覺地感覺得羣衆親就宗徒們而疏遠自己起來了。初次，他們就鑿固伯多祿與若望在獄中，加以威脅後，纔釋放他們。繼而，他們以爲這種恫嚇，不足禁住宗徒們的宣道時，乃以照例三十九次的皮

棍的刑罰，恐嚇他們；沒疑地，他們施刑得越出羅馬法律的規定。執政者用殘暴的手腕懲罰他們，尤其比拉多 (Pilate) 始終留心提防壓迫猶太人的一切獨立的嘗試。他妒忌猜疑的政策，歷時凡十年至，三十六年春，有許多撒瑪里人，他們受了騙子的欺詐，到加里齊山 (Galilee) 去尋覓梅瑟埋藏之聖爵杯等物件。比拉多却把這些無罪的愚民屠殺了。西利的欽使，肥戴露斯 (Vitelius)，訓令比拉多在底勃耳皇上前，述說自己誤殺的罪，并且，另外推薦自己的朋友麥砍路司 (Marcellus) 暫代替他，充當行政官職司。

比拉多的最近失寵，肥戴露斯的政策，顯地偏于信任猶太人了。過了廿五年，又產生了相彷彿的環境，在混亂的時局，飛斯都 (Festus) 正暴死；因此，猶太人以爲良機可乘，乃殺死雅各伯宗徒及許多聞名的教友。

這一次，特種環境造成他們的計劃。有一位新近祝聖之六品斯德望，他的熱心與口才，膾炙人口。他在市鎮的十字街口與在聖殿前面的空場上講道，覺得不滿意，他乃一徑跨進聖殿門，在那裏，與亞立山特里，仙籃納 (Cyréne)，亞細亞，西利西等地方的希臘教的猶太人，興起了激烈的爭辯。剛巧碰着少祿，他很詫異地私下忖度着，竟然遇到這般口若懸河而且勇毅的勁敵。他們在爭辯上，不能屈服斯德望，於是老羞成怒，上訴於高等法院，告以褻瀆神明的罪狀。他們訴訟他說過，納匝肋的耶穌拆毀聖殿，且要破壞梅瑟的規例。衆人以爲由此可以洩怒。法庭得訊後乃召開會議。這種態度，絕非按例的裁判，因為裁判權執在羅馬人手裏；但是，審問的結果，必激起民衆而反抗教友。六品者明明知道這是非法行動。他在受審時，早已料及仇敵的強悍，叫他一死爲

快。在這個將欲爲主致命的六品的面容上，顯出天上神樂。說來真希奇，被告者居然做了原告。在末兒，他說了許多義辣爾人民的史事，用一段厲害的詰問，說：『你們這硬着頸項，一如你們的祖先，常抗拒聖神。那一個先知，你們沒有難爲過的？而且把豫言基多要來的先知們殺了……』

他說了這些話後，聽者個個咬牙裂眦的怒不可遏。但致命者和顏悅色，定睛望天，大聲說：『我看見天開了，耶穌站在天主的右邊。』當時，衆人大聲喊叫：塞着耳朵，一致擁上前去，並沒有法院的判決，判決有什麼用？他不是犯了褻聖的罪嗎？按教律誰褻聖，誰就得用亂石打死，而且原告就得執行，於是他們把他推到城外，用亂石把他擊斃。現在，在城外建造一座大堂，奉他作主保，當時，見證人們放自己的衣裳在帶耳斯經生的脚下，

他對於這件命案，顯然願意參與。但他沒有宣佈任何判決，因為他不是最高法院的一份子，況且這般亂哄哄的命案難能得到什麼正式的判決；但是，在他的心靈間，他贊同一切，制裁一切。他一如他的長兄們向着憂耳憂太山說：『他的血由我們及我們的祖宗負擔。』

信友的義血，還不能滿足他的屠殺的野性。他不願如豺狼似的只在羊棧內大施掠搏，也不願只在日路撒稜殿宇內擾攘，他有意欲在巴力斯坦境外，施行其屠殺的手腕。我們可看他後來對於反抗他的猶太人，怎樣講起他們殺人的圖謀：『我也是猶太人，生在西利西的帶耳斯，長在這城裏，在茄瑪里哀門下，按着我們祖宗嚴酷的律法授教，熱心事奉天主，像你們今日衆人一樣。我也曾一度的磨難過奉教人直至死地，無論男女都鎖拿下監。這是

大司祭和衆長老都可給我作見證的。我又領過他們的書信，帶往達瑪斯去，要把在那裏奉教的人鎖拿，帶到日路撒稜去受刑[⊖]。保祿去告發教友，並在他那裏得到拿緝教友文書的猶太高等裁判院議長，那時大約還是蓋法 (Caiphe) 這個陰謀家，因着他的狡滑與媚上的手腕，他在位竟有十八年之久，當時大司祭的任務，差不多每年一任。他被西利總督肥戴露斯革職，約在比拉多失寵之後；當省長缺席時，反對教友的越軌行動，依舊與先時無異。

4 未來的宗徒

我們知道這位大宗徒的模樣，早已雕刻在石板上，且安材勃 (Eusebe) 已看見過他的古像。雕刻在銅器與瓷器上的許多畫像，也有的留傳至今；可惜其年代湮沒不確，大約是四世紀以後的作品

相傳說：當蛙南旋福(Onesiphore)往梨司脫(Lystres)去的時候，在途中得遇宗徒，他立即認識諦太(Tite)所描寫給他的標記：『身材短小，額光，腿彎曲，面貌清秀，弓眉鷹鼻，受得天主許許多多的恩典。』後首，他變成矮胖而稍僵，虬鬚丰盛而斑白，灰藍的眼；但這些晚後的重畫，沒有矯正先前的畫像，故亦不很可靠。

大衆所共認的有兩點，就是他的中庸的身材及早期的禿頂。聖師金口若望稱保祿爲「三尺侏儒」，未免過於形容，敏捷伶俐的保祿，對於人們譏諷他的不大漂亮的臉容身材，他曾發過有趣的解嘲：『我不敢將自己和那自薦的人同列相比。他們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較自己，這是不通的。我不願分外誇口，只要照天主給我們劃的界限，這界限直通到你們那裏，我並非過了自己的界限，好像通不到你們那裏，因爲我早到你們那裏，傳了基

多的福音①。這些話，都是對那些嘲笑宗徒的仇人說的。

他的外貌，好像是有病的，但無人能診斷他患的究係什麼病，他另外有幾種病症，就是他常覺得好似有一根刺加在肉體上，就是沙殫的差役要攻擊他；就是這個病，保祿視為使之謙遜而又

是反抗虛榮心的攻毒劑；這個病又是傳揚福音的一個障礙，為這事，他曾焦急地三次求過主，脫救病魔，天主對他說：『只要有我的恩寵，於你穀了②。』

在這些浮泛的標記上，有許多猜測，外面的磨難，當然是信友的普通命運，也不是要克服他的虛榮心，更不是他肉情方面的私慾，故斷定他說的實是一種身體上的病況，但他患甚麼病痛呢？或說頭暈，眼炎，或說癱瘓，寒熱。

我們不必遠求，因為他生長在西利西潮濕的地帶，加以備嘗

傳激的艱辛，受風吹雨打，有時候奔走在火炎似的太陽之下，有時候夜宿在冰山之麓，患瘧氣病者在所不免，其病況的危重，在保祿的寫作中可見一斑。當病發作之前，必患起不堪忍當的半面頭痛；抱住了頭，好似緊壓在榨器之下，痛得死去活來，厲害的寒熱，可令人嚇得毛髮悚然；當這樣一陣發熱之後，好幾回竟然眩昏得不醒人事，知覺全失，沒有人能醫治這種病。當他休養得復原了力氣，且又可從事於慣做的工作時，這陰險的寒熱又已窺伺着再來了；幾時他少思索，病痛也減輕；有時候遍體冷汗，他乃曝在炎日之下。最使他掃興而覺得失望的，就是他正在一種偉大工作需要一種更有力量時，這病暴發，使之不能動彈。

聖保祿受得天主的寵光，認清自己的病痛，不是宣傳福音的障礙物，他非但甘心忍受苦痛，且又以爲自喜，因在柔弱的器具

上，更能發揚天主的大能：Virtus in infirmitate perficitur。

我們見了宗徒的病弱，切不懷疑他的謙遜。因為，從前人家描寫聖保祿，猶如出自密蓋蘭奇 (Moise de Michel-Ange) 手中持着寶劍的希臘武士。

聖保祿的光榮史，是在任何階級，任何年代，任何性別中的超類拔萃的一個。蓋保祿出身的一族，原是信仰熱烈，稟性剛強，百折不撓的急進者，他們曾有不顧一切物質利益而犧牲了一切，二月之久，黑夜白日的包圍着杯脫弄侏伍斯 (Petronius) 宮殿，為的是要反抗羅馬官長不照加里巨辣 (Calpurnia) 的命令，放他的像在天主聖殿內。再有使羅馬人驚心喪胆的九百六十人，他們被困於瑪沙堡 (Massada)。因不願投降，人人把自己的妻子兒女殺盡後，復個個自殺不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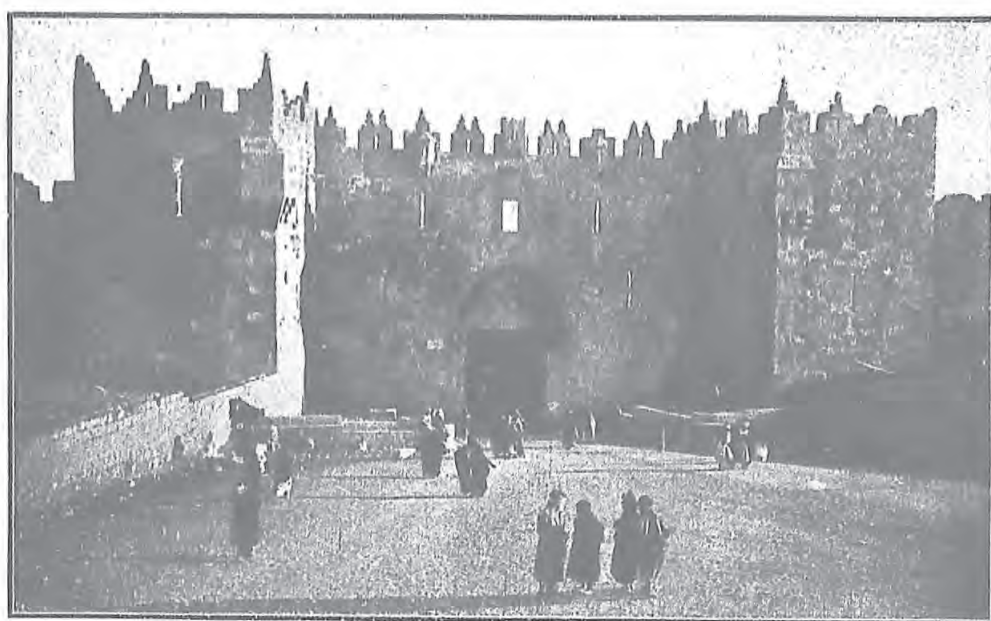
保祿的奮勇，與衆不同，作事的精神，始終如一，有鼓動他人的魄力，性剛強，富情意，善治人，有將才，能够吸引羣衆，人們很自然地歸附到他的麾下。同時，他也是一個思想家，雄辯家，有百折不撓的精神。在他的文字裏，隨處流露出外界事物境地，不能動搖他的人格。四部福音經，給我們嘗到茄里肋 (Galilee) 山野的美味，與蒂勃里下特 (Tiberiate) 湖畔的微風，但在保祿的文筆內，却只是些都市的刊物，他不描寫鄉風野景，農莊田舍，他幾乎完全揀選那些在都市中居民所見所聞的對象：如遊戲場中的娛樂，市政，家庭，市場間的貿易，或是羅瑪兵隊兵力與軍令。這般的環境，玉成保祿這般性格。直到這裏，我們只講了些他特著的流露在外表的相貌罷了。但誰知道在那像火一般的心靈間，却蘊着鐵一般的意志，在那樣活潑的精神上，還連繫着一顆

精緻的慈心。他的感覺力猶如婦人一般的靈敏，這爲他是終身感
受着脫不了的極劇烈的痛苦的一個原由，但，這也是他歡樂愉快的
的來源與動力。這樣極端不同的性情，怎能一人兼有呢？這般有
趣而可愛的幽默狀貌，聖方濟各撒辣名之爲談笑的資料。帶耳斯
的保祿，却這樣地衆美俱併。在他的信札中，可知他在那麼極端
麻煩的生活中，還流露着他精神上的愉快和歡樂。

II 宗徒的聖召

1 在往達瑪斯路上

獨斷獨行的保祿帶了大隊的心腹衛隊，離開日路撒稜，他抱
了斬釘截鐵的志意，要去擄掠那達瑪斯地方不及預防的教友，爲



達瑪斯城門 (Porte de Dames)

送往最高法院去。他仇恨耶穌的信徒，他滿腔始終不變摯誠的情緒。沒有一件愁事，微微地顫動過他的心靈；他自信這樣磨難聖教，就是真的服事了天主，他被私慾所蒙蔽，醉心於仇教，這使他日後大泣的原因，但當時却自以為極爲榮幸快慰的一樁善事。

從日路撒稜到達瑪斯，有兩條大路：一條經撒瑪里(Samarie)和茄里肋，直達腓理賓的衰柴蘭(Césarée de Philippe)，且又環繞哀檬(Hermon)建作物；一條是人家慣走的短路，從西亥(Sichem)下至先刀堡里(Scythopolis)，越過較底於蒂勃里下特湖的日爾當，一徑穿過代加堡壘(Décapole)之希臘城市，直達西利京都。走了七八天的路程，大約午晌時刻，少祿與其同伴，遙見天際白塔似的達瑪斯，飄浮在碧綠疊翠的如海的森林之上。他們前進至一個青鬱繁茂，橘杏爭輝，榴花照眼，細流涓涓，鳥語花香的小林裏，長途

僕僕的他們，更感得大自然的美妙，歡樂地深深地吸了幾口清氣，稍待憩息。

剎那間，一道豪光射住了這隊人馬。有些不自禁的好似有一種超然的現象，強迫他們倒在地上；有些呆若木雞似的僵立着。他們勉強睜開了眩花的眼來時，誰也不見甚麼人影。耳朵裏好似聽得些像人的聲音，但不能辨別甚麼辭句，甚麼意義。少祿獨自懂得這話，因為說的是猶太話：『少祿，少祿，你為什麼爲難我？你用脚踢刺是難的。』少祿聽了答道：『你是誰，主呵？』這聲音再說：『我是你的耶穌。——主呵，則我當做甚麼？——起來，接下你的路程；到了瑪達斯，有人要對你說：你該作的一切事。』說了這句話後，立即聲斷光散了。

少祿的同伴，急忙圍抱着他。少祿則甚麼話都說不出來；他

眼目已失掉了視力，人家握住了他的手，只得扶着他一步一拐地漸漸向城走去，直到茹達 (Judas) 的住所。信友集團的頭兒，名亞納尼 (Ananie)，適路過而得遇他，乃給他講解這回天上來的意見，療愈他的瞎眼，且給他付洗。三天內，少祿滴水不進；以後，他稍食些米粒，於是，把體力漸漸恢復起來④。

從耶穌復活後，在聖教初興史上，沒有別些靈蹟比了這個更大而更顯明的。我們將奇怪那些唯理派，他們稱這件事是偶然的，且極平凡的。一個仇恨聖教的巨子，忽地變成了宗徒，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怎麼能說這是一件平庸的事呢？

在法國，有不少妙想天開的哲士，說少祿因了心中的鬱抑，煩悶，磨難，加上旅行的艱辛所致，而且，恰當炎日當空之際，受了太陽的打擊，忽地跨進綠蔭的園林，冷熱驟然交加，於是猛

烈的寒熱劇作起來了，以致昏倒不醒人事。或有人說能够受猛雷的打擊，觸動了他的視神經，以致使他失明。

這些都是憑空臆造的話。就算或能受着太陽光劇烈的刺激；但至多不過能教他發急痧，但決不能使他回頭改過；德國有一位誓反教作家，他自以為發明了些離奇的解說，說少祿的這回事，完全是出於幻想，因為他的長久而苦心的與人爭辯，反抗納匝肋耶穌是預許的默西亞，是民衆的救主，他的這般思索忽地在途中成熟了，當時，他被情感的過分衝激，復活的耶穌，終於在其幻想中實現了，『這說豈不要教人失笑。』

但是，在保祿的著述中，我們絕對尋不到與上同樣的講解。他的皈依是忽然的，絕對的，的確的。沒疑地，他如同其他宗徒一般親眼看見基多。我們假設他有疑難，掙扎，但，他對我們說

自己的良心平坦，相信服事天主，他說自己還蒙着憐憫，因為他的頑梗，固執，是在不明瞭的時候做的。他所經過的一切，便是一個再好沒有的證據，他的一生行實，怎能對這證據懷疑呢？誰若否認耶穌顯現於這位將來的宗徒，這，已非歷史上面的事件，然而而是哲學上面的問題了，據是說者，說宇宙間沒有天主。這樣的論調，徒勞心思罷了。

固然有不信服這般幼稚的講解的人。他們承認聖保祿的回頭一事，到現在還不可解決；若說他的感化是件靈蹟，那已越出了人的觀察力了；但，他們仍希望着必有一天，將揭破這樁秘案。其說訛誤，無庸贅述。

2

隱居亞刺伯與西利西

聖保祿的信德，與其做宗徒的聖召，可說是一樁事情。幾時他一成了教友，同時又是宗徒了，尤其是外教人的宗徒。他也不會自比於十二位宗徒之數。他自說是宗徒中最小者，因為他從前難為過天主教；他自以為身材短小，為的是他好如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⑤。他還自說不必上日路撒稜去求教就正於那些比他先作宗徒的人；他把自己傳教的工作，與直接受自基多的這項使命，全歸托於基多一人。

他懺悔後，常常奔走於聖殿內，由此往彼，述說他所見所聞的事件；不過，他逗留在達瑪斯之日並不長久，因為他不願常駐是在這個城裡。他知道猶太人刺刺不休地正憎恨他的投降，想要報他的讎。另外，他感覺到在天主前有收斂自己的必要，應當再三迴憶他所受的寵光，把先前的生活，與這次的顯現，同冶一爐

，或許當他避靜的時候，就成熟了他的傳教計劃。自古迄今的著名的思想家，聖教大聖史，創辦修會的聖祖，他們的一切偉大事業，差不多都在單獨沉思時產生的。他們每當單獨退思時，便吸取了很富裕的默示。

所以他動身往亞刺伯，這塊國土的邊疆，正似該居民往返游牧的變遷無定，她能包括西利的全境，安弗辣德河 (Eufrate) 完全的流域；又紅海及波斯海峽的海岸。保祿選定其住處在亞賚帶第四 (Arétas IV) 的國土，就是亞刺伯國王，國都是班脫拉 (Petra)。他在那裡，一面可躲避仇人的鋒鏑，一面因為那處正與西利邊疆為鄰，易於出發的緣故。

風波過後，他回至達瑪斯，那時地方上的執政已變更了：亞賚帶第四竟變做那城的國主了。他定不用武力排除羅馬人。因羅

瑪帝底勃耳仇視亞刺伯回教主，諭令西利的使者肥戴露斯討伐班脫拉。至三十七年，底勃耳死後，征伐才告終，約在三十七年至五十四年間，這城卽脫離了羅馬人的統治。

關於少祿在達瑪斯的傳教事業，我們知道的很少，但是，一如聖路加所說的，這些很少的事業，却結了很豐盛的效果。他宣傳的唯一口號：「耶穌是真默西亞」。少祿視之爲操必勝的左券。猶太人竟然不能與他爭辯，決意要用武力或其他陰謀來塞住他的嘴巴。於是他們一方面賄賂了君主亞賚帶，一方面組織了暗探私下拿捉他而秘密地置之死地。亞刺伯王手下的提督，他得訊後，慫慂非凡，立即點將派兵守住各城門，阻防少祿遁逃。料不到教友們早得了風聲，把少祿放在籐筐子裡，從城牆上縋隨下去，脫了險⑦。這事發生在他回頭後的第三年。

保祿得了自由後，他不取道帶耳斯，但却向日路撒稜走去。到那邊的目的却也有許多環境牽引着他；但，他的唯一動力，是要去拜見教會之長伯多祿，且與他磋商。當其時，教友們對他也只淡淡然，因為他原是個仇教者，故大半人士對於這個新奉教人不很信任。幸虧有巴爾納伯接待他，並且領他去拜望伯多祿與雅各伯兩位宗徒，此後，少祿與宗徒們互相出入來往，奉天主名，放膽傳教了^(八)。

同時，在別處，也起了風波。在聖京中半個月裡，他不斷地與這般固執不化的猶太人爭辯，試要克服他們，誰知道他們一致起來反抗他，有些人竟要謀害他的性命。當他在殿內禱告的時候，他神靈超拔，望見耶穌對他說：『你捍緊離開日路撒稜，切勿遲延，因你爲我作的見証，這處的人必不領受』。繼後，主勉勵

他並且安慰他說：『你去吧，我要差你遠遠的往外邦人那裡去』⁽⁹⁾
『他聽命了天上的意思，且拋棄了兄弟們的抗議，徑向塞撒蘭
(Césaire) 前進⁽¹⁰⁾。

約在三十八與三十九年之間，他到那裡，有三四年的功夫，
我們全然不知道他作了些甚麼。當他在西利西避靜時，沒疑地，
也傳過教。不多幾年後，他已走遍各處，且堅固各教會⁽¹¹⁾。當然
，他先勸化自己的親戚⁽¹²⁾。但，天主上智的措置，叫他整備歸化
更大的民衆哩。

3 與巴爾納伯同在安底蓋基 (Antioche)

在聖教初興史上最奇特的一件事，就是門徒的遲于實踐基多
的最後使命：『你們去，往訓萬民』。起初，日路撒稜是新教的

獨一的中心區，宗徒們的傳揚聖教，仍不出乎猶太民族的狹小邊界。當然，殺死斯德望的一件事，對於聖教的宣傳，是不無影響的；但是，宗徒們不因了教難而被阻，我們且看六品修士斐理伯的一齣，便可見其端倪了。

斐理伯早已令人注目了。撒瑪里人的得真道，實斐理伯開其始，但是，雖則撒瑪里人是拆教，且排斥義辣爾民的神權政治的，却還帶着些猶太民族化，在他們的命脈裡還剩一些猶太血統。百總高耳內葉 (Cornelle) 及他閣家的受洗，是那塊兒的先鋒；但這件事也只可說是例外；聖伯多祿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使那些執迷於律法的人信服他。那些從巴力斯坦逐出之希潑肋 (Chypre) 與仙藍納 (Cyrene) 猶太信友，到了那邊也向希臘人及教外同胞們傳講主

耶穌 ①

安底盎基，爲別於其他由西里王所築的十五個同名的城，故又名大安底盎基，那時算是世界上推爲第三個大城市之一，在它的廣寬的圍繞中，擁抱着四大市鎮，有幾帶城牆挺起着攀登在西而奔 (Siipins) 山腰間，復迂迴蜿蜒至蛙龍得城 (Oronje)。在這城裡，有大批的猶民，他們在那裡得到與其他民族同等的待遇，尤其他們統治在本族的頭兒之下。不過，當時的教堂，只是殿的改造，而且許多新教友都是外邦人。故他們好如方從襁褓中出來，獨自活命似的。這，成了聖教史上初興的重要來源。

當時，人家紀念安底盎基作爲猶民和外邦人合作的第一所教區。位在四通八達的新共 (Singon) 路上，是人烟稠密之處。

在日路撒稜的教友得知了安底盎基的歸化運動，他們急急地遣巴爾納伯到那裡去，他是一個富有經驗而有權勢的人，外加又

明智，又誠實。他到了之後，歸化者日衆，勢必需要一個帮手。於是起程往帶耳斯去尋找保祿，而保祿也在暗地傳揚聖教，待天主的命。後首，他倆同往安底盎基開拓天主所備的地田。

教友的人數蒸蒸日上；他們以爲定必緊要設立一種特別的名義，以區別其他教會的人。幸虧安底盎基的居民善於題別名，乃給與教友們一個辣丁名詞，稱做基利斯當（Christiani），義即信從基利斯督者。

4 日路撒稜的使者

保祿與巴爾納伯在安底盎基講道有一年之久，當日路撒稜的教友得了預言的特恩時，他們重新再到那裡。先知亞茄，一天，站立在大衆之前，受了聖神的默示預言遍地的災荒。他並不指定

甚麼年份；然教友們絕對不懷疑他這思想是從天上得來的，他們立即組織一個賑濟協會，以餉巴力斯坦的弟兄們。幾時人家收聚了需要的糧食後，巴爾納伯與保祿便擔負搬運到日路撒稜去。這次是保祿歸化後第二次進聖京。他在那裡得見感受着飢荒與磨難的教友。

當葛萊特在位時，一連多年饑饉。羅瑪及他省，各處都缺乏米麥。民衆只一暴動，立即可處帝皇於死地。約在四十五年或四十六年上，是巴力斯坦最危殆之時期；但是，荒年的原由，係缺乏收穫，及安底盎基的使者們沒有充分備妥的緣故。好似在四十四年之春，他們才來到日路撒稜，即當矮戛利爸一世 (Agrippa I) 磨難聖教鼎沸的時期。

這個僥倖者，又是歷史上的一個怪傑。他出身貴顯，長於

羅瑪，他生活的淡泊，奢侈，驕淫，遠近皆聞，他要逃脫債主的追逐，東溜西躲，慌的不休，末後被底勃耳拘禁在監獄裡，只有一死，是他唯一出路。後首，爲的是他善於諂諛與狡猾，便得寵於加利巨拉與葛萊特。

他爲難教友，爲的是要悅樂猶太人，且使他們忘掉他的以前的醜史。在他手下第一個犧牲者，就是若望的哥哥長雅各伯。伯多祿在獄被四兵看守着，倘若天主的天神不營救他出監，他於復活節前當受死刑。少祿與巴爾納伯把在安底盎基所集的捐款搬運到日路撒稜去的時候，雅各伯宗徒獨在那裡。倘若他們在四十四年上舉行復活節，那麼，猶民及教友的命運大有轉移的希望。因在那一年上，矮憂利爸在衰柴蘭忽然身死。他的兒子，年僅十七，衆決不能承繼父位。於是國土復歸羅瑪，聖教得以太平。

5 升到第三層天

在這一年上，保祿得到一回出奇的神魂超拔的事，這事在他致給高林都教友第二封書信中偶一提及：『我認識一個教友，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或在身內麼？我不知道。或在身外麼？我也不知道。只有天主知道。我認得這人——或在身內，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天主知道——他被提到樂園裡且聽見秘密的言語，是人不能說的』。

這封信，既然他寫於五十六年或五十七年之梢，則保祿所說的這次特恩必在四十二年到四十四年之間，故適與他在安底蓋基的傳教或與他到日路撒稜的行程互相符合。在多次默示及顯現中，他特地記述這為他最有深刻的印象的一次，好似給歷史的年譜上加一段落。在這回神靈超拔中，宗徒絕不知道靈魂究竟脫離了

肉體沒有。照聖多莫斯的講解，保祿的這次神靈超拔，只是天主高舉其悟司，超出在本性之上，我們也不必肯定地說保祿的靈魂到過天堂；只要說天主光照他的靈性，賜給他有聖人一般的認識力也已穀了。因為任何聖人常望見第三層天與天堂，就是面對面的享見天主。

聖經上屢次說過沒有人活着時能享見天主。聖保祿也沒有大吹大擂的說自己直接享見過天主的本性本體，他說『他聽見難以形容的話兒』，故更好說這次的神靈超拔是個默示，默示他將來要把福音廣傳到各民族^(五)。他開發安底盎基，就是這一點的開始。

6 征服世界

聖教的興旺，勢不能專限於一城一省了。不多時後，福音的

宣講員集中成一焦點，這焦點將照耀到各處。聖路加用歸納法講出這般可觀的成績：『在安底盞基教區內有先知與學士：巴爾納伯，西滿翁 (Siméon)，別名叫嚴才 (Niger)，仙藍納之羅基伍斯 (Lusius)，麥那愛 (Manahem)，少祿。不過，他們在守齋及專務神業的時候，聖神對他們說：我要分開巴爾納伯與少祿，去做我給他們所備妥了的工程。故完畢了他們的齋期及禱告，並且按了手後，他們乃出發到天主所召的地方去了』。

所稱先知，是受啓示的人，他們責在規勸與安慰教友，那訓導新教友與保守者，稱謂學士。照聖路加的口氣，頭上三人是先知，末後兩人是學士。爲何把巴爾納伯與保祿寫在兩端呢？巴爾納伯列在五人之首，因爲他是教會內最老而最有勢的一個；保祿列在五人之末，因爲他好如預報未來的榮耀似的。至若排列中間

三人的理由，我們不得而知。此外，還有幾點疑問，不能滿足我們的好奇心。上列的五個名字，是否代表整個教會的神職班？在守齋與禱告期內，誰給他們舉行聖禮？誰領受過神品者？誰給他們按手過，且其禮儀有甚麼見解？作者既非親見，當然不能使我們確實知道。但是，我們可同聖金口若望一般地說，這兩個宗徒的按手禮，定必付給神權，因為是建設教會及施行聖事的必要條件，當他們在首次行程中，已這樣做過了。

另有一位傳教士隨從這兩位宗徒的，就是年輕的瑪爾各，他是巴爾納伯的表弟，沒疑地，安底蓋基的教友護送他們至散爛仙 (Selaucie) 碼頭。誰夢想到這些等待着開往希臘船發動的三個可憐的猶太旅人，是要去征服全世界的呢？

註：

① 宗徒大事錄 二二·三一五；九·一一二；二四·一二。

② 致高林都第二書 一〇·一二—一四。

③ 致高林都第二書 一二·七—九； 茄拉太書四·二三—一四。

④ 可把宗徒大事錄內的三處相比較：就是 九·一一—一九；

二二·三一—二一；二四·九—二〇——再可參閱致高林都
九·一；一五·八—九——致茄拉太書 一·一五—一

六； 致諦莫太第一書 一·一三。

⑤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一五·九。

⑥ 致茄拉太 一·一七。

- ⑦ 致高林都第二書 一一・三二—三三；
三—二五。
大事錄九・二
- ⑧ 大事錄 九・二六—二八；
致茄拉太一・一八—一九。
大事錄 二二・一七—二一。
- ⑨ 致茄拉太書 一・二一—二四；
大事錄 九・三〇。
- ⑩ 大事錄 一五・四一。
- ⑪ 致羅瑪書 一六・七。
- ⑫ 大事錄 一一・二〇。
- ⑬ 致高林都第二書 一二・二—四。
- ⑭ 致茄拉太書 一・一二；
致厄弗蘇書 三・三；
- 致羅瑪書 一六・二五。

二 外邦宗徒

I 初次傳教——希潑肋島與小亞細亞

1 傳教計劃

我們現在要看見聖保祿的宗徒事業了，他傳教的神火，實令人欽佩萬分。他從不放棄他在傳教事業上所規定之步驟與計劃。當他離開東方到羅馬時，給我們知道他從日路撒稜至依利里（Illyrie），到處傳了基多的福音；他立志不到那基多的名已被宣傳過的地方去傳福音，免得建造在別人的根基上。宗徒又在他致給羅

瑪人的函件上說：「如今在這裡再沒有可以傳教的地方，而且這好幾年，我切望到西班牙去的時候，可以到你們那裡，和你們相見！⊖」這就是他的行程，一已實行，一在將來的兩個分野。他所實行過的，就是在西利，西利西，加拉底 (Galatie)，亞細亞，麥衰度納 (Macédoine)，亞加以 (Achaie)，依利里等處，就是從達瑪斯曠地直至亞特利亞海；他未來的工作，就是要經意大利而插足羅馬，一直推進至西班牙。總之，他要在傳教史上，從福音的發源地日路撒稜直達西部邊疆，打開一條榮光之路。

戰略上的要塞地點——帶耳斯，比西地的安底盎基 (Antioche de Pisidie)，厄弗蘇 (Ephèse)，托拉特的亞立山特利 (Alexandrie de Troade)，腓理賓 (Philippes)，帖撒落尼 (Thessolonique)，高林都 (Corinthe)——亞斐利加及許多半開化的地方，保祿不算在數內，他以為那些部

落開化時，必將受羅馬的影響。故暫且擱在一邊。他爲了另外一個動力，把四大都城委托給自己的同僚——羅馬，亞立山特利，日路撒稜，安底蓋基——因爲他們早已到過那裡，而且又如上面說過的，他不願建樹在別人的根基上。另外，那半猶太化的亞立山特利城，原不在他傳道的計劃中。倘若他願意顧及其他三個重要都城，那麼，他的傳教工作只限於連絡散居各處的教友罷了。但他的傳教計劃，是要在羅馬帝國最文明，及人口最繁盛的區域內別開大路，就是從巴力斯坦聖地直達奇勃拉帶海峽（Gibraltar）。完成那麼偉大的事業，當然不免要碰到許多磨折。我們將見大宗徒多麼恒心，保持着他的起初的志願，不斷地進行他的計劃。有了辯護的機會，必是全副精神的與仇人互相幹旋。在教友的生命尙未牢靠的地方，他終不肯離捨，即使走了，仍遠遠地顧慮

着他們，遣使者訓勉他們，於必要時親往那處，他也不放棄新開關的地方，常在他的護翼之下，他又不時講起聖教會是至一的道理，因為它是天主的宮殿，基多的肢體。所以他為連絡那些分散的小教會，便不怕辛勞湊集了糧食，以賑濟日路撒稜的窮人。

2 叟祺伍司保祿 (Sergius Paulus)

當初，誰能預料他的工程竟有完功的一天？他自己不作主，因他期待着上主的指示，他的傳教工作是緩緩地前進的。起初，巴爾納伯在帶耳斯得遇他，後領他往安底盞基去。明年，當他擔任運裝糧食為賑濟日路撒稜飢民的時候，他是在巴爾納伯指揮之下；以後，聖神叫他倆同往別處開教的時候，巴爾納伯常作先鋒。當巴爾納伯回至希潑肋島上時，那塊兒許多猶太市場維持得成

績斐然，當然，這地是他的出身處，早已播上了信德的種子。但這些觀念，在保羅猶以為不足，因希潑肋島不及高耳索(Corse)之廣闊，且其居民當極盛時還沒有到五十萬，故絕非他的理想中的傳教區。而且，與帝國邊疆相接毗，地理上却是小亞細亞與西利的屏藩，故當那些國土歸化後，勢必同化。但是，保羅爲了不要傷了他朋友間的感情，就一些不與他詰爭而隨他同行。

希潑肋島之得傳福音，完全根據了上述的步驟。有人從這會堂到那會堂，把耶穌是默西亞的一層道理，給猶人與集團着的新教友大講而特講。當時一切都入平靜狀態，暫且沒有風波。教士們沒疑地沿着南海岸走遍那島，因那裡猶太人口最繁盛。他們從灑臘沔納(Selamine)出發，經過西底胡(Cihum)，亞麥冬得(Amathonte)，古里歐(Curium)等老都市；末後到總督駐紮之省城，名叫巴花

司 (Paphos) 。

希潑肋總督叟祺伍司保祿，他是羅瑪元老的後嗣，因地方安靜，公務悠閑，於是他乃從事求學，尤其嗜好一種神秘的學問。有一個騙子，名叫爬兒耶所 (Paijesu)，自名哀利麥 (Elymas)，義即術士或明哲之解，他竟然獲得總督的寵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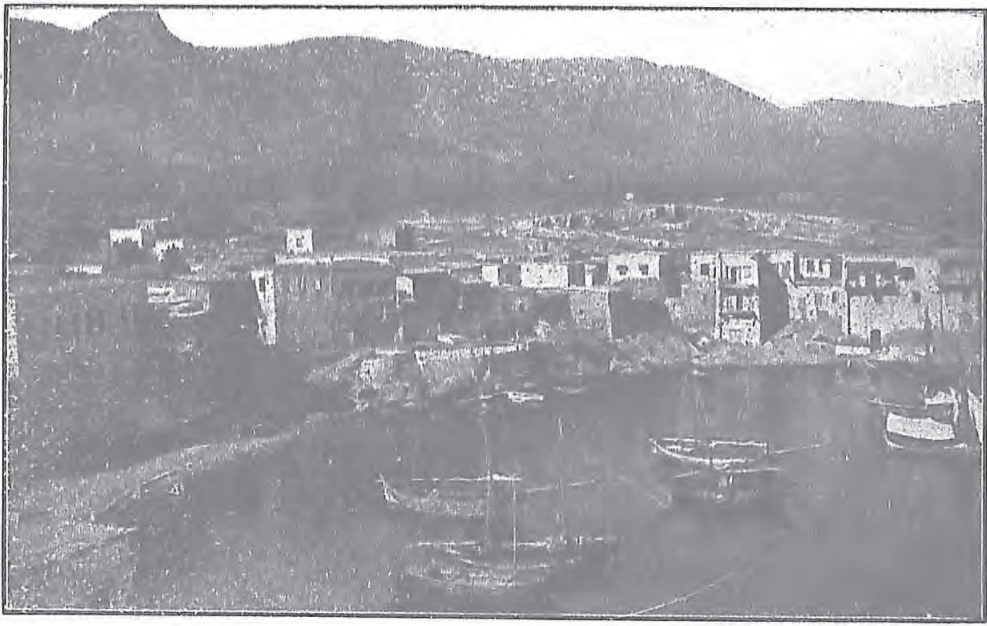
叟祺伍司得知了兩個傳教士到達的訊息，因着好奇心的驅使，便召他們來相見，但哀利麥覺得這情形於已不利，乃盡量設法使他們倆的功德失敗。少祿窺破了這仇人的詭詐，不自禁的怒氣直衝，對他說：『噢，你，沙殫之子，詐偽之徒，真理之敵，你幾時將停止拆毀天主的道路？看哪，天主的手將伸明你的態度；瞎子，你再不能看見什麼日光了。』

哀利麥的兩眼立刻昏蒙黑暗起來；他不能獨自行行走如前了。

叟祺伍司見了這靈蹟，宣誓自己是信友。但，聖路加沒有說他領受過洗。這也非不可能的事；因為，他家裡的人似乎沒有進過教。他的兒子及孫子，都醉心於求功名，倆個都是外教。

此後，少祿便易名換任了。

少祿一如其他猶太人，有兩個名字⊖。先前用的是猶太文，是他的乳名，此後他取的是辣丁名字了，為使能在希臘，羅瑪的社會上有所連絡。我們也不必猜想他的舉動太無意義。有人假設他為的是尊重叟祺伍司保祿，乃取其名，或者他為的是要紀念他的征服，乃揀選這顯著的名字，或者他為的是謙虛的緣故，因為保祿 Paulus 兩字，辣丁文含有弱小的意義。是說未必信真。我們至多可說他故意拋棄這句猶文少祿 Saulos 在外邦地方，因為這句話，解作疏忽而柔弱的人。



巴 花 司

(Paphos)



大家一致把邪術書公然付之一炬（見一五六頁）

至其換職，則不這樣了，兩位宗徒的任務顛倒過來了。以前，巴爾納伯到處是當先鋒，現在，保祿忽變成著要人物了③。巴爾納伯雖降低了地位，而心中却毫無忌嫌。

頓時氣象換新，聖教蓬蓬勃勃地振興起來。在希潑肋中止傳教。保祿離開這島，揚帆向亞洲大陸前進，與邦斐里（Pamphlie）之褒熱（Perge）相接毗，褒熱城是築在衰司拖施（Cestrus）山上的，離海岸約三里左右，因着隸阿娜廟宇而聞名。但，傳教士的希望，不只在狹小的邦斐里省，因為被叢山圍抱得不便交通。他們決意向前推進至小亞細亞中部，直達羅瑪的殖民地，比西田之安底盎基。

到了這裡，遭到了一樁大不順心的事，保祿因之曾有長期的哀傷。這事就是若望瑪爾谷不願再伴同保祿而冒險繼續遠行。推

其原因，或許因他畏懼這種在國外的旅行，或許因聖保祿對於他的親戚巴爾納伯之待遇，表示不悅的緣故，或者因為他患了想家病似的過分望念家裡的慈母。於是，他竟乘船向巴力斯坦獨自回到了日路撒稜。

3 比西田之安底盜基

固然，途中免不了勞頓和險阻。河流的氾濫，往往使道路艱於行走。兼之，荒僻的比西田山峽間，盜匪出沒，外加又是逃奴之窟，故掠劫在所不免。七八處，形勢更爲險要，大可使旅行者裹足不前，直至山脈盡處，才是比西田之安底盜基。

菲拉太的第二省城，自奧古斯丁駕崩後，成了羅馬的殖民地，安底盜基位在厄弗蘇與西利西要道之間，接連歐洲，貫通西利

大道，要塞的各路線與其他五個殖民地相連，在這些平靜的樂土上，傳教無阻。

在那裡，有許多猶民，也有猶人新教友的會堂。傳教士到了那邊，逢到第一個第七日，他們也端肅地混雜在那些參與典禮的人群中，念了法律及先知言錄之後，會堂長站起來請來賓演說；有名的外方人，也以被請為榮，保祿也在被請之列。他即起立，舉手叫聽衆沉靜，說：「義辣爾的弟兄們，你們都相信天主，請聽我」。

他於是申述了一個為猶人頗愜意的學題，稱揚他們，同時舉出天主多麼眷顧這民族，在埃及曠野直到福地，話中不知不覺地說及達味王的名字，這就是他本要講的焦點；因為默西亞是達味王的後裔，是義辣爾民的救主，是各民族的希望。他已來到人世

間了，關於他的生及死，有許多默示的預言。若翰保弟斯大已給他做了見證，天主又叫他從死者中復活。先知說過：『主呵，你不使你的僕人到墳墓的朽腐。達味王，猶如他人一般，認識墳墓內的朽爛，而先知所述說的，不是指他；但是，耶穌沒有知道他，因天主在第三日復活他了：這因着他，我給你們作証。弟兄們，你們得罪之赦；信他者能獲聖寵。端非梅瑟所立的法律可同日而語』。

保祿的長篇演辭，使聽衆得到深刻的印象。當他跨出會堂時，群衆圍住了傳教士們；猶太人與新教友護衛着他們，直送到他們的住處，并且，苦求他們，在下次集會時，仍把原題繼續下去。民衆一時的情感，高興，歷時不多，保祿與巴爾納伯利用這一星期，藉以改造他們的心靈和思想。他們不論在途中或在街頭，

到處當衆宣傳那爲人類死而復活的耶穌的事蹟，這般新奇的道理，也吸引了大衆的好奇心。第二個星期的末日，同樣，差不多合城的居民都擁擠在會堂的週圍，知道有幾位外方人要在這裡演講。但是，這次不慣聽的演辭，竟然冒犯得罪了猶人，因爲他們明明覺得宣講員的口氣，的神色，不在擁護他們，反之，適在攻擊他們。故他們設法阻攔保祿講下去。他的每句話，視爲莫大的侮辱。於是，保祿只好走出會堂，對猶人說：『你們先當宣揚天主的話；但是，既然你們不願意聽，我們以爲你們沒有資格聽，我們將往外方去開教』。

外邦人歸化的也已不少。當時，福音已廣佈到安底蓋基城外了，且直傳至東方海岸。這般浩大的工程，需要宗徒長期的逗留。在安底蓋基，纔能勝任。

但是，猶人還不肯罷休，在背地裡再圖謀出洩他們的怨忿之氣。在他們新進猶太古教的人數中，有幾個是國民的重要人物，再有許多拔萃的婦女。小亞細亞的婦女不幽居在西西里區域內，或居在老希臘；她們都生活在文明的都市中；人家獻呈給牠們許多酬報，如石像，花冠等禮物；有時委任她們管理國政，教儀，司祭。這些婦女，在安底盎基很有勢力，常昂昂然出入會堂，激動群眾，反抗宗徒，且要請司法官逐出他們去。保祿與巴爾納伯離城時，拍下鞋上的塵土，表明他們在天主及人前卸責。

4 依高尼伍，梨司脫，代耳勃。

他們向東方起行走了四天路程，才到依高尼伍 (Iconium) 舊城市，位在利加蛙尼 (Lycaonie) 大荒原之西梢，林木繁茂，遠眺起來

，儼若達瑪斯的菓園。那處的人地事物，猶如在安底崙基一般：他們照樣也在會堂裡宣講，也有大批猶人與外邦人的歸化，也遭着那些不信的猶人所興起之教難。但，抵制這般陰謀，教士們還能維持他們的工作，天主也幫助他們發了許多靈蹟。但是，聖教的勢力益擴大，人們仇恨也越加深刻化。終於給舞弊的官吏得了勝利，每當保祿與巴爾納伯當衆宣講時，必動衆怒而拋以石塊，他們乃暫避風頭，往別處去開教。

離了依高尼伍近乎一天，在南部近衣沙連 (Issarie) 山脈之梢，有一城，名梨司脫 (Lystres)，在那邊奧古斯丁皇帝曾設過養老兵的殖民處。居民都是些利加蛙尼人，屬羅瑪人管轄，因為在貿易場中方便的緣故，那邊人都說希臘話，傳教士到了那裡，絆住了足，且顯了一個驚人的靈蹟。在梨司脫有一個可憐的胎生癩腿，

連寸步都不能行。離開保祿演說處只咫尺，他也側着耳留心聽天主的話，并且他的誠直的心靈好似已經認識了真道。宗徒講完時，定睛看這簡單的聽者，在他的臉容上却顯現着信德的光彩，這副形景打動了宗徒的慈心，保祿乃提高嗓子喊道：「你起來，兩腳站直！」殘廢者立即應聲而起而且行走如常人。群眾見了高喊着是聖蹟，且躍踴三百地高呼：「這些不是人，這些是僭人形降臨到我們中間的神。」他們乃稱巴爾納伯是如比德(Jupiter)，因為他生得相貌魁梧的緣故，給保祿取名曼爾古耳(Mercuré)，因為他口才的出衆及身材短小的緣故。他們的用意就是因為如比德與曼爾古耳兩神垂顧且優待這民族的緣故；飛雷蒙(Philon)與杷仙司(Baucis)的陳舊神話即根據在這上。他們竟然在城門處設起了一座祭壇爲致祭這兩位神客。當保祿與巴爾納伯發覺時，他們早已牽

着牛，拿着花圈，立欲向宗徒們獻祭，宗徒們乃怒不可遏，撕破自己的衣，奮力衝進人群大聲喊叫：『朋友們！爲甚麼做這些事呢，我們也是人，性情和你們一樣；我們來通知你們離棄這些虛妄，歸向那創造天，地，海和萬物的永生天主。他在過去的許多世紀任憑萬國各行其道，然爲自己未嘗不顯出證據，他也賜許多恩惠，從天降雨，賞賜豐年，使人心靈中滿足且充盈了歡愉』。

宗徒們這樣說着，但要攔住這些人群不獻祭於他們。

有些從安底^亞盜基與依高尼^亞伍來的猶太人，挑唆衆人，用石頭打保祿，打得半死半活，給他們拖到城外。門徒們正圍着他，領着他進城去。第二天，他們爲躲避衆怒起見，便潛往代耳勃去了。

在代耳勃的傳教工作很形順手。市場在城之要隘處，商業冷落，猶民也不夥。既沒有所謂會堂，更沒有民衆的暴動和磨難。

因此，聖教的種子，滋長得很快。

5 回去

教士們打量着回去時，不取道西利而經刀露司山之隘道，想仍打原路歸去。故他們復取道梨司脫，依高尼伍，安底盎基等地，爲使完成他們中斷的事業。這次，他們不愁不憂。地方上風平浪靜；官吏們樂盡已責；另外因爲聖教會昂然獨立，與會堂脫離關係，故少有與猶人接觸而起衝突。宗徒於是趁此良好機會。——他們鼓勵新教友的心，勸勉他們恆守所信的道理，又說：我們進天主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他們又在動身之前，給他們組織了管理新教友的神職統序，雖然資格幼稚，但爲維持初興的教會也綽綽有餘了。每城裏挑選了幾個神長；且照聖教的遺風，

叫他們守齋祈禱。末了，保祿與巴爾納伯經過班耳熱抵阿太里（Attalie）。坐船開往安底蓋基去了。

他的初次傳教工作，便這樣了結。歷時凡三年或四年；大致還多一兩年。四十四年之冬在衰鬱仙（Selaucie）登舟，我們的教士們在四十九年上復進這個碼頭。他們定不是如人們所說的這樣倉倉卒卒間完成了他們的工作的，他們必把教會建立在鞏固的基礎上。他們的努力，產生了相等的效果。他們建設了七個教會：就是舍拉米納，巴花司，比西田之安底蓋基，依高尼伍，梨司脫，代耳勃（Derbe），班耳熱（Perge）等地方，沒疑地聖教也傳至希潑肋，邦斐連，直至小亞細亞的中心。

II 外教歸化問題

1 日路撒稜之聚會

回到了安底盎基之後，宗徒們聚集會衆，演述天主藉着他們所行的一切。且說：「天主怎樣爲外邦人開了信德之門。」從前聖教會也沒有溢出西利境界。而現在，則「信德之門」在他們面前大開而特開了，福音普及到各處。安底盎基的信友聽了這樣的喜訊，都喜出望外的踴躍三日，大唱其讚美天主的聖咏。

歡樂和安靜的時候不多。我們已說過日路撒稜的教友全是猶人，他們繼續遵守梅瑟的律法，其中大半出自法利叟黨。那些首先到安底盎基的人對外教歸化者說：「你們若不按梅瑟的條規受

割損禮，不能得救。」保祿與巴爾納伯與他們大大的分爭辯論，衆門徒就規定，叫保祿與巴爾納伯把所辯論的問題上聖京去見宗徒和長老。保祿也邀一個年幼人名諦太同往，這幼人在最近的將來便成了他一個最得力的幫手^(四)。

三個使者經過番尼西及撒瑪里，到日路撒稜，隨處傳說外邦人歸主的事，弟兄們都甚歡喜。到了日路撒稜，相見之下又覺得情投意合。於是三位出席代表同了許多信友聚集在一起；在會中保祿和巴爾納伯再三述說他們傳教的經過。保祿早已準備着對付許多難題；因他明明感到定有許多爭執，要挫折他們的事業的。宗徒之長伯多祿，耶穌的愛徒若望及雅各伯，以及在日路撒稜的諸集團的長老們聽了保祿的言論事實，個個都伸手，表示贊同。但是，那些法利叟黨人，值得保祿稱他們爲無恥之徒，教友

的奸細的，他們却在暗地裏計算着，挑釁衆人，背離信道。有些人請求他給新教友諦太行割損禮。或者有人尋機反抗他，而保祿則對於這問題抱着大無畏的精神，始終不爲他們所屈服。

這是在衆人面前第一次的勝利，惟宗徒與長老們有權提議。當人家伸說了許多唯唯否否的理由之後，伯多祿站起身結束這項問題，他述說了高爾南葉及他本人所付洗過的人的史事，以及聖神下降在那些沒有割損的人的心靈間，說：「爲甚麼你們要把我們祖宗和我們所不能負的軛，放在門徒的肩背上呢？」衆人聽了默默無聲，聽保祿和巴爾納伯述說天主藉着他們在外邦人所行的靈蹟奇事。說了，雅各伯乃挨次開口演說，極口贊成伯多祿的論調，一面述出先知的見証，一面結論說：「所以據兄弟的意見，不可難爲那歸服天主的外邦人，只要寫信吩咐他們戒在偶像前

祭過的犧牲，戒姦淫，並戒悶閉死的禽獸和血。」

上面的言論，會議席上一致通過，乃寫信交付給他們，內中說：「宗徒和長老的弟兄們，問安底盎基，西利，西利西外邦衆弟兄安好。——我們聽說有數人，從我們這裏出去，用言語攪擾你們，惑亂你們的心，其實我們並不吩咐他們，所以我們同心定意，揀選幾個人，差他們同我們所親愛的巴爾納伯及保祿，往你們那裏去。這兩人是爲我主耶穌基督的名，奮不顧身的。我們就差了儒特 (Jude) 與西辣 (Silas)，他們也要親口訴說這些事。因爲聖神和我們定意不將別的重擔放在你們身上。只有數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戒祭偶像的物，戒血，戒悶閉死的禽獸和姦淫。」

安底盎基的信友念了這篇答覆，都感到滿意。儒特完了這差使，復回至日路撒稜；而西辣則就居留在安底盎基了，他至少是

急速地回到聖保祿那裏的。聖伯多祿未幾也到了那裏去。

2 安底盎基的衝突

但是，日路撒稜的和解，沒有完全確定遵守律法的問題，亦可說問題討論得不澈底。所議決的事件，都是限於一方，而且只是暫時的，只爲西利與西利西的教會；或者至多爲在同樣環境中之希潑肋及小亞細亞的教會。外邦人明明地知道自己不受梅瑟律法的束縛，然爲欲算在義辣爾民的數中，可否自由遵守古教律？爲日路撒稜的猶太教友已不成問題，因他們已不受古教律的約束了。第斯巴辣的教友，總算思想曠達，不拘泥於成例，且爲避免爭執起見，極力與外邦的弟兄們週旋。於是那方聖教因此得到了平靜。

至此，聖伯多祿，總是以身作則，他也如聖保祿一般，確知西乃山上的律法爲猶太人與外邦人從此以後當一例作廢。當他離了日路撒稜在別的教區內，他却毫無疑義的違了梅瑟的禁令而活着希臘人的生活。安底渣基地方的人也曾目覩他同着歸化的外邦人活着同樣的生命；但當他一到日路撒稜，他的生活突然地改變了，否則因爲那裏却有許多搗亂份子，定要宣傳他同着抱和平的雅各伯對壘，爲避免這些人的謗議，譏辱，爭辯，甚至於分裂。雖則他深知他將不滿意於外邦人，但，無論怎樣，他終是要千審萬慎的避免教會的分裂，據了上述的緣故，伯多祿當他在日路撒稜時，他便同外邦人隔絕，或摘去他們的特權。宗徒長這般做法，保祿稱之謂强迫外邦人猶太化。良工心苦，因一時之權宜，但這樣，却有一極重大的流弊，就是一衆猶人都仿效着他做了，且

巴爾納伯自己也這樣做了。

沒疑地在共同舉行聖餐禮的時候，那險惡的裂縫便漸漸顯露出來了。猶太人摹仿法利叟人，篤守律禮，不與那些不守律的人同席。那末，自然地分出派別了，猶太人坐在這邊，歸化的外邦人坐在那邊：這樣，便毀掉了愛德的標記與分裂了弟兄們的筵席。

聖保祿首先發覺這分裂多麼懊喪，明知猶太人這種做品，不是在基多的真道上走，而且是在毀滅教會的和平。聖伯多祿的作事不合邏輯而且不會奏效，因為他自己是猶人，尙不隨猶太人行事，怎的還勉強外邦人隨猶人呢。聖保祿絕非責怪他，既然聖伯多祿在原則上與他有同樣的意見。所爭執者只在怎樣訓導猶太人罷了。聖保祿還加上幾個稍覺深奧的理由。就是我們離棄這律，是因我們知道它不能給人真的公義，而且又是侮辱基多，他既然

給了我們生命，從這死律中救我們出來；這般做去竟是失去梅瑟定法的宗旨，這個法律現在已是退後取消的時候了。這般遷就猶太人，就是蔑視了救主的寵恩，要似十字架上的救贖功勞，還不夠足而尚須取補於古律也哉⑤。

安底盎基的這番變遷，使一般弱小的靈魂，受着莫大的打擊。有幾個人，如亞立山特利的葛賴孟輩，臆造了另一個則法 (Cerfas)，不是西滿伯多祿，且說保祿徒然反抗這個偽則法；但，誰能相信這理想上的則法呢！聖熱路尼莫以為這次爭端，猶如一幕演劇，藉以啓迪教友的思路，故演給他們這幕虛偽的爭辯，而伯多祿好似終於屈服了他。但是，聖奧斯定証謂這幕戲劇，為兩位宗徒都是不相稱的，而且與致給茄拉太人信中的辭句互相悖逆。

這件事的發生，是沒有疑惑的，伯多祿佩服保祿所說的理由

• 但我們更驚異的是保祿的智慧，與教會首領的遜讓。

註：

- ① 致羅瑪書 一五·一九—二四；大事錄 一九，二一；二三，二。
- ② 大事錄 一三，九，*Saulus qui et Paulus*。
- ③ 大事錄 一三，一三。從這裏起，聖路加常把保祿之名列於先。
- ④ 大事錄 一五，一—二九；致加拉太書 二，一—一〇。
- ⑤ 致加拉太書 二，二—二一。

三 聖保祿在歐洲

I 在麥亥度納開教

1 視察老教會

猶太人方面的爲難，爲聖保祿已不成問題。但他對於那些新教友，却很擔憂。他的同伴設計堅固新教友們的信德，且想再往前推進。但是，巴爾納伯有意帶領他的表弟若望瑪爾谷一同去，而保祿明知這個青年人不牢靠，故竭力反抗他同去。他們倆的爭辯雖然很激烈的，各不相讓。但是，絕不影響及心中的親愛，也

許這回的爭執蘊藏着更遠大，更深奧的理由，還是他們倆對於猶人與外邦人的態度互相迥異的緣故，開教在什麼地方，意見歧離，宣傳的方式又各不相同的緣故。

當巴爾納伯同了他的表弟乘船往希潑肋島的時候，保祿陸行至小亞細亞，伴同的有西辣，或是叫做西耳文，他是日路撒稜老教會的領袖，是羅馬國民，對於外邦人表示同情。他們倆從西利要道越過亞買奴(Amanus)，沿着依須(Isus)海灣穿過西利西全境，直達帶耳斯。在那裏早已成立了教會，當然，若無保祿的神火，曷克致此。這也是他的聖德所收獲的效驗。

從帶耳斯到了代耳勃，作初次的小住，人家計算一路總近乎有八，九個風景明媚的去處，第一天內所路過的，一望都是些熱帶地方的景物，叢叢的棉花田，簇簇的棕欄林等，特產的植物有

夾竹桃，胡桃樹及楓樹，再有各處點綴着蒼柏古松。翌晨，在旅行者的前面發現了隱在山林叢間的刀盧司大道，這就是西利西的要塞，山溪婉轉，岩石盡處屹立着五六十米突高的大城牆。大道盡頭處，遙見利加奧尼的廣闊的平原，再有雪白的山峯環繞着，好似碧綠的洋面，點綴上數條湖溪，反映得異常可觀，好如瓊島浮在晨霧裏的一般，無數羊牛在如茵似氈的青草地上打滾覓食。

整天的行程，爲傳教事業不是毫無裨益的。陸上埃及與西利間，歐洲與小亞細亞之間的交通路線，刀盧司山中之隘道是教士們慣走的路徑。兵士，官吏，乞丐，旅行家，商人，探險家，各等旅客，都不斷地往返在那裏。他們時而混雜在一起，時而散居，尤其當傍晚時，石井畔，樹蔭下，都是些這般人馬。因此，各旅客間的關係聯絡得很速。他們彼此交換新聞與智識；討論政治

，文學，宗教等問題；有時竟然也談到稍爲深奧而有趣的雜題。六品斐理伯與剛大施 (Candace) 皇后的太監之一幕，卽表演在茄柴 (Gaza) 荒途中。我們不懷疑聖保祿常關心於救人靈的事件，故他定必在旅行中常覓機勸化別人： *La muneribus saepe* .

這次旅行的第一目的，就是在巡查在第一次傳教時所設立各處教會：如代耳勃，梨司稅，依高尼伍，安底盎基等地。在梨司脫地方他碰見了一個從此與他一同奔走，一同工作，又是他一切歡樂和煩悶的見証和信托的人。這人正當青年，他受了他的母親安尼施 (Eunice)，他的祖母綠依 (Lois)的教育，生活在聖經的熱誠及愛戴中，他的祖母與母親都是猶太人，他一如他的父親，沒有受過割損禮的。這個青年，就是在宗徒們第一次路過時所歸化皈依的諦莫太。從他皈依之後，非但他的本城，就是鄰城依高尼

伍的人，也都承認他是有活潑信德及操行無可譴責的人。他自願幫助保祿，而保祿呢，熟悉他的一副熱誠與忠心，更是求之不得。但是，他爲便利接近會堂及別使猶太人惹厭起見，便叫他去受割損禮。要知諦莫太的處境與諦太迥異，蓋諦太是希臘人，割損不割損，對於敷教無關宏旨。但諦莫太的母親是猶人，倘他不割損，他的同胞們將說他是一個猶太教的叛徒。

保祿一揀選他做了自己的幫手，就授給他以神品的最高級，諦莫太的年紀雖然還輕，可是他已不是新教友，而且他具有天性的優長呢；他的聖德及功績，却是梨斯脫與依高尼伍的信友衆口一辭作証的，不必去說有的人竟看他當作先知呢？我們同着聖金口若望確信當宗徒在祝聖他的時候，定必按過手在他的頭上，加給他以神品的印號。這事在後首大宗徒給他的書信內，詳加提訓

2 在茄拉太北部

保祿有意從比西地之安底盎基到亞洲接壤的鄰省去；因為亞洲的許多大都市，大概人口繁衆，文化早開，他早已預算要在那些地方作一番豐盛的收穫。但是，他受了聖神的默示，打消了他先前的計劃①。聖神的阻攔非無意義的；也蘊藏着秘奧的動力。在亞洲的大都市內，如滿盎特之亞伯蔓（*Apamée de Méandre*）與利居司（*Lycus*），已有大批的猶民移殖在那裏，故日路撒稜的傳教士在那裏也已逗留了多時；或許聖保祿爲的是在亞洲邊界早已印上了別些教士的足跡，故按着他的原則，就是不願意建設教會在他人已建設過的區域內，他乃改向北部之老斐里祺（*Phrygie*）境界推進

，是卽茄拉太人居留的地方。

那些侵略者的歷史是很特殊的。格辣族侵佔着大虞勃河流域，希臘北部及脫拉司 (Thrace) 之地，在降生前二八〇年其勢竟然蔓延及奧蘭邦 (Hollesport) 在許多掙扎和奮鬥之後。他們佔據了從桑茄冷 (Sangarius) 直至哈利 (Halys) 一大塊豐饒的國土。他們乃組成三個部落的聯盟，每一個部落劃分四區：東有刀克墨 (Trocmes)，定帶肥盎 (Tavium) 爲首府，把笄刀柴熱 (Tectosages) 爲中區，定盎先耳 (Ancyre) 爲首都，西有托利斯刀崩 (Tolistoboiens)，位在飯西儂 (Pessinonte) 之附近。這樣，各區保存自己的習俗，宗教。他們也一如四週的民族說着希臘話；但他們不因此而忘掉自己的本國語，無怪在四世紀末葉，聖熱羅尼莫在盎西耳猶聽到脫蘭物方言，有些雷同衰耳特人 (Celts) 的方言。

茄拉太北部的開教，原不是宗徒的預定計劃；可是他在那裏爲病所阻，乃利用這機會宣傳福音^③。他在他們中間尋得許多探究道理的人，居在亞洲之衰耳特人，一如他們在歐洲的弟兄們有同樣的好奇心。他們慣常挽留住那些旅行的同行商的小販們，藉以打聽一些新聞。故每碰見了一個稍帶些哲士氣概的人，他們更是把他團團圍住，有一個老作家說過，好比磁石吸鐵一般。

聖保祿給他們繪一張耶穌死在架上的動人的圖畫；給他們講出救贖的奇蹟，并且証出耶穌是我們人類唯一的生命，常生的唯一希望。這端道理頗受外界的歡迎；因此而領受聖洗者，不乏其人；同時聖神也降臨來堅固他們的信德，這是爲聖保祿在茄拉太所作的事業中最值得紀念的。他們對於保祿很誠實，很慈愛，很大量，看待他好如一位天神，好如耶穌一樣。另外他身體的孱弱

，使他們最最不忍於心，因他們寧願犧牲一切爲救他的性命。

到了在皮底尼 (Bithynie) 對面的盎西耳高原，保祿有意穿進這個人物富饒的省去，可是也許因了上面我們說過的理由，聖神却阻攔他前進^④。原來皮底尼地很早就有別的傳教士往那裏去開過教。我們在伯多祿宗徒書信中見到過，而且我們從煉丁文豪小伯理納 (Pline le Jeune) 著作上知道，在一百十二年的時候，那裏寺廟偶像的祭壇旁的信徒，被基督徒吸引無餘了。

3 腓理賓

宗徒受了聖神的默示之後，乃改變方針，道經米西 (Mysie)而往托阿特之亞立山特利去。他等候聖神來安置他各項預定的計謀，他等待着上天的使命該往何處去。某夜裏，有一個麥裏度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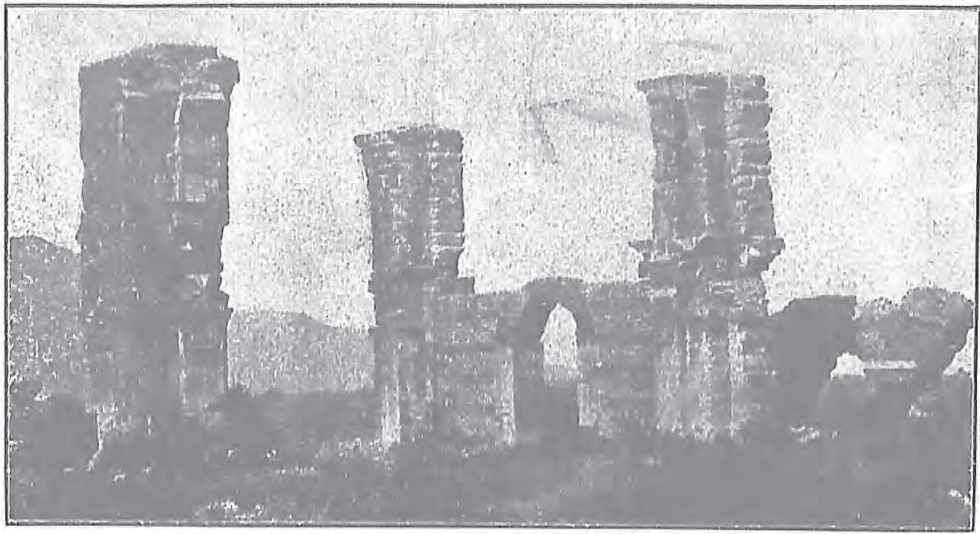
顯現於他，站着求他說：『請你到麥衰度納來幫助我們⑤。』翌晨，他把這異象講給伴同的人們聽，他們衆口一辭的說，這是天主的聖旨。於是他們就以麥衰度納作爲開教的新區域。

到這裏又出現一位新會員。宗徒大事錄的作者只在一句話內給我們一些曙光：『立刻我們設法往麥衰度納去。』聖路加是保祿的良伴，是他的忠厚的記錄員，是他貼身的醫生，生於安底查基，在那裏恐他早已領洗了；但是，他在麥衰度納充任保祿的隨員，大概也在腓理賓。就是當保祿動身往帖撒落尼去的時候，他居在腓理賓，並且越五六年後再互相會見。此後，對於宗徒的行蹤，我們有了這位指導員，我們可以完全信任了，因爲他所講述的都是他所親見的事件。

從亞洲到歐洲的旅行很順境。靠了順風，第一天就吹抵灑瑪



老田散 (Laodicée)



腓 理 賓 城

(Philippes)

帶司島 (Samothrace) · 翌日，坐船往納玻黎 (Néapolis) · 在哀捏西杏大道 (Voie Egnatienne) 上首先遇見的名城就是腓理賓，位在距納玻黎有三里之遙，在那圍抱着海岸的山陰的後面 · 從前腓理賓城只是一個小村，因其湧泉而取名蛤來尼特 (Crenides) · 作泉水解；亞立山大的父親在那裏築過一城堡為保留崩才 (Pangée) 山中之金礦，且截斷脫拉司人 (Thracés) 之侵略的野心；在這城牆之下，三頭政治的兵馬與部多斯 (Brutus) 和加先伍斯 (Cassius) 的共和軍隊，曾有過一場酣戰，奧古斯丁乃遣發安多尼 (Antoine) 之舊部到那邊去移殖 · 因了皇家的關心，腓理賓乃闢成一塊平原，飾以壯麗的建築品，漸漸竟然勝過當地的老都城盎非玻黎 (Amphipolis) ·

保祿一看，就知道這塊田是多麼適應於傳教工作 · 那些勤勞而誠實的本地人，好似預定着他們有進天國的執照的 · 倘若根據

了希臘與辣丁的傳記說起，他們的宗教不是複雜的。他們對於曳耳文 (Silvain) 農神似具一種奇特的信仰。

在腓理賓的會堂中的人數不多，猶太人在一個露天的城廓之內也有他們的禱告處，這城牆是沿了昂奇答 (Cangies) 小溪造的，就在城西兩里外。在哀捏西杏大道之橋傍，即離奧古斯丁的得勝坊不遠，也設有一座猶太人的宣講所。宗徒們到了那裏後，在第一個罷工日，即到這座宣講所內對那聚會的幾個婦女宣傳福音。她們中有一個外方人名麗田 (Lydie)，賣紫色布疋爲業，她受着聖寵的感動，即要求領洗。她與合家都成了教友，竭力欸待且挽留宗徒們在她的家裏。麗田的家裏就這樣成了歐洲大陸上的第一座基多教堂。

傳教進行，甚是得手，忽然宗徒們遇到一樁意外的事件，幾

乎把教務全功盡去，就是在腓理賓有一年輕會使邪術的女奴，她隸屬於許多人家，專爲她的主人們占卜，並說未來之事的。這個可憐的受造物在東方作祟而受許多瘋狂者與負魔的敬崇而得厚利，她在城中自由出入；她也隨着宗徒們到猶人的宣講所裏去，混雜在人羣中，亦側耳聽他們的道理。她聽時忽大聲喊叫起來說，『這些人是至高天主的僕人，對你們說救人的道理』。保祿心中不受用起來，轉身對那鬼說：『我奉耶穌基多的名，吩咐你從她身上出來。』那鬼就出來了；但是，她立即失去了法術和占卜預言的能力了。

這使女的主人們眼見沒有了得利的希望，便揪住保祿和西辣，拖他們到市上去見首領，又帶到官長面前控告說：『這些人原是猶太人，竟大胆地騷擾我們的城市，傳我們羅馬人所不可受。』

不可行的規矩。『衆人乃羣起而攻擊他們。官長們也就不加思索，不加審問，立刻吩咐剝去了他們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許多棍後，便將他們下在監內，囑咐獄吏嚴緊看守着。

舊式的監獄，地方潮濕而沒有光線，慣常禁錮在這裏的，是那些受死刑的囚犯。禁卒得令乃把他們下在監內，兩腳上了鐵鏈——有時還要拷上頸圈及手鏈哩。——聖路加接下給我們述說：

『約當更深夜靜之時，保祿和西辣禱告歌唱讚美天主，衆囚犯也側耳而聽。忽然地壳震動，甚至監牢的地基都動搖了。監門直開，衆囚犯的鎖鍊也都鬆開了。獄吏驚醒過來，看見監門全開，以爲囚犯已經逃竄，就拔刀要自殺。保祿大聲呼叫說，不要戕害自己，我們都在這裏。獄吏乃叫人拿燈火來，就跳進監去戰戰兢兢的俯伏在保祿及西辣面前，又領他們出來說：二位貴客，我當怎

樣行才可得救？他們說：當信耶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他們就把天主的道理講給他和他全家的人聽。當夜，就在那時候，獄吏把他們帶去，洗他們的傷口，他和屬手他的人立時都受了洗。於是獄吏領他們上自己家裏去，給他們灑上飯，他和全家因爲信了天主都很喜樂。」

到了黎明，官長遣發差役來說，釋放那兩人吧！獄吏遞傳這消息於保祿說：官長遣發人來叫釋放你們。如今可以出監，平平安安的去吧。保祿卻說，我們是羅馬人，並沒有定罪，他們就在衆人前面打了我們，又把我們下在監裏，現在要私下放我們出去麼？這是不行的。叫他們自己來領我們出去。差役乃把話回稟官長。官長聽說他們是羅馬人倒吃了一驚。於是就親自去勸他們，領他們出來，請求他們離開這城。二人出了監，往麗田家裏去。

會見了自己的弟兄們且勸慰他們一番，乃向帖撒落尼地方去了。

4 帖撒落尼 (Thessalonique) 與 叛萊 (Bérée)

相隔路程約百五十里。他們沿着哀捏西杏大道遇到的城市，倘這城市似乎不庇佑猶太的殖民者，他們也不絆足。假如他們好愛遊歷的話，那麼，他們必將徘徊於瑞典意大利等地方的美麗風景；可是世界上的外象爲他們都冷冷地幌過了。他們也一定經過在斯帶祺耳 (Slagire) 傍之盎非玻黎，並且到亞蘭多士山 (Val d'Arcè-thuse)。但當他們行路時眼前只放着傳真道與救人靈的目標。

帖撒落尼是麥衰度納之省城，也是羅馬省長駐紮地，也爲都市的中心區。大批的猶人在那裏經商貿易。

宗徒們住宿在約松家裏，分文不出。我們知道他們在帖撒落

尼一如在高林都，在厄弗蘇，保祿不願別人受勞，而自己則日夜勤勞以維持自己與同伴的生命。帖撒落尼果真是個繁榮的都市。他絕不變掉其傳教方針，以會堂作為他的根據地，每當罷工日，在猶人面前宣講兩件著要的道理，一為糾正他的同胞的偏見，一是新律的要綱，就是基多必須受害，以及耶穌真是默西亞。他們中間有少數猶人聽了規勸就歸附了。並有許多虔誠的外教人，尊貴的婦人們也不少，大家都成羣結隊的去求領洗。

誰知道這般順利的傳教工作居然被那外教猶人所搗亂，他們召集了些市井匪類搭夥成羣聳動合城的人衝入約松 (Jason) 家裏，恰巧宗徒們不在，他們乃揪住了教友拖到官長之前拔直了嗓子喊道：『那攪亂天下的也到這裏來了，且他們違背凱撒的命令而另敬重一個王叫耶穌。』衆人和地方官聽了這些話就驚慌起來了，

於是取了約松與其餘人的保狀，就釋放了他們。

猶人的暴動和民衆的反抗逼迫宗徒們暫且退走他往，以免惹事。教友們當夜密密地叫他出城向叛萊走去，約離城廿里左右，靠着培而萌山（Bernins）的斜勢位在綠蔭小溪之間。叛萊地方也有一座會堂，那裏的猶人比了帖撒落尼的更爲鄭重自尊。他們甘心領受天主的道理。天天查考聖經以尋真道之所在。因此，歸化者甚衆，非但猶人，而且那些貴家子弟之歸附者亦不乏其人。

在帖撒落尼的猶人得知了在叛萊教化的消息，他們乃往那裏去聳動搗亂衆人。我們雖然不確實知道這次的反抗的程度怎樣；但是大勢終不免侮辱教友加以非法行動，在地方官面前控告他們。當時人家格外擔憂的是保祿的性命，故在這樣擾反鼎沸之秋，教友們即設法使保祿往海邊去，離開叛萊約七八里，爲減輕仇人

的怒氣，到了海岸即登碼頭，他們同了保祿搭船開往比肋（Pirée）去。這次的行程歷時只三四天的水路。到了雅典，保祿乃辭別伴行的人叫他們去關照諦莫太和西辣，邀他們到這裏來相會。我們不知道這命令是否實行，但，看起西辣因着環境而被阻，而忠信的諦莫太則立即前往無疑。

II 在希臘傳教

1 雅典

保祿隻身居在人地生疏之域，也覺到乏味起來了，就是他感到缺少一個親信的幫手，做自己一切的見證人，分去一些他的負

擔。故當時他也感嘗到自己零丁孤苦的淒涼滋味。

雅典固然值得稱做「希臘的眼球，藝術與演說的始祖。」雅典人自己誇稱是希臘人中之最神聖者，其實他們對於宗教上的誠懇只是些外觀罷了。多西第特 (Thucydide)，依沙克拉德 (Isocrate)，

柏拉圖 (Platon) 等名人，有底特里物 (Tete-live)，斯脫拉蓬 (Strabon)，

約瑟 (Josephé)，盧仙盎 (Lucien)，巴柴尼杏 (Pausanias)，飛老司帶德

(Philostate) 等為他們的見證。不論在高地，在市場上，在大道上所

見到的都是廟宇，祭壇，神像，英雄的像。無怪班脫老納 (Petroné)

諷刺地說在那裏要碰到生人，比要碰到偶像還稍難一些。

保祿瞧見了滿城都是偶像，心中很着急。一天，他在行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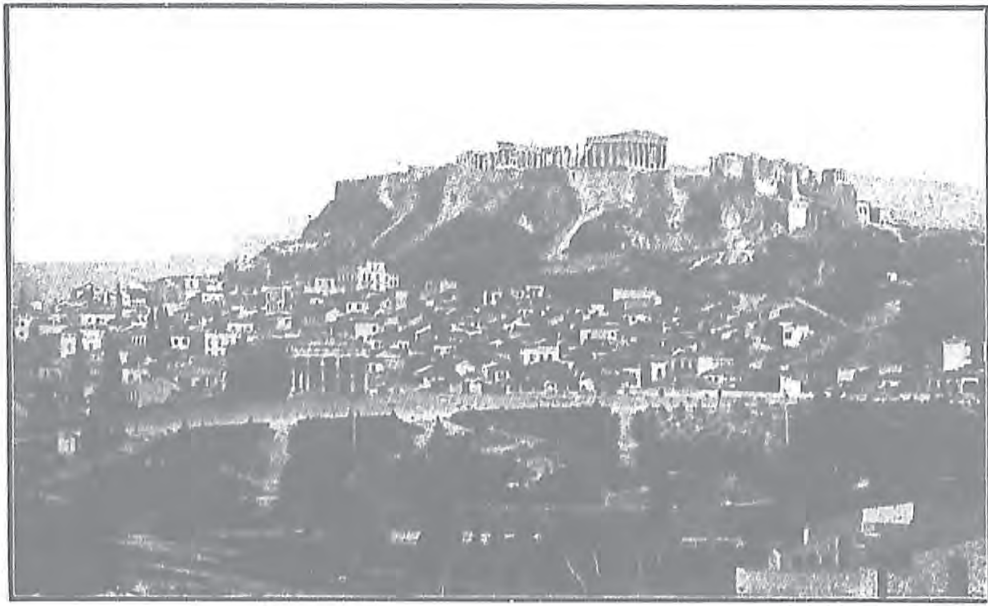
時，遇見一座祭壇，上面寫得很古怪的名稱：「未識之神。」

當羅馬人呼禱於某神像前面之時，他們必很留心地鑑別出誰



帖撒落尼城

(Thessalonique)



滿城都是廟宇祭壇神像的雅典 (Athènes) (見九六頁)

是男神，誰是女神；希臘神對於未識的神道也與他們彷彿；他們因此寫出『未識之神』。凡人不詳其名字之神道，稱之謂未識之神，這樣，可獲得神的寵幸，或可平息神的怒氣。保祿一時懂不透其究竟，不知道雅典人所謂未識之神是否指耶和華，即義辣爾民的神。但他的憂憫之心油然而生，可憐那些無智之徒昧於虔敬不識之神。

照了他的慣例，每當罷工日必到會堂宣講。猶人和虔敬的人們都平心靜氣的聽他講；可是和平的空氣不久即消散了，歸化者一個都沒有。在其他日子上，他乃在街頭巷尾講道了。雅典人慣於公共的生活，故把市鎮算是他們的中心區。在那裏互相貿易；也是為朋友們或主客們互相會約之處；在那裏人家也討論許多關及政治，文學與哲學等的重要問題。利山 (Lycée) 的梧桐樹，亞加

代米 (Academie) 之橄欖樹，以及伊壁鳩魯 (Epicure) 之小花園，吸引了大批的哲士。自從斯多噶派學說的人與才農 (Zénon) 逃避在那市井的廡廊下之後，其他學院裏的學子漸漸走攏來聯絡他們了。那裏也混雜着外方人，他們都很詫異這座研究院內的奇見奇聞，連得一般袖手好閒之徒也到那裏去打聽一些新聞。偶而路過了一個態度與文學家相似的人，那好辯而迎新的雅典人，必如蟻趨似的去歸附他。

2 在法庭上的一篇演辭

這次，保祿便不費經營的建設了一座講壇，但他講的一切爲這些聽衆都是新奇的。從他的嘴裏不斷地脫下什麼耶穌及其復活等的情節，爲他們都似些聞所未聞的事情，他們想復活是一個新

發現的女神的名字。大多數人連一些也不懂，而且也不想懂，他們只是搖搖頭互相詫異的說：『這胡言亂語的要說甚麼？他好似在傳說什麼外邦神鬼者』。但是，有少數人要澈底瞭解此事之究竟，乃帶他往雅典高等法院，或帶往戰神山谷 (Colline de Mars) 去，在那裏，有一座著名的審判廳，專判死刑的，或帶往王門 (Portique Royal)，在那裏也設有同樣的集會。他們的意見不願引起什麼法律上的糾葛，也不願弄成一個正式的審問，他們只要聽保祿的申明和解釋罷了，因此把衆人的傳說謠言置之度外。故此舉既非告狀，也非判決，既沒有見証，更用不到律師了。總說起來，他們只要把保祿的密事公開在秉政者之前罷了。

保祿乃站在議事廳中間說：『列位雅典人呵！我看你們凡事很敬畏鬼神。當我遊行的時候，觀看你們所敬拜的，遇見一座壇

，上面寫着未識之神，是你們所不認識而敬拜的，現在我告訴你
 們·創造宇宙與其他一切的天主，卽是天地的主宰，他不居在人
 手捏造的殿內，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甚麼，相反，他自己到
 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衆人·他造生萬族人類居住地面上，
 並且豫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們尋求天主，或
 者可以揣摩而得知，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我們的生活，動作
 ，存留，都在他·就如你們的詩人說我們也從他所生的一般·我
 們既是天主所生的，就不當以爲天主的神性像人們用手藝，心思
 ，所雕刻的金，銀，頑石·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天主並不監察
 ，如今却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懺悔·因爲他已經定了日子，要藉着
 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從死中復活，給萬人作
 可信的憑據·

衆人聽到這裏大家很留意。就算那些斯多噶派是汎神論者，伊壁鳩魯派是唯物論者，也都靜悄悄地聽保祿講天主的德能及人之地位。可是聽到復活兩字立即打斷了他們的濃厚的情趣。因爲這是在希臘人觀念中頂仇視的一端道理。保祿因此再也不能繼續下去講；他乃不得不合上口，連得耶穌兩字也沒有脫出口來。聽衆們頓時散場，以爲說的荒誕不經，不屑再聽。有許多人走出時嘴裏還嚙哦着諷刺他，稍微客氣的人則說：『我們下次再聽你講吧』。但，其中信主的人寥若辰星。聖路加特地記出其中有一個審議員，名特尼(Denys)者，他被保祿歸化了，就是後來做雅典的第一任主教的，此外歸化的再有一個婦人，名叫大麥麗(Damaris)。這次所獲得的成績平平。我們不知聖保祿以爲這城有接受福音的資格麼？在猶人與外教人方面，保祿所最可患者，不在他們

的仇視，而在他們的不與份。他離去後也不再希望來了。那裏聖教傳揚得很遲。在瑪爾谷來耳 (Marc-Aurèle) 磨難聖教後，這區的教務可謂等於零。到第四世紀中葉，當聖巴西略與聖額我略拿狀士在那裏的時候，合城還全是教外人。

3 到高林都

從雅典之亞葛駱巴肋 (Acropole d'Athènes) 的高原上，聖保祿已遙見在希臘天涯盡處，微露着一個著名的島嶼，那裏位着高林都城。這城裏的藝術建築全部給繻彌迂斯 (Mummis) 所毀壞，差不多已是削成平地。高林都遭得這次蹂躪後的一世紀，有儒肋，凱撒到那裡去開拓羅馬殖民地，因此，把從前的繁榮重新恢復起來了。靠了他位勢的優長和羅馬人之重視，它不多時後竟然復興了空

前的活躍，興奮與富饒。它猶如一頂橋騎在海峽上以連絡兩條海，它非但是希臘的十字街，然也是連絡意大利和東邊諸省的要道。故航海的人必登高林都碼頭。旅客們與貨物不斷地從此海運往彼海；更好說高林都期待着接受信德的一天。一切環境好似迫催保祿到那邊去傳教。

他感得自己體力與精神疲乏極了。等待了好久的西辣與諦莫太，到如今還沒有同他們會見，並且因着他們倆長期的隔絕，又加給他一個深刻而尖銳的苦楚。或許因了最近的過度勞力而致他患病，這也非不可能的事；可是他的痛苦是屬精神方面的。他因着不接得麥衰度納的各教會的消息的緣故，臆度他們恐怕又轉入漩渦了；況且雅典的最後收穫，絕對不能增加他的體力。故當他寫信給高林都教友的時候，說出自己「又軟弱，又怕懼，又甚戰

兢』。他絕非擔憂自己；因為他拿定主意，不用大智宣講天主的秘奧，而只講釘死的耶穌基督，這般講法在猶太人看起為絆腳石，在外邦人看起為愚拙⑥。

一到高林都，他又着重於勞作。遇見一個與他同業的猶太人，這人來的不多時就走了，因為葛萊特諭令猶人一例逐出羅馬。他的名字叫矮居略(Aquila)，生於巴(Pont)，與其妻名潑麗西拉(Priscille)以製造帳棚為業，保祿也曾操這項手藝，就與他們倆同住而作工⑦。當他們碰頭時，他們倆已經是教友了麼？恐怕早已是了。總之，他們的歸化是很爽快的，隔了未久，他們倆都做成了他的莫逆而且最熱誠的帮手。

這項手藝，絕非証他耽誤了傳教工作。每逢罷工日，他必在會堂內辯論，勸化猶人和新進教的人。當他會面了從麥斐度納來

之諦莫太和西辣的時候，他喜得心花頓放，興奮力加增了百倍。但是，其成績愈佳的地方，所遭的磨難也愈猛烈。有一天，人們抗拒且毀謗保祿的熱度到最高點，以致他不能開聲口，說句話。於是保祿抖着衣裳說：『你們的罪歸到你們自己身上，與我不相干涉，我要往外邦人那裡去了』。當他離開會堂時，有一人名蒂濟迂斯儒司都斯（*Titus Justus*）的却給他居住，就靠在會堂之傍。就在那裡，保祿作為傳教的中心區。在儒司都斯家裡宣講有年半之久，在會堂裡歸附他的人都來作伴。

4 與帖撒落尼人通信

我們已知道他對於麥衰度納教會的進行和遭遇，他是抱着怎樣的操心與關念。他第一個動作，就是把自己拋在險惡中。可是

因着身體的孱弱，有許多障礙——或者一如他說的沙彈——阻他邁進，他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還不停的遣發使者，到處建設；並且每當時勢緊張而環境更險惡之時，他必在信札中吐露自己的意見。但是，他的函件絕非其傳教的正常工具；他不過藉以給人解疑，或補充傳教之所不足罷了。故他的成爲一個大著作家，可說全是給環境造就的。

聖保祿固然是一個大著作家。他會寫希臘文。當然，我們不說他的筆法猶若依沙克拉忒的靈活，代謨斯宜納(Demosthenes)的豪大的氣勢，也不說他猶若多西地得的精采，猶若柏拉圖的詩品的富於情感。當時，是一個絕對無可救葯的墮落時代，以致潑刀來曼(Ptolemée)的毅力和奮鬥也不能維持。故當蓋篤尼伍斯(Antonius)在位時之第二世紀中，絕對沒有一些樂觀的曙光。他也贊同當代

文人的煩悶和乏味，愛用對偶法及字句的和諧，以致那些出人意料的希臘與辣丁作家們也偏向他，無怪聖教聖師們責怪他的筆法含糊，辭句錯雜，有時一語中斷，或竟辭句未完而意義轉了，他漠視那般過於講修飾辭句的雕虫小技；可是他不知不覺地在他的作品內，一連數章，吐露出純粹的希臘文；人家聽見他講希臘話，講得如話本國語一般流利。而且我們在他作品裡面該當注意的，是猶在他的思想上而不在文章上的局構和辭句上的和諧。

但是，別人的筆法總不及他有那樣的精采，活潑，簡性。他的語法很豐富，雅緻，而且有趣；聖熱羅尼莫稱之謂能力，聖奧斯定稱之謂有情感的文藝；聖基所稱之謂有信仰的熱情與才能；龍那稱之謂有辯論法的說文。他的一封信等於一篇談話，故在這類函件內覺察出他的疏忽，說得不正確，並且缺少系統。這些在

文章內算是缺點，但在信札內却可說是美觀。相反，而且因了這般話法，更顯出其談風的自由，活潑，自然，雅緻，加以神樂的發洩，諷刺的精細，思想的奇離，莫不應有盡有，有時添上一句含糊的話，或隔以言盡意不盡的話，使讀者們自己可以猜摸其意義，這樣自可高舉人的思路，更流露他的天然筆法，這些都是在聖祿保信札內所獨擅之特長。

他致給帖撒落尼教會的書信是第一封。諦莫太應了保祿的使命到那邊去巡查教務，並且帶來了不少快慰的新聞。新教友們個個聚精會神的與仇教的敵人相周旋，相掙扎，相奮鬥。他們各個都保守先祖的遺範。從保祿宗徒離開了後，有幾個弟兄死亡了，其餘活着的弟兄們因了這樣的喪亡都抑鬱納悶而不能自慰，因為亡者們不能夠目覩基多的勝利了。宗徒乃去慰問他們；他依舊吐

露出慈父的心腸，使他們大家得着愉慰。『我們作基多的宗徒，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我們既然這樣愛你們，不但願意將天主的福音給你們，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因為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九)！

寫到這裡只是幾句開場白罷了，其要點如下：『論到已亡者，我們不願弟兄們不知道，免得你們憂傷，好似那些絕望的人一般。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已經安死在耶穌的人，天主也必將他與耶穌一齊帶來。我們現在照天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就是我們這留存到主降來，還活着的人，並不比那些已亡者先到，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總領天神的聲音，又有天主的號吹響，那在基多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着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霓裡，在空中與天主相遇

· 這樣，我們就要和天主永遠同在。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慰。

當時的處境很顯明。在世界末日，一衆義人，不論生者亡者都倒伏在基多前面，他將來重興他的神國。衆人同時參與這凱旋的慶禮，死了的人與其肉身合而再活，存着的人的肉身上，則替上一個不再死不再滅的特恩。但死了的人比活着的人先獲榮光。故死者也絕不哀喪自己的死亡，以爲是一件無可補救的損害。

可是帖撒落尼城內的風波不因此而稍平靜，只是變易民衆驚惶的背景罷了，這裡限於篇幅，不能把那沉長而且複雜的理由陳述出來，其著要的原因，不外乎當時在許多教友的心靈上，以爲耶穌所預言的第二次大災，又將臨頭了。假如這說數誤解爲只是激勵一般新教友增進他們的熱心起見的話，那麼，大約人們就不

來叩問宗徒了；可是帖撒落尼人懂差爲一切都就完結，於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上一切都抱消極，好如已決死案的囚犯，只計算着過着的日子，一切生活都在無聊與苦悶中^(±)。

保祿在他的書記面前——大概就是西辣或諦莫太——述說一篇短而簡括的手書：『弟兄們，論我們主耶穌基多的降臨，和我們到他那邊去的聚集，我勸你們，無論有天主的默啓，有言語，有冒我名的書信，說主的日子現在到了，不要輕易動心，也不要驚慌^(±)』。不，基多的回來不在眼前，因爲在那日子來到以前，當有兩種標記顯現出來：就是耶穌在他受難前夕所預言之離道反教的事及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指假基多）。我們對於這項問題覺得很模糊，爲帖撒落尼人，則因直接受着宗徒的教導，或許比較稍微明瞭一些。此外，其目的不是使我們得知到世界末日

明知道這問題爲任何人都沒有特別的啓示，因爲這是聖父獨有的還存多少世紀。他也明秘密。他現在只爲固屬教友們的信德起見，說出假基多出現的時刻還沒有到哩。我們被好奇心所驅迫，對於他的答覆不能表示滿意，故我們儘可把他所沒有說的情景，加以議論。

在實際上，他的重點是這樣：我們爲救靈而作事，猶如世界不久將毀滅似的，尤其盡好我們在世的責任，猶如世界是永在的一般。『弟兄們，你們行善不可喪志，若有人不聽從我們這信上的話，要記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覺羞愧。但不要以他爲仇人，要勸導他猶如弟兄』。這封信果真發出良好的效果，因爲麥裘度納教會從此便沒有擾攘及傾軋的影蹤了。

5 教理問答

現在，宗徒用全副精神在高林都開教了。按古時習俗，每午後規定歇晝之時刻，用以養神而健身，保祿乃利用這時刻，召集諸新教友與保守者在儒斯多司家裏。我們可區別他的講道有兩種方式。譬如他講到耶穌復活一個問題時，有下面的一段話，說：

「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知道，這福音你們也領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並且你們若不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們所傳給你們的，就必因這福音得救。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多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第三天復活了，並且顯給法（伯多祿）看，然後顯給十二宗徒看。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末了亦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宗徒中長小的，不配稱為宗徒，

因為我從前難為過天主的教會^(四)。

這是他著述中的要點。他也講起其他宗徒：『無論他們，或者我所給你們講的都是是一致的，當然你們所信者亦該一致。』聖教要道的根底即基於此。故倘耶穌不復活，那麼，那些傳揚聖教的人們都是自欺欺人的人，憑空臆說天主的聖跡；教友的信德也將摧殘，因為他們的信德的根基打在散沙上；為死者們已經無法可施了，但為活着的人更覺可憐了，因為他們的希望盡是空中樓閣。但是，耶穌復活是一件該信而不能懷疑的事；他給與人們一個不可否認的証據。

這樣簡括的道理，不論對傳道者或對保守者都是一例的，保祿在他的深奧的神學上也添上一件最高超的道理。他愛用一種奇特的格式表示出來：『倘若耶穌復活了，我們猶如他必將復活；

且倘若我們不復活，那麼，也可說耶穌也沒有復活。『其結論絕不含糊。耶穌降生是爲世人毀除亞當所存留下的罪惡，故他必當克勝死亡；可是，倘若他無力抵抗它，他即不得算爲獲勝。故死亡既然由一人而來，同樣，死人復活也由一人而來；並且因着亞當之咎衆人都死了，照樣因着基多衆人也都要復活④。義人復活的功德繫乎基多之爲模型：我們因他而復活，且猶生活在他那裏，就是取他的形體。他復活後的形體的榮光做成我們的了；因爲我們生時屬於下土，我們將來也必屬於上天⑤。宗徒對於這問題是盡其所能的述出了，他給新教友們澈底的討論我人與基多的相關，以致他們便捷地站在與我們同一水平線上。

他也添上別端道理。他在開始，陳出幾端簡便而著要的基本要理，如聖教問答道理一般，其次從神學上面演繹下來的倫理解

釋與深妙的默想。現在且舉論聖體聖事的一個例子在下面：『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就是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分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爲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爲的是紀念我。飯後亦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爲紀念我。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²⁾

念着上面的話，人家想是在念一頁福音經，誰知再有許多頗饒趣味的話呢。可是聖保祿在這裏也加上三種推想爲啓迪其道理的意思，在聖經的別處是尋不到的。

祝聖過了的餅及酒，就是耶穌的身及血，無論何人，有大罪在身而吃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褻瀆主的身，主的血了。誰吃主的餅，喝主的血而不自己省察且不分辯自己，就被判決而被主

懲治了。(六)

教友的神聖的情感，在領聖體時完全表演出來，就是誰褻瀆者當受罰，故當然這典禮是很高超的。故誰說領聖體，就是說行為與思想，與祭獻合而為一；並且非但有份於犧牲，而又有份於祭壇，有份於作祭的鐸德，他方面也與天主性合成一個。這樣神聖的祭禮，在其他宗教禮儀上是尋不到的。(七)

聖體聖事的神糧與我們的形糧，有一件事是不同的，就是我們吃下了物，此物經同化作用而變成我們的肉體；而聖體則不是這樣，耶穌作我們的食糧，使我人化成他的身體。由這觀點上，發生兩種奧義：就是領者與基多合成一體，並且衆領者合一於基多。『我們雖多，仍是一個麵餅，一個身體。因為我們都是分受這一個麵餅。』(八)故我人化成基多的身體，從聖洗聖事開其始，

在聖體聖事內完其功。

這件聖體道理與衆教友合成一體的論調，新教友們當然難能透明其中底蘊。

6 教友集團

沒疑地，在儒斯多司家裏起始時有過神聖的集會。高林都教友大半爲人心地誠正^④。一定的，在那般人稠烟密的都市上定雜居着許多奴隸，合城人口約有四〇〇，〇〇〇，人們說其中奴才佔其大半，那些人大概充當店中夥計，工匠，織工等項業，總之，一句，他們是勞動階級，高林都教會的基本委員，也就幸虧他們，組織成了。未幾，那些有勢力的人也漸漸依附在教友集團中了。

· 譬如會堂的領袖科葛利玻 (Crispus)^⑤，城內的財政廳長科愛辣

斯 (Erasto) ⑭，以及保祿親手給他付洗之司得發諾 (Stephanas) ⑮，再
有竟肯犧牲其住處充做教友聚會之所的加依伍斯 (Caius) ⑯。

希臘式的羅瑪住宅，也作這種用處。每座住宅有大廳一間，
從上面天窗外射進充足的陽光，可容納大眾人的座位。另外在貴
人們的住宅外，慣常在樓上另闢出一間房屋，專為過瞻禮的應用
，且可設許多筵席，看起來似為舉行聖祭的地方。

我們對於那些聚會的用意不很明瞭，因為直到最近也沒有可
靠的根據。我們只能夠承認從宗徒時起始，在每主日就有教友的
集會 ⑰。在保祿所設立之會中好似有兩種集會：其一為衆人，專
為聽講問答與學習經文；其一為新教友們而設立的，就是為舉
行聖祭及領聖體。當時教友集團的組織，其徵求的同志，大都是
工人，故日出日入二時便作為他們集會的時刻，尤其在傍晚。

集會的重要目標是訓練，其法採自會堂中的集會的慣例，因為常常有大批教友在歸化之前往裏面去的。故每次念了數節聖經及宗徒的書翰之後，乃朗誦聖歌又念祝文，並且靜悄悄地聽那些有特別標記之先知講道。就是人家所稱之天主聖神的特恩。在特恩中最貴重的算到先知了，他們對人說的是教導，是勸慰；但是最特出的先知可算註解聖經的一樣恩典了，它是聖神默啓之一特恩，天主叫他說自己所不懂的話。(14)

聖教起始時，聖教會內的階級制度尙未規定，當時頂險惡的現象，莫若地方混亂與無政府主義。儒斯多司與加依伍斯的住處倘沒有聖保祿的悍強而有力的援助，那麼早已做成倚耳文盛人的廟宇了，或者至少受得同樣的威脅了：『弟兄們，你們聚會的時候，倘若各人或有詩歌，或有教訓，或有啓示，或有方言，或有

譯出來的話，這些都能作以使別人獲益，但做一切，應以身作則。『爲羨慕特恩典的應用，當劃一規則。兩次或至多三次的註解聖經，在每次集會中說起而且輪流着，有人將把他們所講的譯出來。對於先知也這樣，兩三次說了，不心再多。幾時一人發言時，他人受得默示，則發言者當遜讓而請受得默示者代替他發言。』

那些缺少經驗的高林都人格外重視最顯著的特恩。『這完全是副孩子氣！實際上講起，凡更有益的，那就是頂佳的特恩。如此說來，先知的預言較了註解聖經更緊要多了；因爲預言是顯明而容易懂的話，至若註解聖經，那麼不是這樣，慣常連得說話的人自己也莫名其妙。可是這種一閃即過的特恩，比較常居的聖寵則覺得遜色了，譬如一衆德行，尤其是愛德爲諸德的王后。對於各種特恩的訓領，一言以蔽之：『凡事都要規規矩矩的按着

次序進行^(B)。

這個訓令尤其對婦女而發。高林都的婦女們，不像他處，她們有特種通弊，就是不蓄髮而輕禮貌。大半婦女在集會時不蒙着頭，而且有幾個用了不受任何制裁的默啓的名義，居然在會場中大發其議論。宗徒從這兩件事上見到一種無可避免的惡習，相反其他一衆教會的習慣。在創始記上我們得知女人由男人而出。是故女人蒙着頭是服從的標記。女人蓄髮而蒙着頭，就是給她們同樣的教訓，故在羅瑪有一種制度，侍臣們當剃髮以脫落他們男女間的區別。『婦女在會中要閉口不言；不准她們說話』；『她們若要學甚麼，可以在家裏問自己的丈夫^(B)』。

此外再有一個惡習，就是聖祭的舉行。往昔葛來德(Crete)與辣山代謨(Lacedemone)的國民，對於這種公共筵席是強迫的，在少

數帶上宗教色彩的集會中，猶存此種風氣，在這會內也不妨容納奴才們參加。這種會的組織，或用個人的私錢，或用公衆的欸子，藉以維持之，因為起初時日路撒稜教會採取的是公共生活的形式。有時各團體大家抽出一股，以組成此會，在高林都就盛行這種習俗。這類集會當聖教初興時是值得紀念的，因為與聖體聖事同時舉行的，同時可迴憶耶穌建立聖體的全部事蹟。故聖金口若望也說：『這種集會是一個行愛德的良機，賑濟窮人的良策，一樁極可嘉的壯舉，並且也是謙德的一種』。可是高林都教友藉此而自傲，以私見爲前提。他們放棄了博愛主義，實行分門別戶，親戚與親戚同席，朋友與朋友同席；他們拋棄這大公無私的精神而各自另起爐灶，因此，把貧人與那些遲到的人都置之度外了。保祿痛惡這種惡習發有如下的一段激昂的話：『故你們要吃喝奈

道沒有家麼？抑藐視天主的教會，使那貧窮人羞愧呢？『如此做起，非但不算預備聖體聖事，而且還褻瀆它呢。』^(三)

7 教友與教外人的來往

我們別驚訝這習俗的變相，要知道也有當時當地的背景在焉。高林都教友處在暮氣重重之下，因高林都是一個娛樂而繁華的都城，是一個廣闊的縱情放慾的地方，許多外方的富豪及暴發之徒都到那邊去傾家蕩產，快樂逍遙。當時人家似有一句成語說：『非人人可住在高林都』。高林都是敬拜宛奴斯 (Venus) 女神的城市，侍臣們還請女司祭們服事她。故田奧熱納揀選那邊為宣傳儒學論調的根據地，是不無理由的。

保祿諭令新教友別與那輩無恥之徒為伍，他後首也給他們詳

解他自己對於那些立壞榜樣的教友的態度；因為該躲避那些淫亂的教外人，貪婪的及拜偶像的人們，尤其當脫離這塵世。(iii) 教友在這盛行自由結婚的都市中，為他們應當急救之首務，莫若再三叮嚀他們要尊重婚姻的神聖與離婚之不可能。由人本性的自然反應，歷史上面的事實已給我們足証明白了，人類的墮落的傾向，可說根據於少數人的思想為轉移。因為人家對於婚姻的神聖覺得礙手礙腳，於是乎要廢弛婚姻的制度了；因此，有些人主張放縱一切，但也有些人不加思索地禁絕一切。

宗徒的道理，對於這嚴重性的問題，討論得更露骨而容易領略。其要綱如下：凡婚姻固然當受稱揚，而且在數種環境中當勸之為上策；但是，按事之本身而論，守貞是比較更好。教友第二次的嫁娶加以許可；不過守寡者自然較優。也准許夫婦間的關係

，並且爲聯絡夫婦間的愛情是必要的幫助；可是在一般光景中，壓制情慾者爲更好。總之，我們在這上先當認清好字與更好兩字的區別，以及命令與勸諭之不同。④

講到不能離婚一事，這是天主自己吩咐的。宗徒只傳佈此至高無上的定律，並且說得較其他聖史更顯著罷了。丈夫不可離開妻子，妻子不可離開丈夫；但，倘若誰遇到特種情由而要求分離時，那末，她們或者仍同丈夫和好，或者不能再嫁，他們也不能再娶；這些話明証在任何環境中不能拆開先前的婚姻。換句話說，就是不准離婚，何奈在教外人中間這種事情是屢見不鮮的。⑤

上面所講的婚姻制度是對教友而發。對於教外人中的婚姻不生同樣的效力。凡夫婦中一人要進教者，他可絕對自由離棄其配偶，只要配偶仍是外教而不容納夫婦間的和平者。這就是所稱之

保祿特准，因為他用天主的名義傳揚了這端道理。

此外，再有教友與那拜偶像的人的來往，也加給保祿一種艱險不安的掛慮。要知教外人對神的尊敬另外用各式祭禮來表示，他們無論碰到公共的紀念日，或家庭慶辰，或其他……他們必祭神。祭過神的祭品有時就在位壇上他們吃了，有時却在家庭裏逢到生日，或婚喪喜事時，那些祭品就在盛筵中消盡；慣常幾時城中的官吏及富翁們舉行百牛祭禮之後，他們把祭過的牛肉賤賣給屠夫，而屠夫乃出售於市場。

從這裏，教友們每天內遇到三種良心上的難題。他們因着地方習俗關係可去參加祭過的筵席麼？他們至少能應諾親戚或教外朋友之邀請而去吃祭過的犧牲麼？他們能在市場上到教外肉莊去買祭過的肉麼？

其第三問題最簡單，宗徒滿口稱可。當然，在市鎮上可買一切出售的東西。祭過神的禮物不能染污其物主；因為這種獻禮不能使受造物不屬於造物主，而做成理想上的偶像的專有品。其二個問題不能這樣講了，凡被請往教外親戚那裏去應酬的教友，沒疑地，他們可吃一切所陳設出的東西；但，倘有一菜，被主人指為祭過神的，則當禁食，以免給人立不好的表樣。至若第一個光景，那麼與其他兩個截然不同。一個祭偶像的筵席終是一件異端。誰參與其間者，非但給人立惡表，而且過意與份在這不可容納的禮儀中。「你們不能喝天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天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

聖保祿居留高林都有一年半之久，就是直到五十二年五月裏，當哲士 衰乃葛 (Senèque) 的長兄 茄利翁 (Callion) 做總督的時候，說到這位哲士的哥哥 茄利翁，他真可稱謂諸德之表率。凡熟悉他的人，沒有一個不羨慕他而不敬崇他的。史太斯也極口稱揚他的天資的溫良。

猶太人以為良機可乘，意欲趕走聖保祿。他們於是在總督前面誣告他，說他是一個煽惑衆心的搗亂份子。宗徒正要伸明的時候，茄利翁即阻住他的話且叱咤猶太人說：『啊猶太人！倘若訴訟一椿罪孽或犯法之事，則我給你們判審；但是對於些名字與字句的瑣屑問題，對於你們律法的爭端，你們自己去定斷好了；我不願與份在這一點上』。他說着，乃傳令軍人趕走那些原告的人，常想覓機在猶太人身上尋事打趣，或發洩心中平日藐視他們的希

臘人，覺察了總督的這番舉動，他們就捉住了會堂之長沙司笪納 (Sosthene)，沒頭沒腦的把他痛擊了一頓。可是茆利翁以為這是無智下流人的暴動，他也不屑干涉，故竟置若罔聞。

高林都的緊張空氣漸漸地寬弛了，保祿在那裏又留多少時，待他的傳教工作認為滿意地完畢後，就動身他往。潑利希辣和亞基拉伴同他往厄弗蘇，他們決意絆腳在那邊。保祿與猶太人接觸之後，他們大家挽留保祿，保祿答應他們先到巴力斯坦後再來，他乃續行而下衰柴蘭，大約也巡查了日路撒稜教會，後來重新回到安底蓋整備他第二次的啓程。

註：

- ① 致諦莫太第一書 四，一四； 致諦莫太第二書 一，六。
- ② 大事錄 一六，六： *Vetati sunt a Spiritu sancto* .
- ③ 致茄拉太書 四，一三。
- ④ 大事錄 一六，七： *Non permisit eos Spiritus Jesu* .
- ⑤ 大事錄 一六，八一—一〇。
- ⑥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一，二一—二九；二，一一—一五。
- ⑦ 大事錄 一八，一一—一三。
- ⑧ 大事錄 一八，六。此外再可參閱 一三，四六，五一；二〇，二六。

⑨ 致帖撒落尼第一書 二，七——一二；二，一七；三，六——

一〇。

⑩ 致帖撒落尼第一書 四，一三——一八。 致高林都第二

書五，一——五。

⑪ 致帖撒落尼第二書 三，七——一二。 致帖撒落尼第一

書 四，一〇——一二。

⑫ 致帖撒落尼第二書 二，一——二。

⑬ 致帖撒落尼第二書 三，一四——一五。

⑭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一五，一——九。

⑮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一五，一二——二八。

⑯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一五，三五——四九。其來源出自創始紀

二，七；五，三。

- ⑦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一一，二三—二六。
瑪竇 二六，
二六—二八。
- ⑧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一一，二七—三二。
- ⑨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一〇，一六—二二。
- ⑩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一〇，一七。
- ⑪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一，二六—二九。
- ⑫ 大事錄 一八，八。
- ⑬ 致羅瑪書 一六，二三。
- ⑭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一，一六；一六，一五—一七。
- ⑮ 致羅瑪書 一六，二三；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一，一
四。
- ⑯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一六，二； 大事錄 二〇，七。

- ㊦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一四，一三一—一四。
- ㊧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一四，二六一—三三。
- ㊨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一一，二—一六及一四，三四—三六。
- ㊩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一一，一七—二二。
- ㊪ 致高林都第一書 五，九—一三。
- ㊫ 致高林都第一書第七章全。
- ㊬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七，一〇—一一。
- ㊭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七，一二—一五。

四 聖保祿在亞洲

I 在厄弗蘇傳教

1 傳教的要塞厄弗蘇

保祿一得機會，即實行他的志願而往厄弗蘇傳教去了，他在安底盜基，作一個短時期的居留後，即伴同諦莫太到那邊去。在第二次開教中，西辣是他的一只右臂，但現在不知怎的却不同他在一起了；那年幼的希臘人在日路撒稜抵抗猶太人同盟而嘗獲勝利的諦太，從此以後直到他行程的終點，常是他忠心的伴侶。⊖

我們只要考察他經過的地方，也便於確定他的行程了，譬如經過茄拉太國土的境界及弗利祺（Phrygie），再道經小亞細亞高原而抵厄弗蘇。當他路過時，末次到他的出身的城市裏；但是他過了西利西城門之後，不如前次行程的向左走去，而却向北走去，就是向蒂阿納（Tyane）與衰柴蘭地方走去，後來漸漸接近東角邊上的茄拉太。他同時招顧四散在鄉村間的可愛的茄拉太人，並且預先給他們提防各種險境，他也誠懇地再三說：「假如有人宣傳與我所教給你們不同的福音——就算他是從天上來的天神——亦將受教會的棄絕！」

在茄拉太與里第中間，隔有弗利祺哀比笪脫（Phrygie Epictete）高原，瘴氣滿壑，道路崎嶇，這個陰森森的山谷四週環繞着黑沉沉的松林，峯頂白雪，掩映天際。繼而到加帶魁瓜蔓（Katakékan-

ene) 灰黑森林，在那里獨多褐色的灌木，間有噴石與岩石，看起來真是一幅淒涼的圖畫。媚愛的里第(Lydie)平原與它接壤着，形成凶險的境地。在那邊有一條明媚如畫的道路，婉延曲折穿過脫穆肋(Troie)山間的隘道，經過衰司脫肋(Caystre)山谷直達厄弗蘇，這是為保祿久已懷念的地方。這隊傳教人馬從安底盎基開拔後，至少至少經過三六處宿營，走了三百餘里的路程。

如果你觀察小亞細亞地圖時，你將注意到狀若手骨的西部，伸在愛琴(Egee)海裏的五支山脈，好像五只手指般緊束着四條並行的江河：加依格(Caïque)，海耳昧(Hermus)，衰司脫肋，蔓盎特(Méandre)。距離那些河口不遠處，位有四座昔時稱霸的故城，亞帶肋省首屈一指的都市叛耳憂昧(Pergame)；素稱一亞細亞之輝耀的司米爾納(Smyrne)，世界上罕見的厄弗蘇與其阿耳筮米廟宇

；最後是有許多殖民地的沔蘭城 (Milet)。其中厄弗蘇獨佔優越的地位，商業繁盛，是羅馬總督常駐紮處，也是歐亞間貿易的中心

阿那刀里 (Anatolie) 是國際上的十字街。那里是一衆在有史以前侵略歐洲的民族，一衆從歐洲返到中亞細亞深部之百姓的必由之路。縱橫其上的有幾條天然道路，近今的鐵道也照着這路線而伸展起來。出征諸軍隊們，哀筮人 (Ethiëns)，阿西利人 (Assyriens)，里第人 (Lydiens)，波斯人，麥衰度納人，西利人，羅馬人，希臘人，亞刺伯人，法郎人，土耳其人，奧刀孟人，他們都是造成那些路線的開發人；大家一切思想的交換，不論在軍政上，社會上，宗教上，都照着那些自然的路線而滙合在厄弗蘇的。這就是為宗徒在那裏傳教的戰略上最先應認識的幾點。

從他視察之後，就發生一些變化。有一個在亞立山特利的猶人名叫亞巴駱，他做事很熱心，又有口才，對於研究聖經學興致十足，并且他當時已經是個保守者，而在他的信德上已下了很鞏固的根基，他在那裏對自己的同胞們宣講一切關係耶穌的事。當然，他對於教友的認識力還很幼稚，阿基拉與潑利西辣即負擔完成他的宗教教育，從高林都來的教友們十二分欽佩他的學識與人格，於是設法吸引他到自己的國土裏去。因此，他就在那邊教會裏服務，他的忠厚與辦事的本領都令人稱奇不止。他格外在猶人中間勸教；一面根據聖經，一面給他們證明耶穌是先知所預言之默西亞。

忽地裏他離開了厄弗蘇，這樣他就把他的門徒們放在聖教門外而沒有領他們進去，大約他直覺上覺得他的宣傳工作裏還缺件

什麼似的，他想還是推讓給後來的賢明完成他的工作吧！當保祿到時，已招得十二三人，他們都說自己是教友，但他們只知道若翰的洗禮，故只有阿巴略（Apollos）能教導他們。於是宗徒問他們領受過聖神了沒有？——他們答道：我們倒不曉得有甚麼聖神啊。——所以你們用何名義受洗的？——是用若翰的洗禮。——是用若翰的洗禮，保祿再復了一遍說，若翰所授的是懺悔的洗禮；可是這洗禮為預備百姓，叫他們相信當來的人，就是相信耶穌。十二門徒聽了只要求相信，他們乃再領取正式的洗禮，就是耶穌的洗禮，保祿也給他們接手在頭上，天主聖神乃下降到他們心靈間，他們乃能通萬國方言並且預言未來之事了。

這件事在聖教初興的歷史上產生絕大的影響。現在我們也不必詳叙四樁奇特的事件，只述其大概情形彀了。聖洗聖事的意義

效驗的訓練，便是保守者在領受聖事前之加冕禮，因為既然阿巴略還是保守者，故仍站立在底級。——誰要領受聖洗者，必當相信天主聖神及天主聖三的道理；由這點上觀來，誰領受聖事者，也必領受聖三。——雖則聖洗聖事與領受聖神合拼成一個禮儀，到底這兩個禮節是有區別且可分離的；聖保祿按手在新領洗禮者的頭上用的是宗徒的名義，我們曉得他慣常不是親自給人行洗禮的。——故他在厄弗蘇，一如在茄拉太，在衰柴蘭，在高林都，常用外面可察覺的標記來請聖神降臨到人心靈上來，表示他有祝聖他人的權能。

2 手工

除了潑利西辣和阿基拉倆人外，還有其他散居在厄弗蘇的教

友：至少他把阿巴駱托給高林都教友。保祿的第一個意念是要照顧他們，使他們大家團結。罷工日在會堂中遇見的人，大概是猶太人；保祿以會堂作為他的傳教事業之發祥地，總樞紐。在那裏，他儘量的述出現在所處之環境的性質和目標，且從古經上面証出其來源。這樣經過了三個月頭，聽衆們也不發生甚麼過激的反應；可是到後來不知怎的弄出了許多爭端，因此，人心齊活動起來，他的仇人不再信服他的証理了，不但如此，且又加之以侮辱和諷刺的話。他在會堂內逼得無立足之地，乃陪着他的門徒們同往帝臘奴司 (Tyrannus) 的學院裏去暫避風頭。同時，他確知在厄弗蘇的逗留是將長久而獲益的，他為長久的傳教計，必應組織一顆傳教的生活素。

保祿作事常望準一個原則。在傳教時他的第一個同伴巴爾納

伯，他早已熟悉他的做人，倆人協力興辦與衆不同的事業。這不是他的無智或懷疑。他們完全明白古教伺候祭壇的司祭，他們靠着祭壇活命，但是福音的工人，天主也命應該因福音而生活。兵士們由軍官養活；農人藉地野裏的菓子活命，牧童藉其羊羣的產品以餬口；這是爲我們所知道的與梅瑟記載着的有同樣的意義，就是畜類在場上踹穀的時候，不可籠住牠的嘴。

可是保祿的別種做品也不無理由，他寫信給帖撒落尼人說：『你們知道我們不白吃人的飯；可是辛苦勞碌，晝夜工作，免得使你們獨自受累。這並非是我們沒有名分受你們的供養，只是要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效法我。我們在你們處的時候，曾吩咐你們說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得飯吃』①。這便是他工作的三個動機，就是：勿使教友負擔太重，給新教友立表樣，並且叮嚀衆人

大家作工的公例。其第三個動機，顯然是引証古經首上幾章內所載的天主的話，說：『你將把額上的汗珠來換得飯吃』

名分問題在十二位宗徒領導之下顯然已經解決了：『難道我們沒有權柄靠聖經吃喝麼？難道我們沒有攜帶一個信天主的姊妹爲伴侶帶着一同往來，服侍我們給我們把持銀錢的出入，彷彿其餘的宗徒和耶穌的弟兄，如伯多祿一樣麼？獨是我與巴爾納伯沒有名分麼？』③當然他們倆個也有這種名分，那是沒有異議的；可是保祿絕對沒有用過這種名分。這是他的榮耀；而且是他極重視的榮耀，以致寧願死而不叫人使他們誇讚的落了空。他所說的理由看起來似乎很微細，大約就是這個：宣傳福音是我的本分，對之，我們不能失職；然宣傳而不望酬報，因之人可不化一文而得福音。這就是一樁榮光的事，足使具有偉大的人心感動。盡好已

職，果屬可嘉；但若拋棄一切，豈非益臻完美嗎？這就是我所羨慕的榮光，我所貪求的花冠：我的一切爲一衆人，我犧牲一切，也爲一衆人，我寧服事他人而不受人服事，來效法我師救主耶穌

·
④

在高林都他宣傳的方法更形得勁。在這種商業繁盛的城市中他用大公無私的精神與環境相周旋。他明明知道有許多地方對於金錢問題是容易投合的，但他謹慎提防着人們的非議，我們看起來似乎過度的；他竟然不接受存款的利息。他這樣作品也有理由的。那些在高林都追隨他的同僚們獲高價而授業別人，他們也想鈎誘他來師法他們。當知雅典哲士們常苛責蘇格拉底學派之不取分文而教授。他們慣說學問給一般不受俸金的人糟糕了。因此，高林都的身披羊皮的門徒們誣告保祿，說他輕視福音，以致奉送福

音給別人。一個不受分文的教師，是沒有價值的。外加他勞作得好似一個下等工匠，怎能配得上做宗徒呢？在猶人眼裏視手藝算是榮耀的，然在希臘人的觀念中，却大不其然。亞里斯多德所尊重的人格是一個不被需用所羈絆的纔是自由人。但，保祿的這般奇特的行爲究有何意？奈道保祿不信任新教友麼？他猜度他們後悔自己供給他的日用糧麼？

我們知道了上面的幾些疑問，即可領悟他的答覆：『我輕已以高舉你們，我盡義務來給你們宣講天主的福音，算是犯罪麼？我拆毀其他教會的經濟來給你們服務。幾時我在你們中間覺得窘迫了，也不要你們負責；從麥衰度納來的弟兄們來救援我的窮乏。我在過去怎樣對待你們，在將來亦始終如一的待你們。靠着在我身上的基多的真實，我宣誓人家終不能除去我這個光榮的動機

在亞加以國土內。抑是因爲我不愛你們麼？天主知道我愛你們的。『並且他們要使我們效法他們一務使他們相像我們』。那些奸刁的匠工面上化裝上基多門徒的名義，腹中包藏着貪吝的五臟。

聖保祿把自己的行業和工作的習慣搬至厄弗蘇，在那裏一如在高林都，他工作在阿基拉和潑利西辣的家裏。他們的作場靠近碼頭，那塊地方，好似初次教友集團的一只搖籃，並且人家還可瞧見那地的雙層聖堂的地基，全地球第三次大公會議就開在其屋牆之下。他在厄弗蘇猶如在高林都，他一些也不虧負他人，他也能對那些奔來與他話別的厄弗蘇人說：『我一些也不欠缺你們，何論金子，銀子。你們該知道，這裂紋胼胝滿掌的雙手維持了我自己及我同伴的性命』。

3 在厄弗蘇的一天

現在我們容易講述聖保祿在厄弗蘇的每天的工作了，他辦事很忙碌，幾沒有一些的空閒。聖教會召集那些平民和勞動之輩，為開朝會，只得在日出之前，希臘化的羅瑪集會的時辰是很早很早的。黎明時，職工們與夥計們已經掀開他們的櫃窗了；路上行人已經來來去去的不絕，賣蔬菜與賣魚的人們已都充塞在市上了。作詩人諷刺這些嘲雜聲，好比雞啼之前的小學教員們剩一線星光，提高了聲調朗誦他們當天要教的生書，以致攪擾一輩人們的清夢。倘若開工得早，那末，完工的時計也早。近午時，人們即用中飯。其餘的時候是歇晝，或出外逛逛，或練習健身的武術，或念書，或互相談天，或去沐浴，直至日落西山乃吃晚飯，這頓晚飯在古時算一天內正常的一頓。故保祿也在膝上蔽了一塊布；

很早的坐着做他的織工。在十一時與正午之間，帝臘尼的學校放午飯後，宗徒就去從事福音的宣傳。

這個帝臘尼學校的教授，沒疑地是文學或哲學教授。無論他這座學校是地方公立的，或由他私人創辦的，他終之極贊成與保祿相分派這塊地力。在西方的譯本內對於「宗徒大事錄」上有一段奇特的註解。在譯本上說：「保祿每天從五時到十時在帝臘尼學堂內演說」。就是從上午十一時至下午四時止。在十一點鐘上，這位教授結束他的功課，而宗徒却開始他的工作了。人們可設想有一塊公共場所，在人羣出入之處，僅僅把一個欄干與一方窗簾來與行人隔絕。於是無論教友，保守的，袖手好閒之徒，好奇的人，仇人們，各都圍繞在這位新教授的座位的四週。其中有些人藉以獲得真道，有些人藉以消磨光陰，有些人乘機略試其吹毛

求疵的爭辯，這都是爲東方人的通性，下午四時，當日落西山前的兩小時左右，聽衆們才一一離座回家去治理家務。這時候，保祿稍得空閒，乃出外探望人家，這是爲他傳教的著要方法之一。舉祭聖的集會有時拖到傍晚，當禮節舉畢的時候，往往早已是暮色沉沉了。

我們到這裡詳述他的傳教方針，兩足年不變更，其成績已斐然可觀。『亞細亞的一衆居民，無論猶太人或教外人，都聞到了天主的話』。聖路加的這句話粗看似乎過分，細辯却有意義。在羅瑪人心目中的亞洲，不是指整個亞洲的大陸，也非小亞細亞，但指這名字的總督省，其界限就是從道經仙泉葛 (*Cyzique*) 與陶里藍 (*Dorylée*) 之北部的一條路線，下向至里加奧尼平原之直角，包括弗利祺百老來 (*Phrygie Parorée*) 全境，又經印度 (*Indus*) 而與海爲

鄰，與喀特（Rhodes）對峙：果眞是一片廣大而繁華的大陸，其面積差不多等於法國四分之一，並且還有許多人口衆多的市城。阿巴加里司的七個城構成其中心區。

當時厄弗蘇却是週圍各省的中心，因為羅馬的政治與經濟是一統的而且集中的，而希臘舊制的自由城，則各自劃開，好如小規模的自治區域，其舊制度早不通用了。按着地位之重要，在羅馬管轄的大都城中，在亞立山特利與安底盎基之後可算到厄弗蘇了。有三種原因使那塊地方的人口猛進：就是它的位勢，它的碼頭及它的廟宇。它眞如我們上面說過的是阿拿刀里路的樞紐，也是那些從亞洲到歐洲或從歐洲到亞洲的旅客們會合之處。它的碼頭現在已舖滿了蘆葦和野草。阿兒筮迷（Artemis）廟宇也吸引了許多從亞洲各部以及從其他很遠的地方來的外國人。

保羅在帝臘尼學堂裡的講座上，不斷地講道。好些被好奇心所驅使而來聽講的，當他回去的時候，却也變成了宗徒，而且也往遠方去傳揚福音。哀答弗拉 (Ephras) 與高老司的飛雷蒙 (Philemon de Colosses) 就是此例。是以福音的聲浪，響徹各處。當然，這不是保羅一人能够勝任的。他從厄弗蘇遣派使者到處去駐紮，他所能夠見到的地方，猶如他的口頭語說的，「各處都開着信德的門」。就是這樣，不出三年，小亞細亞的一衆居民不論直接或間接都聽得了天主的道理。

魔術與驅妖

但是，這般敏捷的征服，倘若他只靠着口才與聖德而沒有先知般的預言與發聖跡能力者，那麼，是不行的。他的宣傳發生絕

大的神能，誰只要一觸着他的應用物，就得見聖跡。譬如他的洗面布，他在作工時用的蔽膝布，倘碰在患病的人身上或負魔者的身上，病可霍然而愈，魔可遽然自走。他在厄弗蘇發了一個最奇特的靈跡以致闖動了合城的人士。

當時，盛行一種魔術，為現代例國所禁止的。除了少數人外，大眾都相信這種魔術，就是用某種術語，可制住或激動其潛藏的能力而變化物性的現象。希臘與羅馬的外教人們，他們臆造出許多秘方，說可醫治百病；那些方法只能作証他們的魔術，而端不能說他們有聖德。在原始時代的民族中，視醫生與巫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老益貝陶克早已發明了什麼秘訣，說用之可療治百病，使人不老，可使風師雨伯都受其指揮，而且據說又可復活死人哩。那些咒語是從各方徵求來的。譬如你要知道一件奏效的

寒熱葯方，那麼，你當「在日出之前摘下一頁橄欖樹葉子，寫上三個字 *Ca lora*，且掛在病人的額子上」，這就是一例。魔法有好多種，如同念咒，顯現，邪法，迷葯，幻惑，用臘像詛咒，或用幻術殺人，以及一切黑色魔術的方法等等，雖則在法律禁止之下，也弄得五花八門。恐怕世界上沒有一處像厄弗蘇一般地把幻術來稱耀的吧。厄弗蘇人的文學依舊是著名的。只是那些呪語中雜上許多不通的句語或外來的神道的名字罷了，人們把這些術語，有些放在家裡，有些放在自己身上，以避災免禍。他們齊敬拜阿娜女神；并且，有些人把這些神通的標記彫畫在神像的身上。這種行為合理與否，猶人終視施行魔術的人在例外。果實在無量數的呪語紙章裡，直到如今，我們還屢屢見到神道的各種不同的猶太名字。他們以為最著名的技術要算驅妖的一門了。他們慣常

講起這種驅魔的學問，是撒落滿王傳給義辣爾子孫的，故也即是從天主處來的。有一等闍賴阿柴 (Elezar) 在瓦斯入先查 (Vaspasien) 前面施行驅妖術的時候，他的兒子們和全部軍隊都駭得魂不附體。照着施術人的意念和性質發生特殊的效驗，可是終不出乎用手勢或用符呪。

有幾個行魔術的人，由此城到彼城奔走不暇，靠了這項技術賺錢活命，當他們經過厄弗蘇城的時候，心裡奇異得發慌，怎的保祿既不用草，也不用魔術環，而且又不念甚麼古怪的符呪，如同 (Shabriri) 與 (Abacadabra) 等話，而驅魔比衆靈驗呢。因此，他們思忖着改變自己的術語，今後用如下的方式說：『我奉保祿所傳的耶穌勅令你們出來』。猶人山瓦，自爲大司祭。他的七個兒子，望藉着父親的聲威，開始應用這新術語。一天，其中兩個兒子

乃嘗試驅魔，那料鬼對他們說：『我認識耶穌與保祿；可是我不認識你們』。同時負魔者跳到他們身上，雙手抓住了兩個人，脫去他們的衣服且重重地壓打了他們一頓，他們倆幾乎不得逃生。

這樁事情發生後，厄弗蘇起了許多議論。猶太人和外人齊衆口一辭的說他們中間有一個較任何法術更高妙的術士；並且，他們一面雖則稱奇納罕，一面也自出心裁的誇讚主耶穌的名字了。有些是教友，是保守，他們也一味盲從那些人群，故後首他們也趨赴宗徒前面來認錯且後悔自己的無智。那些猶豫不決的人也被聖寵感動而終於窺破這學術的虛偽，雖然他們因着好奇心拿符咒的書本給他看，但，大家一致把那些邪術書公然付之一炬，有人估量被燒去的書價將近四五〇〇〇法郎——其估價也許太高，但也可以想見厄弗蘇確是一個滿佈着這種魔術的學問的地方了，此

業在內地頗受民衆的歡迎。這不是沒有緣故，因為他們要脫離病痛和死亡，是以雖然要付出更高的代價，他們不也嫌其昂貴的。

5 高林都的混亂狀態

繼猶太魔術而起者又有一件值得記憶的事。在五十六年的春天，高林都人致書保祿，問他道理與倫序風化，同時有許多從亞加以來的人也報告他，說有一等搗亂份子在公共場所開始活躍而鬧事。葛絡愛 (Chloe) 人給他指出了賭窟同酒館之所在，此外，再有人隱名告訴保祿，說，有一個教友同了他的岳母同處，有傷礙風化的行爲。

高林都人的輕躁性是聞名的。他們拆毀偶像也容易，建設起來也不難。田翁基所 (Dion Chrysostome) 述說出他怎樣被他們請去當

衆演講，不知怎的提起了他們的興奮，在大衆歡呼之下給他豎起一個銅像；但是，隔了十一年，他復回到高林都的時候，人家早已把他的名字拋在九霄雲外，他的銅像呢，更是連影跡也都杳然了。在保祿身上也碰到過同樣的趣史。他們始而驚奇納罕，繼而漠不關心了。假如他常常保持着幾個忠心的門徒，他們也必想他是口若懸河的阿巴駱，或是宗徒長伯多祿；可是有些人自以爲比衆高明，昂昂然說只有基多能如此。其實這些黨會既不是異端，又不是裂教；它也不破壞人的信德和共衆敬禮，不過他們彼此爭執而意見岐離罷了。

我們將看到宗徒用甚麼話來評論那些事件。他首先叱斥那些過信的人說：『保祿爲你們釘了十字架麼？你們是因了保祿受洗的麼？你們中有人說我是屬保祿的，有的說我是屬阿巴駱的，這』

豈不是你們和世人一樣麼？阿巴駱算甚麼，保祿算甚麼，無非是執事，照天主所賜給他們各人的，引導你們相信。我栽種，阿巴駱澆灌；惟有天主叫它生長。可見栽種的算不得甚麼；澆灌的也算不得甚麼；只在那叫它生長的天主。『所以無論是誰，不可拿人誇口，因為萬有全是你們的，或保祿，或阿巴駱，或則法；全是你們的，並且你們是屬基多的，基多又是屬天主的。』天主的執事人，管家者將報一個驚人的賬目；然而這不是他們的屬下人該判定的。(五)

到後來保祿用和緩的聲調責斥他們說：『我寫這些話不是使你們羞愧，到底為警戒你們猶如我親愛的兒女一樣。因為你們在基多，為師的，雖有一萬，而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用基多耶穌的福音生了你們。』他對於那行不潔之罪的人，滿腔蘊藏着尙未

爆發的怒火。

岳母與女婿相配的一件事，在猶太律法上與羅馬律法上共在被禁之例，這一點教外人也共認的。不過！在高林都有一個教友與他的岳母相姘。其餘教友也不當以為事；他們照樣與犯姦者相來往，可見這犯姦者定是一位名流，因此，他們也不阻攔他在會場內自由進出了。

宗徒第一個主意，是要宣告此無耻的罪魁加以絕罰的罪名，就是與聖教會脫離關係，算屬於魔鬼麾下的奴才。可是他思忖了一回後，拚命制壓住自己的怒氣。當年，恰巧逢着猶人在八天內不吃無酵之麵的時節，直到吃盡發酵麵時再吃。保祿寫信給高林都人說：『你們當是無酵的麵，因為我們的巴斯卦羔羊基多，已經被殺祭獻了；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邪惡』

的辭：『你們應把那惡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所以與淫亂人停止相交，這番舉動爲的是使他覺悟而早日改惡遷善^⑥。

6 銀匠的騷擾

在五十六年的復活節上，保祿把寫給高林都人的答覆托給了諦太。有愛臘斯得伴同着的諦莫太，他正要到麥衰度納去。倘若環境是許可的，可推進其傳教事業直達高林都；可是他還不能決定阿巴駱與他們同往，因爲這個人做人誠實，他去了，怕懼激起民衆的反抗而復燃起爭吵的星火。於是他立刻決定親自赴麥衰度納去，爲的是要在高林都過冬，他願意逗留在厄弗蘇直到降臨瞻禮；因爲他說過：『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爲我開了，並且反對的人亦多^⑦』。

所以，即使有許多反抗的人，他仍希望引進基多福音的門是那扇？這謎也很容易揣度的。

在四月裏，另外是敬禮第阿娜女神的節慶。繼上有公衆的遊玩，有文學與音樂的比賽，有興高采烈的大遊行，在遊行的時候，有年輕少女穿了雪白輕薄翩翩欲飛的衣服在街上如穿花蝴蝶般的前進，第阿娜滿街戶口，供滿了神像及她的標幟等物件。在車馬賽跑場裏，在遊戲場裏，人們可見到力士與拳師們的武藝，有車與馬的比賽，有幻術家與優伶們的表演。那些虔誠的人們被這宗教大禮所吸引，紛紛從亞洲各部而來，有些是從鄰省來的；一面是舉行第阿娜的慶辰，一面也是一個遊藝大會，一個繁盛的市場，那些好奇者和遊手好閒的人們，無論商人與職員，一齊混雜在這些朝山進香的人羣中。這樣繁盛的遊藝大會為保祿當然是極

好演講的良機，既然有很多現成的聽衆，他於是準備下手他對於一切未來的遭遇，一點也不生恐懼。

戰鬥的猛烈實出乎他意想之外。猶太人的驅妖與火燒符咒的書本一事，早已使他們毒恨他猶如眼中釘；而現在呢，第娜阿廟宇裏的全體人員聯盟着整備與他決戰。因爲他叱責那些金木頑石的偶像演辭，對於那些第阿娜的熱誠的善男信女發生了影響，他們對於第阿娜的尊敬漸漸地冷淡下來了，這個冷淡，在神像前不似以前的熱烈與擁擠上可以看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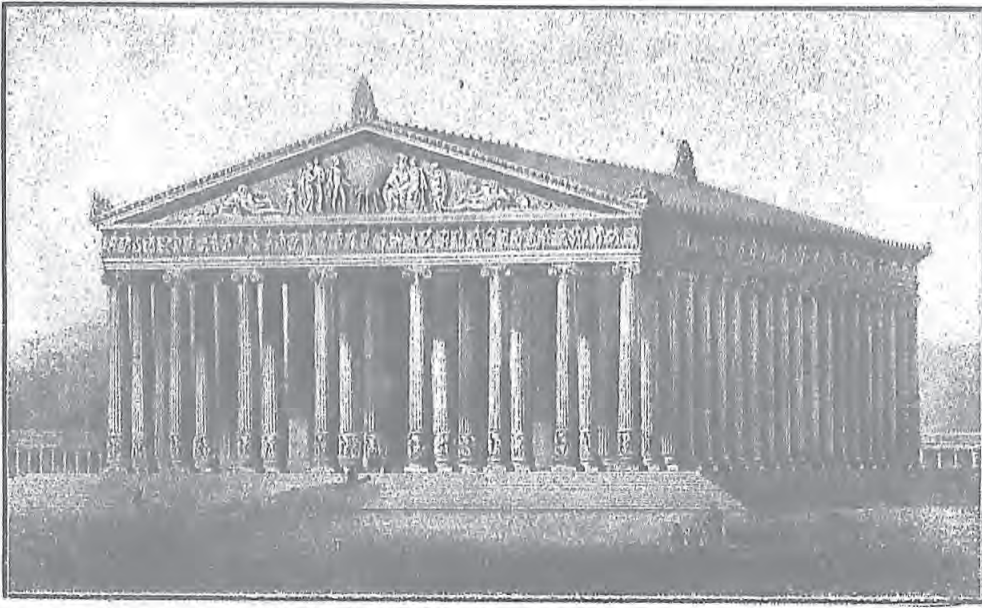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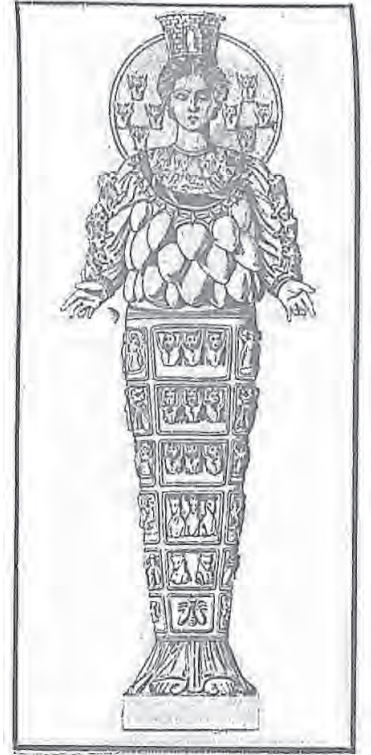
說起那些偶像，製得毫無藝術。厄弗蘇的保佑神絕對不像辣丁人所稱之第阿娜女獵神與希臘人所稱之亞耳笏米一般。這個女神是五穀豐收的女神，酷似東方弗利禰人的仙助，番尼西人的阿司帶 (Astarte)，西利的亞刀茄底 (Atargatis)，加百陶斯的瑪 (Ma de

Cappadocce) 一般。一尊最古的像是塊隕石，就是把從天空落下的一塊黑色石做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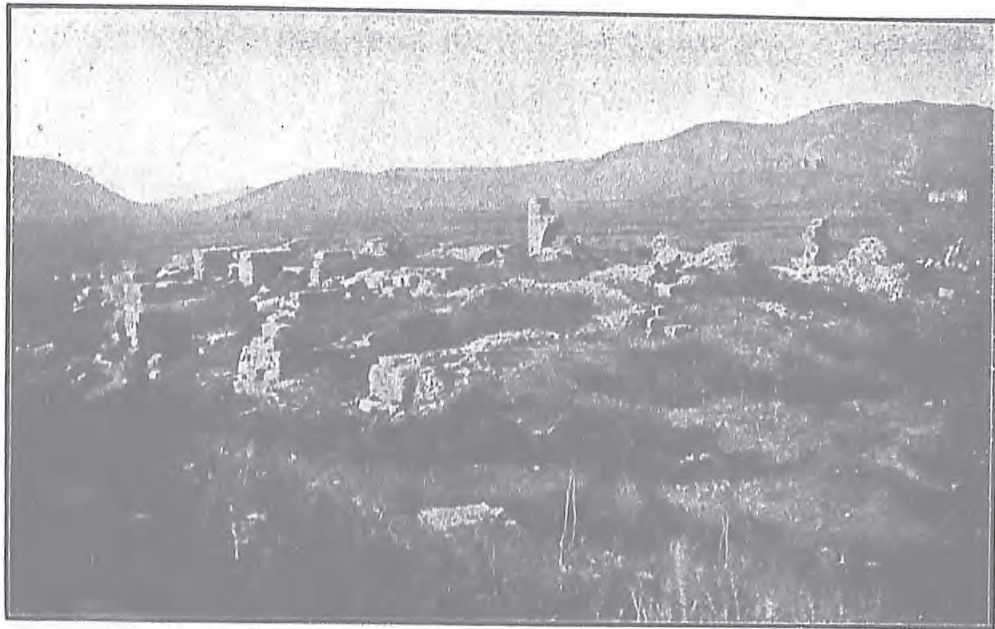
在厄弗蘇有一種製造神像的聯盟會，這些製造的大概是把女神像做在一個精緻而纖小的神龕內，這神龕是仿着各地著名的廟宇而雕成的。這些神龕人們往往出於許願而供作家堂，或作為驅邪符，或者放在墓畔作為符籙。窮人以木或泥土來彫塑，富人則以金銀來彫塑；當然，這種偶像及神龕的出售在朝聖的一月裏銷場最廣。可是人們感覺得今年這項商意，大不及以前幾年了，跌下了不知多少。於是，那個很有威勢的銀匠名代蔓替伍斯，召集了他的同僚們以及在廟裏工作的同事們，向他們宣誓這次商意的不景氣，說：「我的友人們，你們不知道這可惡的保祿怎樣煽惑民衆的誠意，因着他常說人手作成的不是神。我們應當注意，倘

第二節·)
 一九章三
 (大事錄
 時·
 叫了兩小
 ！約喊
 的第阿娜
 哉厄弗蘇
 說：「大
 齊聲喊叫
 神·衆人
第阿娜女

↓



厄弗蘇 (Ephese) 的第阿娜廟宇



昔日繁榮的厄弗蘇現在成了一片荒場

若我們不再準備與他相周旋，那麼，敬拜大女神之威榮將被人忽視了，爲此我們將感到凍餒了」。

代莫替伍斯(Demetrius)這樣以獲利爲目標的言辭，確激動了衆人的心，是以地方上立即響應而大家一致怒氣填胸，莫不覺得前途的恐慌。一大哉厄弗蘇人的第阿娜！這喊聲從廟裏傳到城裏，一路上，行路人與好奇的人們大家大吹大擂的擴張亂黨，這種囂嚷聲在城裏漸漸地鼎沸起了，大半人不知道羣衆聚集的理由。同時，在民衆集會場所麤集了五千餘人，保祿的兩個同伴加依伍斯與阿利斯帶葛剛巧碰着他們，也被羣衆絆住。至若保祿自己，倘沒有上主的聖跡救他，恐怕終難免一死。

保祿起初想要投身人羣中，給那些發狂的羣衆講個皂白；可是他的門徒阻攔他前去，有幾個亞洲首領也這樣勸他。這輩亞洲

人，亦算是人羣中的領袖人物，他們是玩具一道的總管者，因為對於玩具也受他們的贊助的。他們來到厄弗蘇專門為過節期的。他們一聽了宗徒的宣講，也表同情而接受他的道理。故他們也誠意地勸阻他別冒然狂犧牲了自己的性命。

有一個如德亞人，名叫亞立山大的，他因着其他猶太人推委擠進人羣中，意要教人們認清這個基多徒，同猶太問題的不可誤渾為一的，但亞立山大擠進了人羣內，揚起手做了一個手勢，要教民衆肅靜聽他的辯白，但人們一知道他是猶太人，震天響的呼聲壓住了他的聲音。在整個兩小時內，那些如狂似瘋的人羣，都拉直了嗓子，高喊着大哉厄弗蘇人的第阿娜！大哉厄弗蘇人的第阿娜。

這種情節很便於注目的。厄弗蘇的公共遊戲場，是築在比翁

(Pion)小山的山坡上，在山頂上望起，全個城市與碼頭盡在眼簾中，在山的再一面望起，可遙見那風帆點點的碧海與縱橫南北的兩條海峽，擁抱着衰司脫肋平原。故無論在浴堂裏的人，在碼頭上的人，在大路上走的行人，都可望見那些堆積在高處的人羣；他們都可聽得他們的呼喊聲。毋怪聖路加說合城塞滿了喧嘩聲，亦說得不過分。

這樣沒頭沒腦的叫嚷了半天，有一個城裏的書記出來調停。這個人算是城中的紳士，管理羅馬與希臘兩地的貿易。他有權柄治理例法，維持地方秩序，能召集會議或監督聚會。故對於這樣事件，他早已明白羣衆的心理了。他即撫慰衆人說：『厄弗蘇人哪，誰不知厄弗蘇人的城是看守大亞耳筮米廟和從天上落下來的那像呢？這事既是駁不到的，你們就當安靜，不要造次。你們把這

些人帶來，他們並沒有偷竊廟中的物件，也沒的謗讟我們的女神。若是代蔓替伍斯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上訴的一日；也有官長可以彼此對告。你們若問別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斷定。今日的渾沌，大有叛亂的形景，我們難免將被查問。因為我們這次集衆，說不出一個目標來』。他說了這話之後，即作一個手勢叫他們散去，於是恢復原狀。

此後，因着上面遇到的事件，宗徒再也不能久留在厄弗蘇了。因為他的逗留，能引起人們的擾亂而起爭執。故他再召集了一次新教友，訓導了他們，教他們作事恒心，後來他就辭別了他們，往脫阿特去了。

7 致高林都人的第二封書信

按了他預定的計劃，是要在脫落阿組織一個教友的中心點，因爲在那塊地方常有人出進，而且又是亞洲與麥衰度納中間之天然的接連處。環境看起來似乎吉多而凶少，並且成績亦終算還可以；可是宗徒在思想和精神方面齊覺得不自由。高林都方面的消息的沉悶，使他擔憂。他原想到脫落阿去迎接從亞加以來的諦太。因爲諦太端準期待着他，他乃決意去碰見他而向麥衰度納去。誰知他的煩悶憂鬱却跟着他同去呢；他真覺得一四面楚歌。外有爭戰，內有懼怕。——諦太終於到了，帶來了愉慰的新聞。他述說高林都人的多麼懇摯，多麼熱誠，極願再見宗徒一次，他們多麼悔恨此事之難逢^(八)。

這些慰人心腸的話，在致給高林都人的第二封書信上，保祿在筆尖下不時流露。他在這封信上達出自己的歡樂，信任，情感

：『願頌讚歸與我們的耶穌基多的天主聖父，就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慰的天主。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天主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他同時也迴想起先前的爭執：『我先前心裏難過痛苦，多多的淌下淚來，寫信給你們，不是使你們憂愁，乃是叫你們知道我格外的疼愛你們』。保祿也不惜辛辣辣地回答那些磨難的人說：『我們對於任何人沒有得罪過，我們也沒有用過任何人的錢，我們也沒有利用過任何人，我說這話，不是要定你們的罪。我已經說過，你們常在我們心裏，願與你們同生同死。我大大的放胆，向你們說話，我因你們多多誇口，滿得安慰。』^(五)

末後四章內的口氣變了，其迥異的口氣不是沒有緣故。保祿嚴厲地說：『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們那裏去，憑兩三個人的口作

見証，句句都要定準。我從前說過，如今不在你們那裏又說，正如我第二次見你們的時候所說的一樣，就是對那犯了罪的，和其餘的人說，我若再來必不寬容」⑩。果真這幾句話說得很厲害，保祿常認清那些嘲笑與激動的人們。他認他們都是假宗徒，行事詭詐，裝做基多宗徒的模樣。這也不足為怪，因為連魔鬼也裝作光明的天神⑪。保祿責斥高林都人最恨毒的一點，就是那些聽從陰謀的人自投在煽惑中的人，『你們既是明智的人，必能甘心忍耐那狂妄的。假如有人強迫你們作奴僕，或侵吞你們，或擄掠你們，或侮慢你們，或打你們的臉，你們都能忍耐他』⑫。

宗徒寫給高林都人的第二封書信看起來不是一次寫完的，故可承認這封書信的兩大部分之間，相隔有數星期之久。因了這停頓時期，以致開頭與煞末的口氣變掉了。到現在，對於這一點還沒

有找到更好的解釋①。

8 大募捐

聖保祿雖在磨難和掙扎中，還不忘却在日路撒稜的窮苦人，依舊不拋棄他的賑濟的大事業。在五〇年上之宗徒大會議中，人家隆重地訂過約，而且不會食言。

不幸的日路撒稜老教會常處在窘迫之中。皈依的人大概是屬於底級社會的人，雖則富人們大家慷慨解囊的充公了許多產業，但這只爲一時的救急而不能維持來日的常久計劃，因爲貧人之數大有與日俱增之勢。因此地方上難於治安，盜賊蠹起，日路撒稜教會竟然會落難到這般地田，它又担任特種義務，就是要款待許多來朝聖的人，人家還記得安底盎基的教友當聖京陷入窘迫之時

，也曾助過一臂之力焉；可是目前著要的事，就是需要一個有組織而且具有計劃的義賑會，宗徒乃倉猝間離開了厄弗蘇，去擔負這項義務。

這件事他常放在心坎裏。在那邊他組織了一種法制，爲使實行教會內的合作精神，就是聯絡各個團體組成一家，不分種族或言語與文化之不等。他有機會還要使大衆對於這第一座教會發出敬重的心思，因爲它是全地球福音的發源地。就是這些理由已足使那些抗議的人頓口，而且他對這種募捐的事情，他極端反抗，並且不願與銀錢問題混爲一談。他爲避免別人嫌疑起見，把所得之錢物必在見證人前面計算。而且有時竟委任之於其他中人。他也把這項慈善事業委任過加拉太與麥衰度納教會。而現在呢，輪流到高林都教會了：一論到爲聖徒捐錢，我從前怎樣吩咐

茄拉太的衆教會，你們也當怎樣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進項抽出來留着。免得我來的時候現湊。及至我來到了，你們寫信舉薦誰，我就打發他們，把你們的捐資送到日路撒稜。若我也該去，他們可以和我同去^(十四)。

薛太担任在高林都捐錢。保祿叫他趕緊結束這件事，並且托他帶寄給高林都人的第二封信。這封信的第八九兩章寫的是論愛德；這是爲講道者絕無僅有的資料。他作事多麼周到，不囉唆別人！多麼慎重，使人自情自願的慷慨解囊！宗旨多麼高超，藉以改去人的通病！他也不說募捐，也不說哀矜；到底他說是一件慈善憐憫的事業，是神聖的服務，是聯絡弟兄們互相祈禱的法子，總之一句，就是聖寵，施捨的人比了收納的人更爲有福。

II 異教民族的師傅

1 聖保祿的神學

就算聖保祿連一封書信都沒有寫過，他仍相稱領受異教民族的師傅的名義[Ⓔ]。這個名稱使得做成教外人的宗徒，也是天主幾次三番默示他的，而且在日路撒稜集會的時候，大眾所共認的[Ⓕ]。既經他被稱外教宗徒，他受得了神秘的啓示，直接授受外教到聖教裏，而不必經過古教的決論。他個人特有的色彩與標記，我們可在他的書翰及演辭上覺察出來，就是他的神學的一頁。

宗徒的重要任務不在乎寫作，而在乎宣講，宗徒們之所以成著作家，實因環境逼迫他們，不得不如此罷了。我們還可留意在

聖保祿的一衆信上都有勸告別人的話：譬如帖撒落尼人的懼怯與怕懼，高林都人的疑惑與騷擾，菲拉太人的背教的危險，高老司地方的謬說，至論寫給腓理賓人的一封信，只是一封道謝的信，猶如他寫給飛雷蒙的一封信，就是師傅對於弟子的導引。

他寫給羅馬人的一封信與寫給厄弗蘇人的一封信，看起來似乎不是因着臨頭的艱難所脅迫而寫的，也沒有什麼特種的目標。其第一封是寫給他沒有宣教過地方的教友，並且他也不認識他們；在信中他申明自己整備去願望，可是他的去也不那樣的迫切，故他也解釋了幾句話⑤。其第二封是脫離時間與空間的，這兩封令人稱奇的信件，寫得很有次序，好似什麼學題與証理，與其他兩封相呼應，寫得很活潑，筆法流利，引證許多古典，表演出他的

個性，人們念了，立即覺得他在極濃的情感之下寫成的。人們稱致茄拉太人的一封信，是整備寫給羅瑪人的一個輪廓，致高老司人的一封信，就是要寫給厄弗蘇人的初稿。這四封信裁剪弄來可以稱聖保祿的神學撮要。

2 基多救了我們

茄拉太人好活動而容易變化，常常輕信外來的傳說。那些擅入的人不給他們講宗徒們在日路撒稜呵責過的泥古的猶太教，却宣傳一個和緩而假善欺人的猶太教，說割損禮是信德的花冠，是真基多教的特色；非但如此，尤其是步武亞巴郎神修的入門法，並且是特選民族的標記。這般論調不亞於一件險惡的異端道理，可以剷毀保祿的全部道理。

因着銀匠的起事，他從厄弗蘇被逐而在麥衰度納等待着爲調解高林都地方的糾葛時，他即接得這樣駭人的新聞。保祿處在這般極端的悶鬱中，他的情感高漲到沸點，他的怒火終於爆發了：你們放棄我所傳之福音多麼快啊！那個煽惑者能替你們藏去我放在你們眼前之十字聖像，這張像使你們當不斷地記憶起基多救贖的大功？誰說梅瑟的法律還存着，而且是公義之絕頂者，就是輕視聖寵的富足與否認十字架的功勞。你們都願成一個純全的教友；可是你們在領洗時因着聖神的寵恩早已做成了教友。你們想做成了亞巴郎的真正的兒子；你們因着活潑的信德也早已做成了他的兒子，因爲亞巴郎稱義因着信德且稱爲信仰者的祖先^①。

澈底講起，梅瑟律究竟算甚麼一回事？它只是天主救世計劃中的一個過程，一個段落。它只是世界的微粒，人類歷史中的幼

稚者，它只担任引導人們走向基多的一個師傅。基多來了，我們就已脫離了這蔭庇：「基多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我保祿告訴你們，若受割損禮，基多就為你們毫無裨益了。」^(五)

他才送出這封劈雷似的信件，保祿明知應當重新提起更高超而更簡略的一個問題。故他利用每天在高林都的空閒，卽在五十七年之始，籌備寫給羅瑪人一封信，其中有下面的一段簡略的學題：福音是為衆人得救的原動力，沒有例外的人，無論猶太人或外邦人。為他，福音不是某種制度，一個原理，一種道理的總綱，然而集一切當信的真理總包括，修成規範及救靈實踐的大成。講到信德，也不是在悟司方面的一個簡單的信從，而却是聖教之入門，信德使人就近救世主的整個恩寵，同時，他獲得天主的

一衆恩寵。總之，福音就是天主教，而信德就是所謂宣誓自己的信仰。至論救靈魂，就是享受我們的超性終向，聖保祿慣常用兩種方法觀察，就是進行與達到，一爲起點，一爲終點。

他寫給羅瑪人著要的學題是：天主教是真宗教，只有它，可以使人得救靈魂；天主教內的信仰，非但置我們在得救的路上，況且可引領我們得到終向。這也是他致給猶太人信上的一點深奧的觀念。在這兩封信上，證明天主教是至一，至公，至聖的宗教，而梅瑟古教是一個缺而不完備的教，并且是暫時的；如同他寫給猶太人的一封信，是寫給那些從猶太教歸化到天主教的猶太信友，保祿盡量地灌輸給他們知道天主教怎樣有關係於猶太古教，任何宗教有引人歸向天主的三大責任：就是天主與人類的中間人，是司祭，是祭獻。

寫給羅瑪人的一封書信沒有平息這件爭端；它述說古新經之兩相融合，互相實行天主的救世工程，互相完成於基多，他們得救之唯一媒介。倘若人類而沒有基多，那麼歷史給我們證明過了，全人類將沉淪在罪惡之中；猶太人與教外人一例做罪惡的奴隸。

公訴外教人的聲浪又那麼迫重，按事之大體觀來，歷史給我們証出他們是『侮慢人的，狂傲的，自誇的，捏造惡事的，違背父母的，無知的，背約的，無親情的，不憐憫人的』。而且他們的罪孽，不能以為不知而辭其咎。『他們雖知天主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此外在外教人更為悖逆理性的，——我所說的外教人，是指希臘與羅瑪的開化的外教人——就是也做那些逆性的情慾，行醜陋

的事，這事就是人也引以為羞辱的。這樣過分的腐敗，致教外人也染污了天主的聖名且漠視敬拜他的禮儀，被天主憎惡的⁽³⁾。

那些一味蔑視教外人的猶太人，比了那些外教人究竟好得多麼？他們沒有抗逆過聖神麼？先知們不斷地發苛責的言論，有甚麼意義？『依撒亞先知借天主的口說，每天我伸開了手向着那些不信與叛逆的百姓』，他們比教外人易於認識天主；可是這弱小的認識力，加重他們的罪孽⁽⁴⁾。

這樣說起，對於得救將絕望麼？並不；因為我們有福音保住我們。『但如今天主的公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有律法和先知為証，就是天主的公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天主的光榮。如今卻蒙天主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不勞而得致義。天主設立

耶穌作挽回祭，是憑着耶穌的血，藉着人的信，要顯明天主的公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如在今時顯明他的公義，使人知道他自己爲義，也給信耶穌的人爲義人。⑬。

如此，天主，基多與人互相幹成救靈的事業。天主開始預定要救贖普世，發明他的公義，絕非罰此而救彼的意義，基多，他用萬分的熱情盡好做中人的本分，傾流已血，打開救贖之功而產生贖罪之效。人，那麼他明知自己的懦弱無能，對於天主的大工程必當預備自己的心靈，就是悖發信德。

我們獲得了真道，走在得救的路上之後，福音能領導我們得到終向。那就是享見天主麼？得聖寵與升天堂，相差很遠：因為現世是戰爭的時期，從地上升到天堂，其距離很遠。聖保祿也這樣說法；我們只希望得救，然而我們的希望是確實無疑的。⑭。

什麼逆境能使他沮喪？罪惡麼？但是耶穌先戰勝了罪惡；而且他爲了我們而戰勝。他爲什麼來到世上？爲重新振興起墮落的人類，爲賠償亞當的缺陷，爲再建設天主的工程。耶穌基多大於亞當，他行善的能力遠勝於亞當作惡的能力；故亞當使我們淪亡，因爲他是全人類的第一人，而耶穌基多呢，他是人類的長兄，他做了我們人類的肢體，難道他不能給我們以救靈的絕大能力嗎？

⊙
？

死亡究竟好怕懼嗎？當記得聖洗聖事是身靈不死的保障。誰脫離罪惡者，卽起始活於聖寵；並且這個新的生命，本性不能致死它，因爲在天主眼裏它當是永生永活的。因着基多的死與復活，並且我們靠了聖洗，我們乃可與分他的特寵：『我們有義德作爲效果，且永生作爲目的』⊙。

我們還怕懼甚麼呢？慾情，它果真是罪惡的根子，使我們常偏向地面上的事物。固然梅瑟律沒有多大的效力，它只能躲避邪念而不能消滅它。可是基多的聖寵真是一帖靈驗的解毒藥。聖寵常帶了聖神一同來到我們心靈上。『然而永生在耶穌的聖神的律，從罪惡和死亡中救出我們來』^(E)。

再者，天主聖三堅固我們的希望，並且授給我們有接承天堂產業的名分。聖神與我們的心靈共証我們是天主的兒女。『因為倘苟我們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天主的後嗣，和基多同作後嗣

天主聖父竭力護助那些愛他的人，他所預備着的一衆聖寵，只使人將來得享福樂。故我們得了天主，有誰敢來反抗呢？他已把唯一的親生子爲我們犧牲了，他那裏還辭却我們其他的要求呢

基多自己爲我們死了而且復活了，坐在聖父的右邊救助我們，使我們的希望更穩妥了。『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神，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天主的聖愛隔絕，因我等主耶穌基多所施於我們的愛情』(弗)。

3 我們在基多內

基多是這樣救出我們的。故現在要証實基多救出我們，爲使完成他的工程。這不是一個新的學題；一衆原則在先前幾封信裏早已零星地述及過了。

那些在高老司的偽哲學士們，自誇用的是哲學名義來打消基多的職司，並且把別人來作爲他們的中人。聖保祿回答他們說，

在天主與我人之間唯一的中人就是基多。他是天主聖父的真正肖像，是他的可愛的獨子，遣發他到世間來揭示他自己。天上地下的一切，是他造化的，並且爲自己而造的；他是萬物的根源，就是天主第一位，造化天地的獨一中人，他亦卽是聖寵的獨一中人。在此名義上，他是聖教會的首領，人類的長子，賜給普天下的平安。這多種關係，保祿愛用兩種格式述說出來，另外在宣講的時候：就是一衆教友與救世主基多合成一體的神秘，及在耶穌基多內的兩個格式。

這樣愉慰的道理，在致高老司人的信上提及過的，現在在寫給厄弗蘇人的信中，他用神妙而確定的口氣寫出來：願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多的聖父天主，他在天上，因着基多，用百般的神恩，降福了我們。就如因着基多，天主從創立世界以前，揀選

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爲聖潔而無瑕疵的。又因愛我們，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悅的，豫定我們，藉着耶穌基多得兒子的名分，使他榮耀的恩典得着稱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裏所賜給我們的。我們藉着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這恩典是天主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都是照他自己所豫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秘奧，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多一身，連合爲一。我們也因着基多，得爲嗣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作萬事的天主，照着他旨意所豫定的，預簡了我們。爲叫我們這首先仰望基多的人，讚頌他的光榮。你們既聽得真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多，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神爲印號。這聖神，是我們得產業的憑據」④

從前外邦人不知道義辣爾的神權政治，不知道天主與他們的族長結了的同盟，好如他們沒有基多，沒有天主，沒有希望。在這些外邦人與猶太人之間好似豎起一堵垣牆，這就是一切爭執和仇恨的原因。現在呢，這層黑幕揭去了，不睦的障礙消散了，於是兩民族在基多身上合成一體。外邦人再也不是外人了，不是旅客了；他們也做成聖人們的同伴，天主的寵臣。這就是為昔前的民族不認識的奧蹟，而現在這奧蹟已經於宗徒，於先知，而保祿也受得一個特別的職司做起：就是「外邦人也有同樣產業的名分，都是一體上的肢體，因着耶穌基多他們也受得同樣的預允」。

耶穌基多是我們得救的唯一中間人(✠)。

這是天主在無始之始預見的奧秘，可是只默示在聖經上面，就是不分種族，救贖普世人類，使人類與他的唯一聖子結成一個

神秘的身體。這個觀念，雖然現在為我們很熟悉，可是我們還不得聖保祿怎樣對於這點具有特別的訓練；但是這個觀念，為義辣爾人民是不願接受的。請看他們始而被私慾所愚昧，繼而放火磨難外教人的師傅，再有第二世紀猶太教的著作家們的譏譽。

註：

- ① 大事錄 一八，十八—二三。
- ② 致帖撒落尼第二書 三，八—一〇；可參閱創始紀 三，一九。
- ③ 致高林都第一書 九·四—六。
- ④ 致高林都第一書 九，一五—二三。

- ⑤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三，四—二三；四，一—八；一，一〇—一五。
- ⑥ 致高林都第一書 五，一—一三。
- ⑦ 可把致高林都第一書 一六，五—一二，與四，一七—一九及大事錄 一九，二—一二二；二，一—二，相比較。
- ⑧ 致高林都第二書 七，五—七。
- ⑨ 致高林都第二書 一，三—四；七，三—四。
- ⑩ 致高林都第二書 一三，一—二。
- ⑪ 致高林都第二書 一一，一三—一五；一一，四；一〇—一二。
- ⑫ 致高林都第二書 一一，二—二〇。
- ⑬ 註解聖保祿行實的註疏家們，直到現在，他們大概承認以

下三點：（一）保祿致高林都人之第二書是第續第一封的；（二）在第二封書信內有一塊地方他在第一封內已經寫過了（致高林都第二書二，三—四；七，八—九）；（三）在致高林都第二書二，五—一〇；七，一二，兩處所述說的就是在第一封內五，一，裏所伸說的不潔之罪。

④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一六，一—四。

⑤ 致諦莫太第一書 二，七。 *Magister gentium*。

⑥ 致茄拉太書 二，七—九；大事錄 九，一五；一三，二

；二二，二一。

⑦ 致羅瑪書 一五，一五—一六；一，五；一二，四三。

⑧ 致茄拉太書 三，一—二二之撮要。

- ⑤ 致茄拉太書 五，一—二。
- ⑥ 致羅瑪書 一，三二。
- ⑦ 致羅瑪書 一，一八—三二。
- ⑧ 致羅瑪書 二。
- ⑨ 致羅瑪書 三，二—二六。
- ⑩ 致羅瑪書 七，二四；五，一—二。
- ⑪ 致羅瑪書 五，一二—二一，略。
- ⑫ 致羅瑪書 六，一—二三，略。
- ⑬ 致羅瑪書 七，五—八，略。
- ⑭ 致羅瑪書 八，一四—三九，略。
- ⑮ 致厄弗蘇書 一，三—一四撮要。

④

三 • 致厄弗蘇書

二，二—二二 •

致高老司

二，二〇—二

五 基多的囚徒

I 從監獄到監獄

1 從高林都到日路撒稜

整個五年里，聖保祿遭着傳教事業的蝕；可是人們不能懷疑天主的聖言。基多的帶鎖鍊的使者①，他從這個監獄到那個監獄，從這個衙門拖到那個衙門，依舊在各處繼續他的傳教使命。誰料想他的勢力漸漸在幽黯的獄牢中擴張起來了。天主如此安排一切，無非要使這次拘留，非但不阻滯他的傳教事業，而且聖教因

之而更加廣揚，歸化者日益衆多。

五十七年之三月下旬，在高林都過了三月之後，有人報告他說有黨徒要謀害他，保祿乃登舟跨海往巴力斯坦去①。船上塞滿了許多猶太旅客爲到日路撒稜去過巴斯掛——逾越節的。

他到之前，保祿變更自己的主張，他不到日路撒稜去過瞻禮，相反，他倒退，向着麥衰度納駛行去，爲後來將沿着小亞細亞邊疆而行。有大隊人馬伴着他同行：有叛萊的沙八笪 (Sopater de Beree)，有帖撒落尼的亞里斯帶葛 (Aristarque) 與三貢特 (Secund)，有代耳勃的加依伍斯，有忠厚的諦莫太，亞洲的蒂基葛與托飛墨 (Trophime)，此外一定再有諦太，他是在高林都募捐的主動人，不知怎的聖路加終不提起過他。運輸募欸到日路撒稜的代表，在麥衰度納則有沙八笪，亞里斯帶葛及山貢特，在小亞細亞省內有蒂基

葛與托飛墨，在茄拉太有加依伍斯，恐怕再有諦莫太；在高林都有諦太，大約路加也在那裡。

他們大約都打海道而到麥衰度納，因為當雨水多的時節，經過希臘與帖撒里 (Thessalie) 時，大家沒有其他目的。好像在帖撒落尼，保祿與他的同伴們分離，且相約在刀阿會見，只帶聖路加在身畔，他們倆同去巡查麥衰度納的其他教會。他們在腓理賓地過無醉節，俟過了逾越節大禮後才離城，照首先的預定，就是將在日路撒稜大家會面。

從納玻黎到刀阿的水道，極感困難；要延擱五天的路程，倘若晴天，兩天就敷了。其他人馬在刀阿過了一個整個的星期。在這裏，我們別漏去一件頗饒風味的意外之事，是聖路加親眼看見過的：『七日的頭一天，我們聚會分餅的時候，保祿因為要次日

起行，就與他們講論，直講到半夜。在我們聚會的那座樓上，有許多燈燭。有一個少年人，名叫安底古 (Eutychus)，他坐在窗臺上，因倦沉睡，保祿講了多時，少年人睡熟了，就從三層樓上掉下去，扶起他來，已經死了。保祿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說，你們不要發慌，他的靈魂還在身上呢。保祿又上去，分餅，吃了，又談論了好久，直到天亮，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領來，得的安慰不小。』

那時旅行者所登的船只是一艘只能沿着海岸航行的小海船，每日朝晨揚帆開駛，夜裏停泊在那橫在亞洲海岸的小海灣間。第一天走不到阿沙司 (Assos)。保祿因為要與刀阿新教友多些時候之晤談，雖然相隔有八里之遙他也寧願到那邊去。翌日，到米底蘭納 (Mytilene)，次日到希哇 (Chio)，又次日到脫綠棋肋 (Trogyie) 海

岬，與薩麻(Samos)相對峙。本來人們極願推進至厄弗蘇，約離五里，六里之遙；可是保祿早已決定越過厄弗蘇，他巴不得能在日路撒稜過五旬節。翌日清早，保祿從沔蘭(Milet)打發人往厄弗蘇去請教會的長老來。保祿一出命；厄弗蘇長老果真屆時來到，為領受他的囑托。

這一幕離別的情景是極動情的，保祿對一衆圍在他身邊的長老說：『你們知道，自從我到亞細亞的日子以來，在你們中間始終為人如何，服事上主凡事謙卑，眼中流淚，又因猶太人的謀害，經歷試煉。你們也知道，凡與你們有益的，我沒有一樣避諱不說的，或在衆人面前，或在各人家裏，我都教導你們，又對猶太人和外邦人證明當向天主悔改，信靠我主耶穌基督。現在我往日路撒稜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裏要遇見甚麼事；但知道天主

聖神在各城裏領導我，對我說：有捆鎖與患難等待我。我卻不以性命爲念，也不視生命爲寶貴，只要盡行我的工程，完成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使命，證明天主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們中間來往，傳講天主國的道，如今我曉得你們以後都不得再見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們證明，你們中間無論何人淪亡，罪不能再加在我身上。因爲我已把天主的旨意，盡量澈底地宣示給你們了。聖神立你們作全羣的監督，你們就當爲小心翼翼照顧自己也並照顧完全的羊羣，牧養天主用自己的血所買來的教會。我知道我去之後，必有兇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不愛惜羊羣。就是你們中間，也必有人起來說悖謬的話，要引誘門徒跟隨他們。所以你們應當儆醒，記念我三年之久，怎樣晝夜不住的流淚，勸戒你們各人。如今我把你們交托於天主，他能建樹完成你們，叫你們和一

切成聖的人同得產業。」

他說到這裏停頓了一時半晌，環視着週圍的聽衆們，并且伸出了自己的胼胝的手給他們看，再接下說：『我未曾貪圖一個人的金，銀，衣服。我這兩隻手，常供給我和同人的需用，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紀念耶穌的話說，施捨比接受更爲有福

· (四) ·

保祿說完了這些話，被情感衝激得不能自制。他跪下去，衆人也仿他跪下一同禱告。可惜時間促了；曙光已照耀得雪白；清晨的微風飄拂着篷桅上的小旗，好如在招呼乘客們快些上來。一衆沔蘭的教友和厄弗蘇的長老們，無論男女老幼全體伴送保祿上船。他們各靜悄悄地握住他的手；從他們的眼眶裏湧出顆顆

熱誠的淚珠來，大家心中悶的好似壓着盤石，不由得各自歔歔飲泣起來了，一路上唏噓唏噓好如孝子哭送父親的靈柩一般。當他們站立在岸上隱約地將望不見宗徒的影子時候，他們的苦痛倍增，因為他們迴憶起他臨別時一句淒涼話：「你們以後不能再見我的面了」。

一路上平靜無事。第一天船一徑行抵瓜絲；第二天到綠特；第三天到柏帶爾。到那裏恰巧遇見一艘要開往番尼西去的船，就搭船再行。風仍舊自北吹來，望見希潑肋島，向南駛行，他們抵蒂茸碼頭上岸，因為船要在這裏卸貨。

旅客們不耐煩地在蒂茸 (Tyre) 延擱一星期。保祿在那邊也早已有認得的教友 ⑤。教友中有幾個受着聖神的默示也勸保祿不要上日路撒稜以防不測，他於是變更行程方針。當他動身離別之時，

在洒蘭的一幕臨別慘劇又同樣的演映了一次，所異的只是境地罷了。掃葺人看待保祿猶似一位可敬的上賓，一位絕無僅有的明哲；但是，他還沒有待他們如同待厄弗蘇人的那麼熱切。可是一衆教友大家成羣結隊的送他出城，直到碼頭。衆人都仿效保祿跪在岸上禱告。繼而彼此話別，他們站立在岸上直到看不見船的影子時，方才各自回家。

這艘船當晚開到刀萊蔓 (Protémis)。他們就給那裏的弟兄們請安，且與他們住了一天。翌日，他們到衰柴蘭去且進了斐理伯的家裏，和他同住，斐理伯是七個六品修士中之一，他到了茄達 (Judee) 南部與撒瑪里之後開始傳教，他的四個女兒，都是守貞而且能說未來的，他預計同她們到衰柴蘭 ⑥。因着上回路程之順利，在五旬節開幕之前，早來到了，實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可是

在日路撒稜也沒有其他的目的，人家在那裏過了幾天爲整備趕岸路的行李。當其時，有一個先知，名矮茄，他就是安底渣基豫言過四十四年份的荒年的。矮茄在一個公衆的集會中，到了他們這裏，就拿保祿的腰帶，捆上自己的手腳，說：『聖神說：猶太人在日路撒稜要如此捆綁這腰帶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裏。』衆人對此豫言不懷疑。於是伴同保祿的人與衰柴蘭的教友都苦勸他不要上日路撒稜去。可是他却苦苦地回答說：『你們爲甚麼這樣痛哭使我心酸呢？我爲主耶穌的名，不但被人捆綁，就是死在日路撒稜亦是甘心的。』聖路加加上說：『保祿既然不聽勸，我們只得塞住了口，只好說：願天主的旨意成就便了！』

這隊旅行人也連絡了少數衰柴蘭的教友。宗徒大事錄上述起當他們到了日路撒稜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有一個富人，名墨拿松

，怎樣款待他們，人家也感得缺少一個客棧；可是這隊人馬在一天內要走一百公里，跨着兩城，這是絕對不可信的。誰要確知其真偽者，該查考西方譯本。從衰柴蘭到日路撒稜有兩處旅館，並且第一夜該應過在撒瑪里山上，那邊的教友，寥寥無幾，居民也不招留外客，人民的財產又均平平。故人們要尋一個老教友，名墨拿松，他是希潑肋島出身，他沒疑地在撒瑪里有親戚或關係人，故他也在那邊時，即担負款待這個宗徒們的小小旅行團了。

日路撒稜的弟兄們喜喜歡歡的接待了久俟了的他們。第二天保祿和他的同伴去見次雅各伯宗徒和長老們。保祿按習俗給他們請安後，便將天主用他傳教以及在外邦人中間所行的事一一細細述說了一番，他們聽了就歸榮於天主，因為只有天主能行這種奇事。對於許多外教人一羣一羣的可不必先入古教而直接歸附聖教

的這件事，爲幾等人雖不說反對，但看起來很驚異。他們尤其怕懼這事爲那些普通教友有壞表。所以聖雅各伯爲避免衝突起見，故在開會時不親身去參與；但是恐怕他將見怪，於是教人轉灣的對保祿說：「老兄！你看猶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萬，並且都熱心於律法。他們聽見人說你訓導一切在外邦的猶太人，離棄梅瑟，對他們說，不要給孩子行割損禮，也不要遵行條規。衆人都聽說你已來了，這可怎麼辦呢。你就照着我們的話行吧，我們這裏有四個人，他們都發過了願，你帶他們去，與他們同行潔淨的禮，替他們拿出規費，叫他們得以剃頭（還願的標記），這樣，衆人就可知道先前所聽見的事都是虛的，並可使人知道你自已爲人是循規蹈矩而且是遵行律法的。」

反抗保祿所興起的陰謀盡是讒謗。他終沒有強迫過猶人破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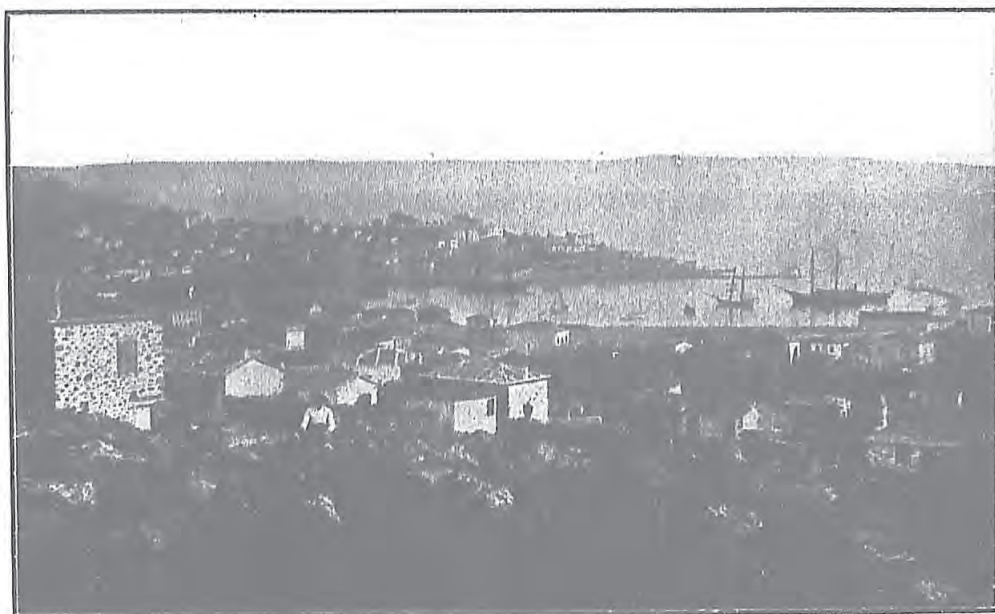
梅瑟所定的律。他自己也以身作則，一一遵守。各處常追究的事，件只是外邦人的自由，這在五〇年上之聚會中是大衆曉諭的；可是這種自由再也不成問題了。至於猶太人，那末，他也放他們自由，隨他們的便，甚至吩咐他們遵敬他們的瑣屑的細則。只要那些不侵犯他人的權利自由。他也多次原諒他們；多次立表樣給人們看，所以對於日路撒稜教會元首調和的勸導，一定毫無疑難的遵行而替那四個還願的人出費剃頭的。

要知道那些有願在身上的人，當禁食一切發酵的東西，且在規定時期內不准剃髮，照通常定規，至少一個月。凡願滿的時期一到，須到日路撒稜朝拜聖殿一回，在那裏，這些發願人還該照律的成規定獻祭，獻祭後便在殿內剃頭。可是慣常他們不能負擔這項獻禮，因為消費太貴之故，他們當祭獻羊三頭，一頭算犧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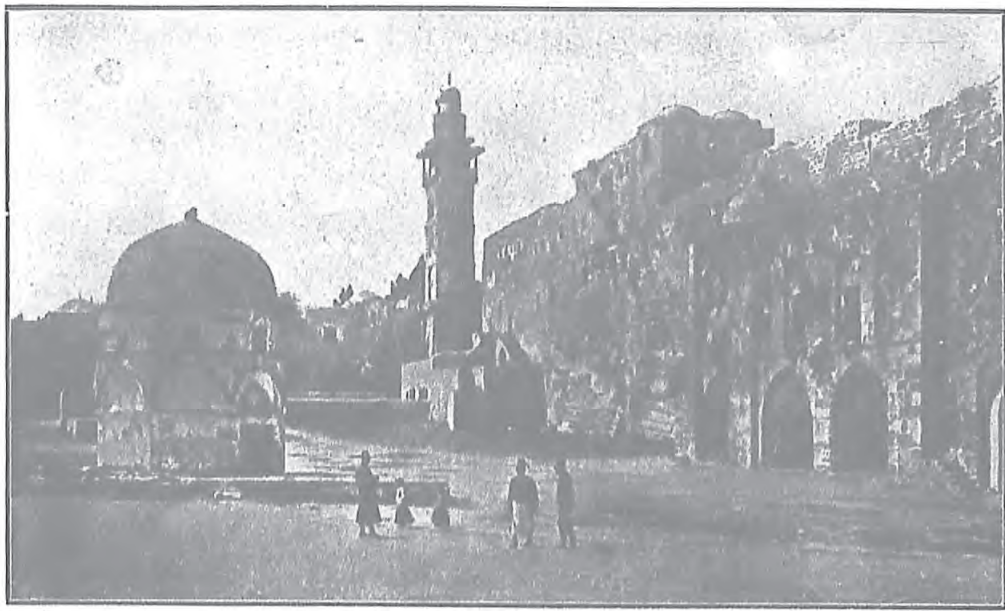
，二頭爲贖罪之祭。故他們期待着有甚麼慷慨的人來救濟他們；並且其效驗很好，因爲這項誠意之舉爲猶太師長竭力鼓吹的。保祿卽負擔這樣的慈善事業。並非他自己發願，因爲至少當三十天的期限；可是他願意按常例與那四個人一同行潔淨的禮與獻祭。故到第二天他引領四人進殿，同司祭們議定他們各人獻祭時的祭品與禮儀，這些禮節按規須歷時凡七天；可是他的仇人們却來不及讓他等到預定的期限。

2 在殿內逮捕

在日路撒稜的猶人中，有幾個從亞細亞來的人，他們定志報仇，因爲他們在厄弗蘇親眼瞧見他的傳教成績。幾時他們瞧見他同了一個新近歸化的厄弗蘇人，名托飛墨，走在城裏的時候，他



米 底 蘭 納 (Mytilène)



日路撒稜：營官就命把保祿領到營裡去鞭打他，刑罰他…
(大事錄二二·二四·)

們的怒火無可再耐了。他們以爲他太沒有王法了，竟敢大胆地領進這外人進聖殿去，因爲這是爲羅瑪統治下的猶太律法上所禁止的，誰犯了這律，誰該受死刑。有一天，當他與發願人正在行獻祭的時候，那些從亞細亞來的人看見保祿在殿內，就聳動了衆人，下手拿他，喊叫說：『義辣爾人來幫助，這就是在各處教訓衆人踐踏我們百姓，毀棄列祖律法和瀆辱這聖地的，他現又帶着外邦人進聖殿』。同時，合城都震動了，人民一齊跑來捉住他，拉他出殿，九扇殿門頓時關上了，以預防他再次的污穢聖殿，並爲禁止被告人去躲近祭台作爲避難所。

他們正想要殺他，有人報信給營裏的千總說，日路撒稜合城都亂了。千總立即帶着兵丁和幾個百總，跑下去到他們那裏，他們見了千總和兵丁，就止住不鞭打保祿，於是千總上前拿住他，

命用兩條鐵鍊捆鎖，又問他是甚麼人，作的是甚麼事。衆人有喊叫這個的，有喊叫那個的，千總因着這般亂嚷，得不到真情，就吩咐人將保祿帶進營樓去。到了臺階上，衆人擠得凶猛，兵丁只好將保祿抬起來，衆人跟在後面喊着說：除掉他！打倒他！將要帶他進營樓時，保祿對千總說：『我可否向民衆說句話』。千總利西亞司很驚奇他會說希臘話；於是就以爲他是埃及人。

不多時前，一個埃及出身的驢子帶着數千兇徒往曠野作亂。

總督飛列斯(Felix)會驅引着兵馬把那些人殺死，現在利西亞司(Lysias)千總咬住牙關說保祿就是這個埃及人的一派。保祿便對他說：『我本是猶太人，生在西利西之帶耳斯，並不是無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對民衆說話』。千總於是准了，保祿就站在臺階上向民衆揚手使靜，於是他們都靜默無聲，保祿便用猶太話對他們說：

那些擁擠在場的猶人聽他說的是本國語，就更鴉雀無聲了，而保祿則打開這寂靜開口說：「諸位父兄請聽，我原是猶太人，生在西利西之帶耳斯，長在這城裏，在茄瑪里哀門下，按着我們祖宗嚴緊的律法受教，熱心事奉天主，像你們衆人今日一樣。我也曾難爲過相信這新教的人，無論男女都鎖拿下監，直至要把他們處死。這是大司祭和衆位長老們都可給我作見證的，我又領了他們寫給弟兄的文書，往達瑪斯去，要把在那裏奉教的人鎖拿，帶到日路撒稜受刑。」說到這裏，保祿再次講述在達瑪斯道中耶穌的顯現，遇見亞納尼一事，末後還述及當他在殿內禱告時，魂遊天外見耶穌對他說：「你去吧，我要差你遠遠的往外邦人那裏去。」

直到這裏，聽衆們迸住了氣的靜聽着，但當說話者要竭力解

去他們的猜疑，說到往外邦人處去傳教等話的時候，又激動了衆怒。衆人就拔直着嗓子喊說：『這樣的惡人，殺了罷！殺了罷！』同時，他們各處亂拋自己的衣服還把塵土向空中飛揚起來：爲表示他們已是怒到極頂了。

3 在審判廳裏

在這個民衆吵鬧之前，千總對於聖保祿向民衆講的演辭，他是莫明其妙，可是他看着猶太民衆這般的憤怒，他就斷定保祿一定是犯了極大的過犯所致，所以他吩咐將保祿帶進營樓去，命人用鞭子拷打。剛把皮條捆上刑柱，保祿對傍邊站着監視執行刑罰的百總說：『請問一個羅瑪公民，在沒有定罪之前，你們有甚什麼權力鞭打他？』百總聽了這話，就去見千總，告訴他說，你要作

甚麼，這人是羅馬公民，千總就來問保祿說：「你告訴我，你真是羅馬公民不是？」是，我是羅馬公民。——我——千總自謂——出了許多銀子，才入了羅馬的民籍。——我麼，生來就是——這句回答竟然發出奇效。那些要拷問保祿的人，都靜靜地離開了。千總很心焦地要覓一個妙策，來救此番對於一個羅馬公民的冒失。

他沒有名分詳察此案的究竟；可是他想得與總督飛列斯互相商議，故他吩咐司祭長翌日召集猶太人最高法院的全體人員都聚集在一起，爲要確知猶太人控告他的實情。其實這也是一種非正式的審問，而只是原告與被告的對質，保祿就站立在大衆前面手足無縛，態度縱容的對猶太人說：

「弟兄們，他對猶人說，我奉事天主，都是憑着我純潔的良心，直到如今」；大司祭就命旁邊站着的人打他的嘴，這位大司

祭就是亞拿尼亞 (Ananie)，是奈代叛 (Nedabe) 的兒子，大眾知道他稟性殘暴且貪吝的一個，在位已十年，但兩年後當飛列斯卸職時，他就失勢。保祿不認識他是大司祭，因為他同別的法員無甚幟別，所以當下嚴厲地對他說：『天主要打你，你這粉飾的坟墓，你坐堂原為按律法來對質，你今竟違背法律而命人打我。』站在傍邊的人忿忿不平的說：『你辱罵天主的大司祭麼？』保祿回答道：『弟兄們，我實然不知道他是大司祭；經上記着說：不可侮辱你百姓的官長。』

那些聽衆裏分有兩派。撒杜塞黨雖然有勢，可是民衆更聽從，人數又更多更有勢力的還是法利叟黨。這輩法利叟人相信靈魂是神體與靈魂不死不滅的道理，也相信身後的賞罰以及肉身復活等道理；而撒杜塞黨的主張完全相反，就在這點上，保祿以為有

機可使他們自相分裂。於是他提高了聲帶喊道：「弟兄們，我是法利叟人，也是法利叟人的子孫；我現在受審問，就是爲了我保護了我們義辣爾的希望與死人復活的道理。」說了這話，兩黨人固然激烈地自相爭論起來，法利叟人卻說：「我們看不出這人有甚麼惡處，也許什麼神靈或是天神對他說過話的。」那時雙方爭吵愈形激烈；千總恐怕保祿被害，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從衆人中引回，帶進營樓去。當夜，耶穌顯示給保祿說：「放心罷；你該到羅瑪爲我作見證。如同你在日路撒稜爲我作見證一般。」

然而那些急進的猶人並不因前夕自己二派的爭執而罷休，有四十多人同盟的起誓說：若不先殺保祿，就不吃不喝。這種不共戴天的宣誓，多麼可以擔憂。他們而且來見司祭長和長老說：我們已經起了一個大誓，若不先殺保祿，我們大家就此絕食。現在

你們和最高法院須知會千總，叫他帶下保祿到你們這裡來，假作再要詳細傳詢，當他從營壘到法院，從法院到營壘時，我們總有機會把他結果。

幸虧這陰謀洩漏到保祿的小外甥的耳朵裡，他就來到營裡告訴保祿。保祿請一個百總來說，你領這少年人去見千總。他有要事報告他。百總就把小孩領去見千總說，被囚的保祿請我到他那裡，求我領這少年人來見你，他有要事報告你。千總就親親暱暱地拉着小孩的手，走到一邊，私下問他說，你有甚麼事告報我呢。他說猶太人已經約定，要求你明天帶下保祿到公會裡去，佯作要詳細查問他的事。你切不要隨從他們，因為他們有四十多人埋伏，已經起誓說，若不先殺保祿，就絕食。現在早已備妥，只待你應允了。於是千總打發少年人走，囑咐他把這事嚴守秘密後，

便叫了兩個百總，點起步兵二百，馬兵七十，長槍二百，也備了輕騎一匹叫保祿騎上，這一大隊兵馬護送着他星夜馳往衰柴蘭到飛列斯那裡去。這樣的戒備森嚴看起來未免小題大做。可是千總想起了猶太人的頑毒以及前夕的合城鼎沸的恐怖，不得不防患於未然，何況這又是他責任攸關的事。

4 到衰柴蘭在飛列斯面前

午後三時（即夜間九時），兵丁們整隊在城中寂靜的街道上戒嚴防守。翌晨，人家來到位在撒瑪里山脚下之盜底入替，差不多在日路撒稜與衰柴蘭之間的中途。馬兵隊再從那裡護送去，當晚到衰柴蘭，便把保祿交於巡撫手中並且呈上文書，其大旨如下：
「葛慕特利西亞，請巡撫飛列斯大人安。這人被猶太人拿住，將

要殺害，我得知他是羅瑪公民，就帶兵丁下去救他出來。因要知道他們告他的緣故，我就帶他下到他們的法院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們律法的辯論，並沒有甚麼該死該縛的罪名。後來有人把要害他的計謀告訴了我，我就立時解他到你那裡去，我將傳集被告者前來，在大人前對質，再會！『巡撫念了便問了保祿幾句後說：『等告你的人來到這裡時，我再行細細查察你的案情』。說着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黑落得衙門裡。

飛列斯巡撫本來是一個放奴，他靠了葛慕特皇得寵的弟弟，叫巴辣。他在二十五年上做了茹達之巡撫，他管轄這省，好如文人帶西得所說的，用着王者的權勢，帶着奴隸的精力。他作事很大胆，因為他知道不受罰的。在他常久的管理時期無非是他苛政的延長。一連娶了三個王后。他的現有的妻，就是他用武力奪

得之哀蔓時王亞齊座的正妻，也就是著名的黑落得同培蘭尼斯（Berenice）的妹子特露茜勒（Drusille）。

保祿就該站在這個猙獰的人的面前。過了五天，大司祭亞拿尼亞同幾個長老，和一個律師帖土羅（Tertullus）下來向巡撫控告保祿。保祿被提了出來，帖土羅就告他說，飛列斯大人，我們因你得以大享太平，並且這一國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見，得以更正，我們隨時隨地，滿心感謝不盡。惟恐多說，你嫌煩絮，只求你寬容聽我們說幾句話。我們看這個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動普天下一衆猶太人搗亂者，又是納匝教黨裡的一個頭目，連聖殿他也想要污穢，我們把他捉住了。你自己究問他，就可知道我們控告他的一切事情屬實不虛。衆猶太人也隨着證明這帖土羅告的事情果真是這樣。

巡撫點頭叫保祿說話，他就說：「我知道你在這國裡斷事多年，所以我樂意爲自己分訴。你查問就可知道，從我上日路撒稜朝聖到今日，不過十二天，他們並沒有看見我在殿內或在會堂內或在城裡和人辯論，聳動衆人。他們現在所告的事，也並不能對你証實。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認，就是他們所控告我的以異端的，但我却按着那道事奉我祖宗的天主，又全信律法和先知書上所記載的一切，並且也如同他們一般依靠天主，盼望着死人，無論善的惡的都要復活。我因此自己勉勵，使我能對天主，對人，良心上常覺無虧。過了幾年，我帶着賙濟本國的捐款和獻天主的物前去。當我正在聖殿內按取潔的禮獻祭時，就有幾個從亞細亞來的猶太人，他們現在應當到你面前來告我的人，就來提我，但我也沒有聚衆，也沒有吵嚷。我希望在這裡那裡控告我的人們出

來說明，我在最高法院裡定當得什麼罪，縱然有，也不過一句話，就是我站在他們中間大聲說，我今日在你們面前受審的理由就是爲了死人復活的道理」。

這次辯白非常巧妙。蓋死人復活是宗教方面的爭端與羅瑪巡撫絕對不相干。他的職務是維持地方上的治安，何況保祿確証自己無辜得那般顯亮。實際上，他已經在巴力斯坦傳了五年教，飛列斯也非不認識教友的真相；他知道自己的政權也決不因之而受虧害，而且相反，地方上反而安寧的多了。他們判事明智得可嘉，可是因着慳吝蒙蔽了他的良心。他延長訟案爲的是要從中取利；他的普通辦法，就是誰送賄賂豐厚者，誰就得勝。故他就推再要對於此案詳細推究，於是遣回上訴人說：「待千總來到時，我們對於此案再詳細考察一下」。

但是他看待保祿當作一個消遣，所以他屢次叫保祿去給他作長篇的談話。在衰柴蘭地沒有什麼可以消遣的，有一天，他同着他的姘妻特露茜勒一齊來到，也叫保祿來，聽他們講論信基多耶的道理。保祿就孜孜地講論公義，節慾，以及將來的審判，飛列斯聽了甚恐懼，說：『暫且去罷，等我有便再叫你來』飛列斯又指望保祿送他銀錢，可是保祿終不願把金錢來贖回他的自由。

此外，他的監禁不是那麼凶狠的，他也不幽禁在監牢裡如同在腓理賓一般，也沒有如同那些名人坐監的優待，可是是一個在二者中間的折衷制度。就是用鎖鍊縛牢囚徒在一個兵的身上，譬如囚徒的右腕縛住在一個兵的左腕上。誰受這種監牢的人，他居住在低價的住宅內，可以接見來望他的人，可以念書信，只要與他的環境的束縛不衝突的一切都可進行，有時還可優待一些，譬

如在吃飯時准他卸去鍊錐，只要跟着的一個刑役准許也可出外訪友。但是，這樣無期的監禁下去，爲他卻是一樁極心焦的事，另外當他想起了他放棄着的教會以及許多同盼着他救援的百姓的時候，爲他真好像是一個長期的致命。

5 到衰柴蘭在番斯多(Festus)面前

過了兩年，卽五十九年之五月中，飛列斯召回至羅馬，巴力斯坦因之得以深深地吸一口清氣；可是保祿的境遇依舊沒有變動，因爲巡撫要討猶人的喜歡，仍留保祿在監。

差不多一衆秉政者，在上任之始，如接飛列斯位的波叟番斯多，都抱滿腔誠意。他要到衰柴蘭之前，先要在日路撒稜逗留十天八天。猶太人剩他在那裡時，向他控告保祿且要求提他到日路

撒稜來審問；可是他們的計謀，外面似乎平淡，內容非常凶毒，因為他們要中途襲殺他。番斯多是不是看破他們的毒計？我們不得而知。他却回答說：「羅瑪從未買賣然單獨判決被告，或判決之前不給被告以自行辯護的」。而且他又說自己不日上裘柴蘭，你們儘可到那裡去繼續上訴。

事就這樣整備好了。他到裘柴蘭的第二天，番斯多坐堂，吩咐將保祿提上來。保祿來了，那些從日路斯稜下來的猶太人，周圍站着，將許多重大的事情控告他，都能証實。保祿只坦然的分訴說：「無論是猶太人的律法，或是凱撒，我都沒有干犯過」。

番斯多當時不知所措，他要討猶太人的喜歡，就問保祿說：「你願上日路撒稜去聽我審斷這件事麼？」保祿辭却他說：「我站在凱撒的公堂前，這就是我應當受審的地方，我向猶太人並沒有

行過甚麼不義，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義的事，犯了甚麼該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辭，只是他們所控告我的事情都屬不實，所以就沒有人可把我交給他們。我要上訴於凱撒。『斯多和議會商量了，就說：『你既上訴於凱撒，你往凱撒那裡去就是』。』

在這椿判案後的不多幾天，亞曼理泊二世王來到衰柴蘭，他是磨難教會的巨子。葛萊特帝授給他斐理伯與狸豺尼亞的四分國，奈龍再劃給他掌治蒂勃里下特湖畔的幾個城市。他是斷承加耳仙 (Chalcis) 王黑落德叔父的廟宇總監且有選舉大司祭的權柄。他的職司使他同羅瑪加多來往，故他此番的來臨是為到新任的巡撫處來述職。

他的姊姊培蘭尼斯伴他同來。培蘭尼斯也不亞於特露茜勒；

究竟脫不了黑落德家裡人的門風，美麗如天神，惡毒似魔鬼。她先嫁給亞立山大的弟麥克（Marc）爲夫，繼嫁給叔父加耳仙王，末後嫁給西利西王博覽樣。兩個丈夫死去，第三個逃亡。于是她投奔至她的哥哥亞憂理泊處，她與他早是情濃意厚，以致外間盛傳他倆已同處如夫婦。蒂都之對她鍾情，在她的生命史上面可算又是特出的一頁。

亞憂理泊因着好奇心的驅使急於要一見保祿，而培蘭尼斯的好奇心也不亞於他。番斯多一方面設法使她們滿意，一方面不願在法律的形勢上脫腔。他使用上報皇帝的名義做起，因爲他不明瞭對於猶人告狀保祿的一件事，他說：「問題只是他的敬鬼神的事以及什麼一個死了久時的耶穌，保祿却說他還活着」。人家決定明天再上堂。當然又是一番盛舉。亞憂理泊與培蘭尼斯耀武揚

威的來到了，有許多駐在衰柴蘭的兵隊與城中紳士們跟着。保祿此番却做了這猶太小王及其相配的姊姊們的好奇心的對象。

於是番斯多在堂上開口說：『亞斐理泊王與在座諸君呵！你們看這人，就是一切猶太在日路撒稜與在這裡會向我懇求呼叫說，不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沒有犯甚麼該死的罪，並且他自己上告於皇帝，所以我定意把他解去』。論到這人，我沒有確實的事可以奏明皇上，因此我特意帶他到你亞斐理泊王面前，爲的使殿下對於斯案有所指示。

亞斐理泊懂得他的客氣話；他也准許保祿爲自己辯明。於是保祿伸手分訴說：『亞斐理泊王啊，猶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訴，實爲萬幸，更可幸的，是你熟悉猶太人的規矩和他們的辯論，所以求你耐心聽我』。他乃略述自己在日路撒

稜的幼年生活，是法利叟主義的崇拜者，以及他磨難聖教的時期，後來在往達瑪斯途中的耶穌顯現一事，召他往外邦去傳教，最後的傳揚福音的努力等等。『然而我蒙天主的相幫，直到今日我還得對着尊貴卑賤老幼們作見證，就是那個基督，按着衆先知和梅瑟所預言的必須受害，而且第一個從死者中復活，他要把他光明的聖道，傳示給百姓和外邦人』。

番斯多巡撫聽了這奇特的上訴，心中很覺詫異；可是聽到復活兩字，他便悶悶不悅起來，且粗厲地打斷保祿的話柄，說：『保祿，你癲狂了吧。你的學問太大，反使你癲狂了！』保祿坦然地說：『番斯多大人，我不是癲狂，我說的乃是真實明白話。王也知道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這些事沒有一件向王隱藏的，因為那些事情都是大衆曉諭的。亞斐理泊王啊，你信』

先知麼？我知道你信的。』王突然被宗徒一問強顏對保祿說：『你想稍微一勸，便叫我作基多徒麼？』保祿說：『無論是少勸是多勸，我向天主所求的，不但你一個人，就是今天一切在場的聽衆，都要像我一樣，除了我身上的這些鎖鍊。』他說時微笑着。於是王與巡撫及培蘭尼斯，與同坐的人，都起來退到裡面，彼此談論說，這人並沒有犯甚麼了不得的罪。王還說：這人若沒有要求上訴到凱撒，就可以開釋。

6 遇險

番斯多的延緩和猶豫，但同時也整備出發人馬，送囚徒到羅馬去。這些手續都需要充分的時間，故大約在九月裡到羅馬，可是那時候適值西北風橫打在西利與巴力斯坦海岸的時節。從衰柴

蘭到羅馬沒有一條畢直的路線可以通行。於是一葉孤舟向着阿達彌脫 (Adanrite) 駛行，就是位在與米底蘭納相峙的彌仙城 (Mysie)。在那裡人家希望有開往意大利的船。

到了那裡，巡撫帶了囚徒們一同登舟。聖路加與亞利士帶葛 (Aristarque) 也同行；或者爲的是他們同保祿個人密切關係的緣故，或者他們也不要西行而遂得同舟。奧古斯丁營中的一個百總，名儒利歐，他統領兵隊，他知道保祿受番斯多之特別寵幸，故第二天到了西洞埠 (Sidon)，儒利歐准許保祿上岸，當然有一個兵跟着，並且也准許他竟日去拜望親友。

從那裡又開船，因爲風不順，就貼着希潑肋島岸背風行去。過了西利前面的海，就到了米拉 (Myra)。在那裡百總遇見一艘亞立山特利的船，要開往意大利去，便叫宗徒等一行人上了那船。

一連多日，船駛行得愈進愈慢，靠了急流的潮水也只僅僅來到革尼士(Crête)的對面。因為被風攔阻，就吹往格來底島(Crête)。

時當十月中旬，這時節內為趕行長路的人是很危險的。保祿看清海裡的情形不妙，便勸暫且居留在格來底島，否則不但貨物和船要大遭破壞，受損傷，就是人的性命也難得保。但是百總信從船主的話，不信從保祿所說的。因為儒利歐寧願不顧危險而早些完成他的使命，故贊成他們的意見。於是一有機會，立即離佳澳(Bons-Port)而往腓尼斯(Phenix)海灣去，希望到那裡去過冬。

這時微微起了南風，他們自鳴得意，就起了錨，貼近格來底島行去。不多時後，狂風從島上吹撲過來。船被風抓住，敵不住風，就隨風颳去。貼着一個小島名叫高大的，在那裡背着風僅僅收住了小船，既然把小船拉上來，就用纜索捆綁船底，又生怕在

賽耳底沙灘上擱了淺，所以又落下蓬來，在風飄去。

翌日，人們被風浪顛簸得更急，衆人把貨物拋在海裡。到第三天，他們又親手把船上的器具拖棄了。太陽和星辰多日不顯露；又有狂風巨浪催逼，他們得救的希望已完全斷絕了。

衆人多日沒有吃甚麼東西，保祿在這樣極端險難中，便挺身出來對他們說：『衆位，你們本該聽我的話，不要離開格來底，免得遭這樣的損失。現在我還勸你們放心，你們的性命一個也不致喪失，惟獨喪失這艘船。因我所奉事的天主，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傍邊說：保祿，不要害怕，你必定能站在凱撒面前，並且與你同船的人，天主都因着你而得救，所以諸位可放心，我信天主他怎樣對我說，事情也要怎樣成就。將來我們必要歸落在一個島上。』這個預言果真一步一步的實踐了。

7 在麥耳得 (Malte) 覆沒

到了第十四天夜間，船在亞特利亞海裡飄來飄去，約到半夜，水手以爲漸近岸地，就打繩探深淺，探得有十二丈，稍往前行，又探深淺，探得有九丈。怕撞在石頭上，就從船尾拋下四個錨，盼望天亮。水手想要逃出船去，便把小船放在海裡，假作要從船頭拋錨的模樣。可是保祿窺破他們的計謀，便對百總與兵丁說：「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們必不能得救。於是兵丁破斷了小船的繩子，小船就飄盪去了。」

在風雨飄盪的危急時，夜格外沉長漫漫，好容易把眼望到了，天漸亮的時候，保祿勸衆人吃飯，說：「你們懸望忍餓不吃甚什東西已經十四了，所以我勸你們吃飯，這是關乎你們救命的事。」

，因為你們連一根頭髮也不至於損壞——保祿說了這話，就拿着餅，在衆人面前求天主祝福，擗開吃了。於是他們都放下心，大家把帶着的餅乾水菓等等大家分分吃了。計算他們在船上的共有二百七十六人。

到了天亮，他們不認識那塊地方，但見一個海灣，有岸可登，就商議能把船攏進去不能。於是砍斷纜索，棄錨在海裡，同時也鬆開舵繩，拉起頭蓬，順着風向岸行起。但遇着雨水夾流處，就把船擱了淺，船頭吃住不動，船尾被浪的猛力衝壞。兵丁的意思要殺囚犯，恐怕有泅水脫逃的。但百總要救保祿，不准他們任意而行，就吩咐會游水的跳下船去先上岸，其餘的人可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東西上岸，這樣，衆人都得救了上岸。

於是他們方才知道了麥耳得島，離格來底有五百海里，離

西耳得(Syries)更遠，其所以沒有給巨風飄流到那裡者，實因過高大島後風的方向轉了的緣故。

海灘上的一只沉毀的船引起了許多島上土人的注意。他們就是番尼西商人的後裔殖民在這島上，他們認實非凡，待他們非常有情，人們所以稱他們是野人，實因他們既不是希臘人，又不是練丁人。他們很殷勤地服事那些受飢寒交逼的水裡逃生的人們，土人給他們又生了火，爲烤乾他們的衣服。那些旅客們只顧烤着自己的衣服而不管火的旺熄，保祿却常想着別人，他便拾起一捆乾柴放在火上。忽有一條盤在柴裡的毒蛇，因熱而出來，咬住了他的手。土人瞧見那毒蛇在他的手上，就彼此叫喊說：這人必是個什麼兇手，雖然從海裡救上來，天理還不容他活着。但當他們見保祿竟從容把那毒蛇甩在火裡，毒液於他一點也沒有損害，他

們原想他一定要浮腫倒地而死了，但看了多時，見他一無損害，就轉念說他一定是個神了⑦。

這島上的政權是握在羅馬人手裡，委托波勃利（Publius）統治，他的官銜就叫麥耳得島元首。他的小京城是築在高處，離保祿們翻船擱淺的海灣只七八公哩，故他能遙遙望見那覆船的一幕。他還親身前來迎接這一隊浪花餘生的人們，而且盡情地款待了三日。他的這番殷勤不是徒然的。因為波勃利的父親，適臥病在床，患劇烈的寒熱和痢疾。保祿進去為他禱告，按手在他身上，就治好了他。這個靈蹟，頓時傳遍全島，於是島上其餘的病人也都來請求醫治。聖路加雖自己不說，但所示聖蹟中當然也有他的份子，從此保祿及其他的同伴在島上到處受人們的尊敬，到他們動身離開麥耳得島的時候，船上充滿了各種禮物。

8 到羅瑪

一只亞立山特利大船，船頭上豎有航海神加司托(Castor)與保路克司(Pollux)兩個像，過冬在這島上，且待陽春時節再來時將開往意大利。百總儒利歐叫囚徒們登舟。他不耐煩的企望着早些結束行程，故一到二月裡，便順風揚帆了。到西臘居停泊了三天。再從那裡繞行，沒着西西肋海岸來到漏祺奧(Reggio)；過了一天，起了南風，人們便推進至歇理特和西臘之間的蔓仙納河(Messina)，終於到了玻查肋(Ponzoles)，船到那裡，就停泊卸貨。

百總沒疑地立刻遣人到羅瑪報告他的來到，並講述他們不幸的遭遇，也呼籲物質上的救援且請求新的訓令。那地離開羅瑪只百四十里之遙，在一星期內能來回一次。故人們在玻查肋過了七天。保祿與他的同伴們立即給地方上的教友相來往，而且因着百

總的優待，他可應酬弟兄們的款待。

在往羅瑪去的路中，還有一件有趣的奇遇。到了阿畔胡市場（Forum d'Appius），離羅瑪約六十餘里，再過去十里就是三館（Trois-Tavernes）。那裡的弟兄們一聽見他們的消息，就來到阿畔胡市迎迓。保祿見了他們遠遠的跋涉前來，非常動心，而且到了三館地又有一大隊弟兄等候着，多情的保祿見了這般光景，不禁神樂洋溢咏起感謝天主的詩來。

在那些人羣中，他非但不像一個囚徒，而且真像行凱旋的大將似的取道羅瑪。在阿爾朋山（Albains）的高峯處望去，遙見羅瑪一塊平原，點綴着大道與層層的樓屋，再望過五六里就是全世界的京都，他從前早已希望的事物景象盡在眼簾了。當時的羅瑪不是現在的羅瑪所能比擬的，既沒有高塔，更沒有建築物與教堂的

圓頂；它當時只是一個混而不調勻的各項的建築堆積罷了。除了皇宮，巴拉丁，同加比刀山上的幾座大廟稍形偉大壯觀外，其餘所有的建築，如亞憂利泊的廟宇，市中心的堂宇，戲場以及許多古廟都基腳很底，至多稍微在地面上露出一些罷了。

從東方到羅瑪的一條大路，直通至矮魏丁（Avenin）與散狸歐（Coelius）之間的加攀納門（Capene）。旅行隊就絆足在這小山略事休憩，後首開始向左走去，將到市場的著要入口處，離巴拉丁（Palatin）不遠。百總儒利歐就交出保祿在那裡駐紮的御營的統領。

我們推想番斯多的信大概沉溺在海裡了，當然百總的口述爲宗徒更是吉多凶少的。另一方面，原告們大約因爲冬天將到，就滯延發腳，或者他們揣度事情十之八九將歸失敗的緣故。所以都遲遲不到。保祿在這時期內也不受罰，也沒有輒加在他身上，其

名稱叫：Custodia militaris。故一到那裡就享得充分的寬待。他住處行動儘可自由選擇，不過常跟着一個看守他的兵。

但保祿在那裡，也不想安置久居與路加和亞利士帶葛興發傳教工作。

II 基多的大使帶鎖鍊

1 在羅瑪的猶太人

到後第二天，他願會合羅瑪的猶太人。他們大半居住在湯斯物 (Transtévère) 歹地方，混雜在那些私販巫醫一起。這些人另外是放奴，就是當戰爭時的囚徒被誇碑 (Pompée) 出賣充為奴才之輩。主人已經解放了他們，因着他們心想這些外教人常在家裡服事是不潔的。他們的人數很衆，因為底勃耳有一次為懲罰他們的擾攘，曾遣發了四千戰士到撒代熱 (Sardaigne) 去。

在相約的時刻上他們來尋覓保祿。他便給他們解釋說：「弟兄們，我雖沒有做甚麼事干犯本國人民和我們祖宗的規條，卻被鎖鍊綁縛從日路撒稜解到羅馬。他們審問了我，就願釋放我，因為在我身上並沒有該死的罪。無奈猶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訴到凱撒處來，並非有甚麼事要控告我本國人民。因此，我請你們來見面說話。他們回言說：巴力斯坦的弟兄們並沒有派人可用書面到這裡來報給我們說你有甚麼不好處。但我們願聽你的意見如何：因為這教會，我們知道是到處被毀謗的。」

他們與保祿約定了日子，就有許多人到他的寓處來，保祿從早到晚對他們講論這事，証明天國的道，引梅瑟的律法和先知的書，以耶穌的事勸勉他們。他所說的話，有信的，有不信的。他們彼此不合，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祿說了一句話，說：聖神藉

先知依撒亞向你們的祖宗說：你們因硬心而將遭的罰是將應驗的。這句話的效果實在沒有什麼大的成績，總之羅瑪教會大概是由外教人所組織成的，故不受甚麼限制，從這天起，猶太人之仇視教友更形深刻了，所以，不出四五年，我們可說他們就實行了他們排斥基多徒的毒手。

雖則聖保祿的監禁不算可怕，可是期限長久得令人可怕。按羅瑪例法，原告應親自出庭，且照着東方幾省規定一衆証據當在一年內呈上，判決之遲速，悉憑判官的意思，尤其幾時皇帝自當判官的時候。

當時，猶人在皇家審判廳裡要受得許多週折；使官中之一要求加刑於飛列斯而不得；再有一個，就是與石室同寫歷史者，三年後方才允准他的要求，就是要求釋放那些當飛列斯在任時監禁

之司祭。當時他因着其他許多雜務，身絆乃耽誤了保祿的訟訴。保祿凡事見機而作。到了羅瑪，他便住在一個教友家裡；可是他擔憂這件事的遲延，因為他明知看守他的兵的輪流調換以及許多出出進進來顧望他的人們，一定為這家裏人是極囉唆的事。故他在城中租得了一間屋子，好如在厄弗蘇帝臘尼學校裏時一般：作為他傳教的中心點。因了拷着的鎖鍊使他不能做手藝，故他犧牲了一切作工的時間，專為傳教。

不多時後，那些舊同事漸漸地陸續齊來與他連絡了。除了同舟遭溺的路加與亞里斯帶葛之外，再有提希格，他是一個可敬的弟兄，忠心的執事；再有為他極重視之若望瑪爾谷；再有猶人儒司都；再有保祿從未稱贊過，好似預料他未來的墮落似的代馬，再有可親可愛的諦謨太。在那些來探視他的人中有高老司的哀巴

發，腓理賓的哀巴花墊，此外當然還有其他我們不知的各人們。保祿因材使用，或叫他們講道，或給保守者付洗，或遣發他們寄信到遠處的教會去，人們終料不到他有如許領袖同人以及傳教的勢力的。

2 奧內齊抹 (Onésime) 和飛雷蒙 (Philemon)

一天，他瞧見一個不相識的窮人進到他的屋子裡來，其服裝與口氣酷像弗利祺地方的奴才。果真，奧內齊抹來自弗利祺中心的高老司，他在那裡服事一個飛雷蒙，這個飛雷蒙，保祿很記得是由他勸進教的。他因了偷竊脫離了主人的束縛，逃亡在羅馬且流落在那裡。在此二百萬生命的堆積上，其中至少一半是奴才，故他設法避免洩漏而找尋一個更容易的方法以活命。

他爲甚麼投奔到保祿的門下去的緣由，我們不得而知。是否他在主人處已聽得的信德與聖洗兩件事情嗎？

當然飛雷蒙對於保祿的請求總肯允應的。保祿起先有留着與內齊抹在自己身邊以便相幫服事，但繼而一想，便遣他到主人處去，且叫他帶去一張寫得極滿意的便條如下：

「願天主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多賞賜給你們平安。我禱告的時候想着你，常爲你感謝我的天主，因聽說你的愛心，並你向主耶穌和衆信徒的信心，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都是爲基督作的。兄弟啊！我爲你的愛德大有快樂，大得安慰，因衆聖徒的心從你得了暢快。我雖靠着基督多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這有年紀的保祿，現在又是爲基督耶穌而被囚的，寧可憑着愛德求你，就是爲我在捆鎖中所生的兒

于奧內齊抹求你，他從前與你沒有益處，但如今與你我都有益處，我現在打發他親自回你處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來有意將他留下，在我為福音所受的捆鎖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尊意，我就不願如此行了，使你的善行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他暫時離開你，或者是使你永遠得着他。不再是奴僕，乃是高過奴僕，是親愛的兄弟，在我實在是如此，何況在你呢。這也不拘是按本性說，或按超性說，你若以我為同伴，就收納他，如同收納我一樣。他若虧負你，或欠你甚麼，都歸在我的賬上，我必償還，這是我保祿親筆寫的，我也不必對你說，連你自己也是虧欠於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裡因你得快樂，並望你使我的心在基多處得暢快！」

「我寫信給你，深信你必順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過於我

所說的。此外你還要給我預備住處，因為我盼望藉着你們的禱告，必蒙恩到你們處去。」

保祿許多次說出要做一個教友的原則，不要變換自己的外貌：「各人蒙召的時候是甚麼身分，仍要守住這身分。你是作奴僕蒙召的麼，不要因此憂慮，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為作奴僕蒙召於主的，就是主所釋放的人，作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多的奴僕^(八)」。最大的理由是誰做了教友，已與基多合成一體，在聖教會內是一例平等，故外面的環境也不算甚麼一回事了：「你們受洗歸入基多的，都是披戴基多了。並不分別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自主的，是為奴的，是男是女，因為你們在基多耶穌裡都成為一了^(九)」。奧內齊抹的處境，正好給他一個機會寫出「奴僕對於主人及主人對於奴僕的關係：『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

是討人喜歡的，要像基多的僕人，從心裡遵行天主的旨意，甘心事奉，好像服事天主，不像服事人。因為曉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論是爲奴隸的，是自由的人，都必按所行的得天主的賞賜。你們作主人的，待僕役之道也是如此，不要威嚇他們，因為知道他們和你們，同有一位天主在天上，他並不偏待人①。天主教不是爲教世界革命，然是爲感化人靈，並且這個感化，早晚終免不了要在社會的風化與政治上發生絕大的影響。

在末了幾年，他更明瞭奴僕的待遇對於傳揚福音有甚麼響應。他們的第一要務是不要阻止教外人歸化：『凡在鞭下作僕人的，當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天主的聖名，道理，被人褻瀆②。』可是保祿的慾望與經驗一天一天的擴大起來。主人非但不要阻礙奴僕的信德，而且尤當輔助他們並且使他們自己也做

成無聲的傳教士；「勸僕人要順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討他的喜歡，不可頂撞他，不可私拿東西，要顯為忠誠，以致凡事尊榮我們救主天主的道^①」。顯揚福音，使人尊重，愛戴福音，這便是那些謙虛的宗徒們的無聲的事業。

奴才們所作的事業，在聖教初興史上詳載成冊。這也可見奴才教友在家庭裡的傳教事業的盛況了。

3 哀巴發與高老司人

再有一人，其重要不亞於奧內齊抹，也與他同是高老司人，也同時求援於保祿·哀巴發在城中負擔着宣傳且治理老田散與葉辣巴里（Hierapolis）的鄰近教務。現在，他為甚麼離了自己的傳教地方而奔赴到羅瑪去呢？因為他感得當時四面起了謬說，覺得自

已不能抵抗這樣新潮流，於是他求援於一個比他更牢靠而有勢的保祿了。他的恐怖不是空虛的。當時，弗利祺人大概傾向於意慮 謎主義（即自言得天啓示的邪教主義）。弗利祺是一方善於幻想的國土。 檬黨同了大群的先知與女巫建設一個新日路撒稜在丕波柴（Pepusa），就是在弗利祺之中心，離開賴居（Lycus）不遠。傳說那塊地下有烈焰，不時地面崩裂，地面震動得可怖，就此說這項奇事是鬼神間互相奮鬥的戲法，好似預給那些幻想家極豐富的資料。無論如何，高老司教會還幼稚得很，成立得還不滿六，七年，而且當一種外教風氣突然侵入的當兒，這輩革命家想用一種玄妙的推理煽惑衆心，以爲算是哲學上的理論，藉以壓倒福音的誠真；他們宣傳一種敬天使的禮儀，發明一種臆想上面的齋戒，再雜上一二猶太古教的氣味。他們中有一人自以爲得了顯現，藉以

宣傳他的道理。

聖保祿不喜歡佔據他人的地盤；可是高老司教會也屬於他的，因為哀巴發是他的門徒呢。故他寫信給高老司人，叫他們整備抵制那些假冒的修行，不過用思想自由的名義只使發展肉體的良能罷了，並且提倡一種錯謬的天神敬禮，要打倒基多的無上尊貴。他把此信交於蒂希葛，叫他在路上時也順便遞傳一封致厄弗蘇人的信。到高老司時，當其餘的使命行妥後，蒂希葛用保祿的名義交付了逃奴奧內齊抹於飛雷蒙。

腓理賓人的救濟——釋放

信札的來往與別人的拜望爲保祿只是每天的休息時間罷了。他的居處作成宣講所了，他講述一切天主的聖言。歷兩年，

差不多合城的人都聽得他的道理，並且他承認「御營全軍及其餘的人」⁽⁵⁾「都知道他受的捆鎖是爲基多的緣故。羅瑪人所稱的御營不是指凱撒宮殿間的人，然是指御營中的軍人，大約有一萬多名，他們紮營在各城門口，每隊挨班防守巴拉丁。那些輪流看守保祿的兵卒，每四人或八人組成一隊，故差不多齊聽見人們講起他的。因此，無論他們願不願，他們終得參與他的宣講；保祿的思想的高尙，品行的端方，忍耐的勇氣，談笑自若，不能不在他們粗暴的象司中印上良好的深刻的印象。

保祿宣傳的道漸漸傳揚出去，直達「凱撒家裡的人」⁽⁶⁾。沒疑地，這裡所說的人是指奴僕與放奴而言，因爲有人也說奈龍的近臣也有受福音的沐化的，可是那說不很可信。從前常有人說奈龍的老師山乃格哲士，當他失寵之後，也與保祿有過一度深摯的

交情。可是這些陳舊的傳說也沒有多麼價值之可言；雖則現在沒有人懷疑聖保祿與山乃格間之來往，可是至多也只是互相巧弄筆墨罷了。

囚徒的芳表為羅瑪教友是個安慰。他的傳教的神火，傳揚耶穌基多的名字，奏效斐然。當然，教友們的觀念的誠實有高下的差別；有些人對於保祿更表同情，盡力用愛德與他聯絡，用愛情與基多聯絡。其他——指猶太教友，他們看見他在羅瑪教會中的勢力天天澎漲起來，卻心生恐慌，——他在監獄裡就乘機鞏固自己集團的勢力。更好說他們的活躍是擾反的象徵。『但是，這有何妨，善於忘記自己的保祿說，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基多究被傳開了，為此我歡喜，並且不停的歡喜』。他不顧仇人的計謀。

精神上的困苦也受物質貧乏之影響。自從他的手不能工作之後，他自己與同伴們的日用需要倒是個嚴重問題。他的可愛的腓理賓人知道了他的窘難，乃給他大批的裏矜。哀巴花墊擔負去救濟他，也有意去給保祿服務；可是到了那裏他患病了，病得很厲害，這種病是爲乘船至羅瑪的外方人在暑期時慣常染得的。他出了險後，患得了想家病，急得不待煩的要回家去；幾時他得知了他的本鄉人擔憂他的命運及記憶起他的使命的時候，他的回家的心思更激迫了。保祿的天性是很細心的，他已窺破了他的心意，乃差哀巴花墊帶一封道謝的信回到腓理賓去。

他的知恩的心緒非筆舌所能形容的：「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天主，每逢爲你們衆人祈求的時候，常是喜喜歡歡的祈求，因爲從第一天直到如今，你們常是共同一心的協助基多的福

音……我靠着主大大的喜樂，因為你們思念我的心，如今又發生，你們素來就思念我，可是沒有機會——繼而他再滿心喜悅的說：『腓理賓人啊！你們也知道我初傳福音，離了麥衰度納的時候，論到授受的事，除了你們以外，並沒有別的教會供給我，就是我在帖撒落尼，你們也一次兩次的打發人供給我的需用，我所求的不是餽送，乃是求為你們的帳冊，如何有豐盛的結果。但是樣樣都有，並且有餘，我已經充足，因我從哀巴花墊受了你們的餽送，當作極美的香氣，為天主所收納所喜悅的祭物』

在這封信內，保祿二次預言他未來的釋放④。因着書狀的遲延及猶人之缺乏興奮，番斯多的結論終於幫忙不少，懸案拖到五年之久忽地解決了，在六十二年或六十四年之春即宣告無罪，保祿整箇兩年過在羅瑪的租屋裡；在那裡他不斷的「傳揚天主的神

國，很自由，並沒有人阻攔他』。

註：

- ① 致厄弗蘇書 六·二〇； 致高老司 四·三十四。
- ② 大事錄 二〇·三。
- ③ 大事錄 二〇·七十一二。
- ④ 大事錄 二〇·一八—三五。
- ⑤ 大事錄 二一·四—六；一五·三。
- ⑥ 大事錄 二一·八；八·五—四〇。
- ⑦ 現在在麥耳得這種蛇已經絕跡了。
- ⑧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七·二〇—二一；七·一—二及二四。
- ⑨ 致茄拉太書 三·二七—二八； 致羅瑪書 〇·二

- 二；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一二·一三。
- ⑩ 致高老司書 三·二二；四·一； 致厄弗蘇書 六·五—九。
- ⑪ 致諦莫太第一書 六·一。
- ⑫ 致諦太書 二·九。
- ⑬ 致腓理賓書 一·三·In omni praetorio et ceteris omnibus。
- ⑭ 致腓理賓書 四·一一·Salutant vos... qui de Caesaris domo sunt。
- ⑮ 致腓理賓書 一·三一—五；四·一〇；一五—一八。
- ⑯ 致腓理賓書 一·二三—二五；二·二三—二四。

六 致命

I 最後一次的傳教經過

1 往西班牙

寫聖保祿歷史的人，讀到宗徒大事錄的末頁，他再也不能知道保祿以後的歷史了，他於是彷彿在黑夜裡的行人，半路在危險地擦摸着。他踟躕莫進，就是進行也只能在幾個可疑的說明上，在幾個浮泛的傳說上，在不確的歸納上定方針：既然這樣，只好利用上面的幾點，搜集弄來，那麼，不致離事實太遠了。傳教是

他的唯一目標；可是我們搜集所獲得的一些，終不免有含糊的地方。故我們很難於確定，只好作為大約或只是假設罷了。

在六十二年或六十三年之春，即在五年監禁之後，保祿動身往西班牙。這個意思是他早已切心想望的①。當他允諾要到腓理賓人那裡去的時候，他曾報告他們將遣發諦莫太去，幾時確定了他的釋放之後。這樣說起，可見他並未允他們早早就親身去②。這件只是他理想上的事，就是聖師們——聖濟利落，聖哀比發，聖若望基所，聖熱路尼莫，聖筮奧陶爾——以為聖保祿往西班牙一椿事，不過他有意思要去，並非真的去過。到第二世紀中，慕拉刀利 (Murator) 的抄本與保祿的行實中提及保祿往西班牙的行程，視為一件顯著的事實。而且聖格賴孟教宗，在保祿死後三〇年，他承認保祿到過西方邊疆，當時所說的西方邊疆，另外為一個羅

瑪人，不是指點意大利，而是指西班牙。

從羅瑪由海道到西班牙是當時比較方便而又是常走的路。在致諦莫太第二書內說起的是他派格肋森上加肋西亞去，這裏所說的加肋西亞③，按大半希臘聖師註解這段聖經所說的，宗徒即取此新方向而行，且恐路過時會到過現在法國的南部。果真我們絕對不知道保祿在西班牙的傳教經過，因為當奈龍時對於那方的教難的記錄的臆造是很顯明的；可是我們如果沒有了宗徒大事錄的記載，我們也怎能够知道他在高林都，在帖撒落尼傳教的呢？

從西班牙回轉之後，我們竟無從揣測保祿經過的路程，以及他的巡查的結果，他度日的景況，他做事的動機等等。人家可以相信他對於飛雷蒙的許諾，定不食言。幾時他被囚羅瑪時叫他留④。高老司是葉拉巴利與老田散之鄰地，是利居山谷間之三個

都市，互相毗連着從沒得見過他的面，大概是終於大家欣慰聽得了他的訓言的了。

2 厄弗蘇與諦莫太

厄弗蘇的居留比較更爲可靠。宗徒視察教友會口，在那裏他做過許多工作，受過許多磨難。他不能再延長日子，因迫於要去巡查麥衰度納教會，他乃委任諦莫太代替他，並且他想這次使命爲時不多的。除了他外，保祿再也沒有更忠心更懇摯的幫手了；可是他終不免對他有些不放心。故他寫給他一封指導與勉勵的信，他說：『我希望快到你那裏去，所以先將這些事寫給你，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天主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永生天主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五)

在厄弗蘇傳行一種新道理，道理的本身講起比了那些幻想沒有多大危險；譬如神怪的小說，無稽的談話，老嫗們嘮叨的神話等，猶太人尊重他們爲法學博士，實則目不識丁。這些謬論使那受了福音的人分成裂教或異端。諦莫太應當竭力排斥這些謬說而塞住那些宣講員的口。

厄弗蘇教會已有十二年的歷史，可說是老教會了，但也有可掛慮的問題。保祿另外留心神職班的美名。他願凡要領受神品者，當修相配的德行，倘沒有德行，不能擔負此重任，外面的品貌也要使教友們見而生敬畏之情；藉以使他教人尊敬我們的信仰，別漠視福音；別使新教友們想自己受了愚弄與欺詐；使成婚的人要做一婦之夫；使他們好好管理兒女與家庭。這些長處，爲六品修士應有的幾點。因爲他們常與世俗相接觸，人家特別重視他們

，因為他們善於教導，不因酒滋事，不貪財⑥。祝聖司鐸與六品，是主教最著重的負擔。保祿對他的門徒說：「給人行按手的禮不可急促，不要在別人的罪上有分，要保守自己的清潔」⑦。

教中神長也有訓育寡婦的本分，她們為教會而工作，她們用公共的費用活命，她們也應受人的尊敬。可是這優越地位恐能為許多人是一個誘惑的源頭。至於年輕寡婦，她們廢棄了當初所許的願，或不想再嫁的婦人們，她們立給教友不好的表樣，說長道短，好管閒事，說些不當說的話。故保祿命以後寡婦凡欲註冊住堂，必須年紀到六十歲，只作過一個丈夫的妻子，又有善行的名聲，竭力行各樣善事的。其他寡婦，凡自食其力的，則居家管理家政可也。保祿也勸年紀更輕的寡婦再嫁人，為避免沙灘的羅網且不給敵人辱罵的把柄⑧。

3 諦太與格來得 (Crete)

保祿離厄弗蘇到麥衰度納，再從麥衰度納推進至希臘；也許他又從高林都可進窺了格來得，就是當他往羅馬時經過的地方。格來得位在褒刀巴奈南部與阿那刀利極西面之間，那裏有一串小島，點點接連兩大陸，猶如一條橋橫跨在歐羅巴與小亞細亞的中間。按着教外人的迷信，那裏算是鬼神的根據地；而現在呢，人家都知道那裏是希臘文化的發源地，且在十五世紀時為海內藝術最富的中心區。在那裏又有許多猶太人的市場，故當他在佳澳少住時，他就想起在格來得還沒有教會的組織，並且認明這樣緊要的好地盤是不能常久放棄的。

講到風化倫理方面，格來得人的名聲是不雅聽的，有句成語說：「加巴度人，西利亞人，格來得人都是惡種」。其中格來得

人頂壞。他們的人生觀是奸刁，欺詐，酒醉，放蕩。但是這些醜行不能抹煞信德的宣講員，因為他們知道福音有使人靈再生的能力。看哪！這就是保祿與諦太，再有亞爾筭買與蒂希葛，征服了格來得，使一百個城市認識了基多。

他沒有空閒完成他這項工作；可是他這項使命交託在他幫手中最得法而最得力的諦太，吩咐他補充那塊地方教會的組織，且在每座城裏祝聖神父。口授一切訓令，不多時後他又寫一封信，信中材資與寫給諦莫太的信大致相同，不過對於相反那些傳謬說的人的口氣，說得更為厲害。『當塞住他們的口』。環境與厄弗蘇相同。

再有一件事在這封信中容易察覺的，就是他如何掛心地要感化外教人，並且引他們得進天國。修道的人非但在教友眼目中，

也在外教人心目中當是無瑕可擊的；使婦人服從自己的丈夫，尤其爲外教人，別給他們一個侮辱的機會；勸奴僕要順服自己的外教主人，藉以發揚福音的眞精神！衆教友當以身作則，因爲表樣是傳教的著要工具；故倘若一眾教友，在他們的懿行勞表上是別於外教人的，那麼，爲教中神長者將更應怎樣呢！呵！諦太，『給衆人立表樣，使那反對的人無處可說我們的不是。』^⑨

這封信，是當保祿到哀比耳之尼高巴利 (Nicomolis d'Epire) 路上的時候寫的。尼高巴利是得勝城，奧古斯丁造以紀念阿克蘇戰事的，城位在海峽的最狹的地帶，把盎巴先 (Ambracii) 海灣與依奧尼海一劃兩；可是它的雄壯遠勝過帝國的其他城市。聖保祿決意過冬在那裏，他很留意諦太的協助，並且吩咐他幾時蒂希葛或阿爾笄買來到了格來得，叫他立即去聯絡他。大概阿爾笄買到格來得

去的，因為不多時後，蒂希葛還在往厄弗蘇途中。與阿爾筮買同時還有兩個傳教士，就是阿巴駱與法律家余那兩人，他們到格來得登岸去幫助諦太①。故現在他到保祿處好如重新振興起工作來，做宗徒的使者，常奔走各處，遞傳宗徒的各項命令訓示。

我們揣度保祿在尼高巴利過冬後，前進至依里利省 (Illyrie)，該省為他在前次的行程時差不多沒有插足過的。不多時後我們將知道在他死之前夕囑托諦太往達麥先 (Dalmatie) 去傳教。可是達麥先是依里利的一部，與麥衰度納為鄰，有哀捏西杏大道橫穿其境，且直到阿包落尼 (Apollonie) 的碼頭，再從杜拉巢 (Dyrachium) 到亞特利亞海。這一次，他的理想竟然完全成為事實：在福音上他打開一條得勝的道路，就是從日路撒稜到依里利的海②。

4 逮捕——解到羅馬

一天，傍晚時，基多底囚徒就將了結一天內的工作。論到他的逮捕的事可謂再含糊沒有的了。有人說他在羅馬逮捕，此說也不確實。保祿已經顯亮地說過他只願路過時看見羅馬，因為他視羅馬是他人的封土⁽¹⁾，故他一出了監，即速離去，不再希望來了；對於這點，意見紛紛，莫衷一是，在他的傳教指南上也全沒有根據。我們猜想保祿在亞洲的省裏逮捕，大概是在刀阿；我們且照着這個假說，繼續講述他以後的遭逢。

在刀阿，保祿住在加爾波斯(Carpus)家裏，在他的家裏他安放自己的大衣，書，及皮帶等物件。這些雜件，他後來在信上多麼迫切地托人復去帶來⁽²⁾。大概離別時因着一個意外的拘留，以致不及收理，也非不可能之事，從刀阿，他必經過厄弗蘇，厄弗蘇

是亞洲的省城，也是羅馬總督駐紮之地，只是他有名分調查案件。一個著名的告狀者是銅匠亞立山，此外再有一個叫夷蠻奈，保祿把他們交給沙殫了^(六)。

在這種環境中，亞細亞人都膽怯而背棄他，譬如懷惡意的斐才臘 (Phigele) 與哀模擊 (Herinogène) 等^(七)。可是也有出規的人，如阿基拉與潑利先辣，他們倆的忠厚真是名不虛傳；而宗徒在羅馬監獄中常顧念及諦莫太的眼淚^(八)；但是，使他最動情的是奧奈旋風的忠心了：「願天主憐憫奧奈旋風一家的人，因為他屢次使我暢快，不以我的鎖鍊為恥。反倒在羅馬的時候殷勤的找我，並且找着了。願天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憐憫，他在厄弗蘇怎樣多多的服事我，是你明明知道的」^(九)。

囚徒從厄弗蘇由水路換船抵高林都海峽。刀飛墨 (Trophime) 病

人當在沔蘭登岸。高林都的舊官葉拉斯德 (Erasle) 逗留在他的本城裏。人家越走近羅馬，教友的陣線越縮短；這個境象都給多情保祿的心上一個重大的傷感。

今次他進羅馬與前四年之離別羅馬的情景大不同了。一塚老牆垣已經變了一座新城牆了。當時，徧野觸目的都是些截牆斷壁與未完工之建築品。通過家板吶門 (Capene)，那景象又迥異了。就在那邊，在大戲場的盡頭處，當六十四年七月之十九那天，遭得空前的大火災，把半個羅馬完全焚成灰燼。火勢之猛熾實在令人毛髮悚然，加以陣陣巨風使火焰躍得更驚怖，說是奈龍的暗差，也在暗地擴大火勢，當火勢蹂躪了谿登之後，接上焚燒人家，所受損失，不計其數，數千生靈葬在火中，六天之久，火焰還沒有熄滅。皇帝登在高塔觀望這幕慘劇，還歌咏着托阿 (Troie) 覆滅

之詩，自鳴得意。他爲避免良心發現且塞住上訴者的口實起見，乃把這次火災歸咎於教友身上，以迎合一般仇教的羅馬流氓。人們要想剩此機會殲滅一衆教友，而且加以極凶暴而極野蠻的死刑：有些教友穿了獸皮，被獅撕碎生吞；有些教友倒吊在樹上，灌油焚身，當作火炬，以照耀宮殿院子；有些教友在酷熱的烈日下釘在十字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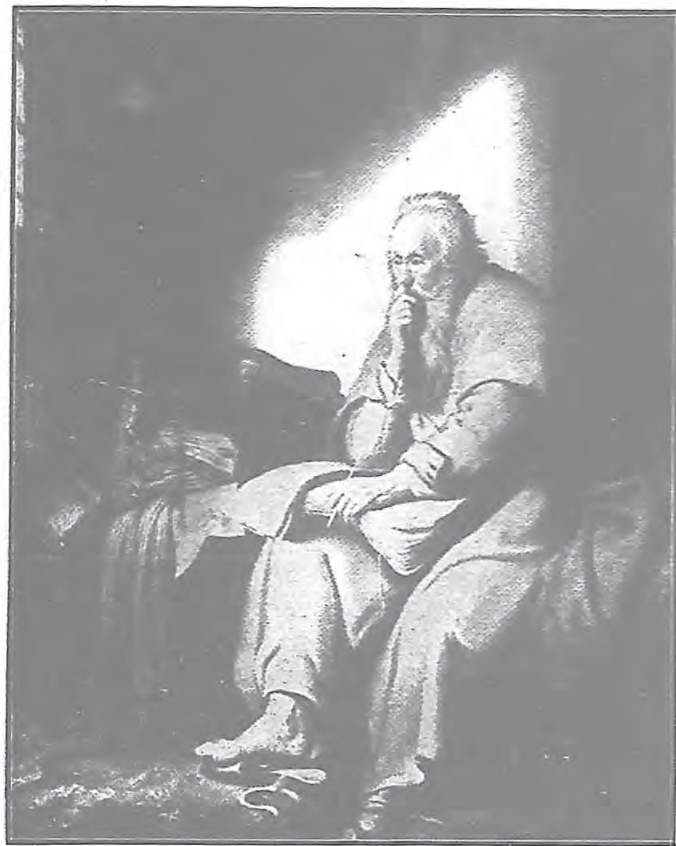
末了，這齣悲劇終於覺得乏味了。外教人之仇恨教友可謂無微不至，看待他們猶如人類的公敵。因爲教友不願意參加任何國家所規定的敬禮，反抗敬禮皇帝，咒詈其他宗教的一切神道，人們便認這是侮辱神明，背離國家。這些就是外教人加給教友們的謀反叛亂以及對於皇上的大不敬的罪孽。人家也明瞭天主教與猶太古教的鑑別，且不似猶太古教般的有狹窄的國家觀念，但天

主教也顯然與羅馬多神教相悖逆，毋怪次伯利納稱它是惡劣的異端，帶西得稱它是可惡的異端，蘇哀東 (Suetone) 稱它是險惡的異端，總之一句，他們都以天主教是一種不許容存的宗教。有人問誰發出磨難教友的第一道諭旨，是奈龍呢是陶米西？大約用不到甚麼諭旨，既然是大家一致的主張呢。幾時他們把天主教認爲一種不許存在的宗教時，當然便設法艱難聖教，甚致用死刑來殘殺教友，他們深信那些酷刑，足使聖教滅蹟，至少能鎮住或緩進它的蔓延，這種仇視固然等於一件可驚的兵器，能隨時使用而爆發。直到公斯當定 (Constantin)，遼闊的羅馬帝國的四野，這教難的風波，常似劇烈瘡疾的蔓延着。

5 保祿的遺囑

聖保祿這次解到羅馬爲的是他宣傳真道的緣故，這次的被捕，再沒有如前次恢復自由的希望了，這次所得到的待遇也不如上次的寬緩了，更用不到優待的名稱了；這次的監禁，絕不准外人之探望，正式幽居在監獄中。監獄的地盤很狹小，其條規很嚴厲，連一個人都不准去探望，厄弗蘇的奧內旋風特地從亞細亞趕來，要拜望他，經過了幾審的週折，才得見着他。羅馬教友絕對不能去顧望或慰問他。橫豎大半教友早被奈龍弄得絕跡了。那些頂勇毅的教友已死去了數百。其他教友，倘若不設法逃出城去，也難免乎一死。可是有許多教友，如安葡肋 (Eudais)，玻騰 (Prudent)，稜 (Lin)，葛駱提亞 (Claudia) 及其他，他們準備要與囚徒通音，雖有虐皇的威脅，也不能籠絡住他們。

保祿的心靈在慘暗中納悶着。與外界的隔絕，更使他擔憂着



拘留在監獄中的保祿



保祿 宗徒致命
(Paulo apostolo martyri)

奈龍 (Néron)

那些遭難的教會，在致諦莫太的信上說：『你要趕緊的到我這裏來。因為代理貪愛現今的世界，就離去我往帖撒落尼去了。格肋森往茄拉太去，獨有路加在我這裏。他來的時候要把瑪爾谷帶來，因為他在傳教事業上於我有益。我已經遣發蒂希葛往厄弗蘇去。我在刀阿留於加爾波斯的那件外衣，你來的時候可以帶來，那些書也要帶來，更要緊的是那些皮卷』。他覺得在人力方面是絕望了：『我的血將被澆奠，我解脫離世的時候到了。』我們再聽一聽他的哀禱說：『主必救我脫離諸般的兇惡，也必救我使我進他的天國。願榮耀歸給他，直到無窮世。亞孟』。在這封信的末腳還吩咐他說：『你要趕緊在冬天以前到我這裏來』。

II 榮光的花冠

1 血証

他說了這最後一次的再會後，我們對於宗徒的踪從此又不
在我們目前了。一塊塊烏雲又掩沒了他的最後幾天的遊程。他死
前曾否接得了他的外衣和書卷，他死前曾否熱熱烈烈地擁抱了他
親愛的門徒？我們都漠然，我們確實知道的，只是他死於刀劍，
離羅馬不遠，當奈龍在位之四十年也是他的末年，照聖熱羅尼莫
說是末年；安才白說在末脚第二年；聖哀比發納說再要前一年哩

· 那麼，照安才白所說的年份更確實而有證據，就是說聖保祿致命在六十七年上。這整個的一年奈龍過在希臘，他這次進京都時只已是爲喪失他的皇冠和他的生命，時在六十八年六月九日；可是他的殘暴的同僚依舊在羅馬。保祿上過甚麼法堂？誰是原告的主角？是誰判決他的死刑？這些問題，歷史都沒有給我們答覆出來。許多矛盾的作品，爭先恐後的補充了這些遺漏的問題，可是都不配信用。講到一本假冒的保祿行實，也只是一本純粹的理想作品，這本行實是第二世紀時一個亞細亞神父所著。我不說他的一切述說盡屬子虛烏有；可是在混雜污穢的鎔質中怎能區別貴重的金沙呢？

保祿既然是羅馬國民，應受殺頭之刑。可是判決向執行相隔的時間法律上並沒有明文規定，因爲元老院在二十一年上所規定

之十天期限，只爲施刑於元老們時有效。所以不但時間，就是受刑的地點也悉憑判官定奪。慣常是揀選一處近城而靠近大路的地方，藉以昭示衆人，避免擾攪。按古而且久的傳說，那爲了耶穌基多捨命的聖徒的血所澆染的土的一角至今保存着。離羅瑪城約三公里，在荒僻的小山谷上，離蛙斯底（Ostia）大道也不遠。那地名叫益泉（Acqua Salvia），現稱之謂三泉。現在那裏築有三座聖堂與一座苦修隱院看守保存着這塊聖地。

鐘聲噹噹響起來了，一個百總拖了保祿到殺場去，後面跟着一隊警衛兵。一大群閒浪之徒爭先的去貪看這件流血的慘案，——遊戲場上的玩具，武士們的武器，——把衛隊威勢加厚了多多。無疑地，那些與保祿不共戴天的猶太人們，必疾趨至湯司單煩（Thermae Strevae）的盡頭處，以發洩滿足他們的仇恨。可是那些淒涼的劇刑

也不能使他的朋友們畏縮而不參與，當時在場的有路加醫生，玻騰，稜，安葡肋，葛駱地亞，恐怕瑪爾谷與諦莫太也在場，當時師弟的末次會見定必觸動了他們的心靈。

人家到了那直達亞物丁山腳的城門口。人家再在蛙斯底大路走了四分之三的路程，這條路與那灌溉底勃耳湖的江河並行的。到了那裏，兵隊左轉走向阿兒代(Ardée)大路上去了。一刻鐘後，人家便已走到了刑場。這塊凹凸不平的地，位在大路傍邊，深藏在繁茂而神秘的森林間。一切要件都迅速地備妥了。刑役掩住了保祿的眼，繫在一柱子上，先受鞭撻。繼而，百總發出號令，劊子手乃迎前走向受刑者，手起刀落，只一下，血紅的頭已滾落在地。滿了殉道者之畢生宏願，現在，他已與基多同在一起了。

當時在場觀衆作何感想？當然有動情的，有不相干的，有仇

恨的，再有教友們的情感是怎樣？宗徒最後一句話是什麼？爲何在場的聖路加對於這幕慘劇不給我們寫述一點？於是寫保祿傳的偽作家却不願表示自己的不知，便寫述保祿臨刑的光景，並加上了許多奇異的情節。譬如說他的頭，離開了他的軀幹時，還用猶太話來呼號着耶穌聖名；頭斷處漂出乳漿，射滿了劊子手的外衣；掩沒眼的一塊布帕忽地飛回到熱心貴婦苞底葉 (Plautilla) 處，因爲這塊布是向她所借的。同時，空氣裏充滿了異香，一道豪光耀眩人目，而保祿又親自顯現在奈龍面前，且預言他在最近將來的遭遇。這些都是偽作家爲媚悅當時教友且誇耀宗徒而買買然大膽寫的奇事。

在場的衆門徒們出來收殮宗徒的聖屍，因爲一時尋不到合宜的地方埋葬，他們乃從蛙斯底大道向羅瑪走了四分之一的路程，

就埋葬在一個教友家裏的私坟內。在這坟上豎起了一塊墓碑，猶如得勝坊似的，在碑上寫着六個字：『保祿宗徒致命』

Paulo apostolo Martyri

同時，在底勃耳河之對岸，在華諦岡山下，聖伯多祿倒釘在十字架上。這兩位大宗徒在日路撒稜會議中互相友好，猶如弟兄般的處理世界，那麼現在，他們倆真所謂同生同死，共榮共存了

在羅馬，始終敬崇這兩位不可分離的基多的見証人，保護人。人們常以保存他們的遺骸為莫上的光榮，聖教會的一衆最先的作家們，如同聖格賴孟教宗，高林都的聖特尼，加依伍神父等，給我們述出羅馬人多麼敬仰而且紀念他們。二百五十八年六月廿九日，當瓦賴亮艱難聖教風波最劇烈的期間，教友們深恐向來尊

敬看守的坟墓被人瀆辱，所以就這一天上收集了二聖遺骸，遷葬在阿畔胡大道下穩妥的地窟之中（Catacombe）。在西方就把這遷移遺骸的那天，定為敬禮他們的瞻禮日^⑤。幾時公斯當定皇帝給聖教建樹了和平之後，他在二聖墓上各建築了一座大殿，兩座聖所具有同樣的美觀：同樣的莊偉，同樣的華麗，同樣的價值。正如天平秤的兩端秤盤一般。到了他們的瞻禮那天，衆教友跟了教宗在奧賴里杏大道（Voie Aurelienne）上榮進華諦岡大殿，繼而走上奧斯底大道，向城外保祿大殿進發。

聖伯多祿大殿距離聖保祿大殿按着最短的路徑，差不多只有兩里，一天上舉行兩台大禮彌撒，在羅馬火熱的暑天中未免過甚，所以到了第六世紀，那天就在華諦岡只舉行一台彌撒為兩位宗徒，到了翌日再舉行追憶聖保祿宗徒的大禮。

故有人說：聖保祿頂上的光圈早晚必隱藏在聖伯多祿的光芒之中。這句話說的很合理：因為保祿，無論他多麼偉大，倘沒有了他，聖教會照樣還能成立；可是聖教會倘沒有了基多所立的那塊盤石，那麼，就無所謂聖教會了。

2 神化

照上面的話，聖保祿也不因此而減少他的榮耀。他傳給我人無價之寶的神學，為一衆作品之冠。假如保祿一些也沒有寫，那麼，聖奧斯定與聖多莫斯將用什麼來作他們的道理的基本呢？

當然，聖史路加只敘述他的傳略的一小部而已。我們不妨再回憶一遍保祿在奔走到盡頭之前的工作和苦刑，齊弄來做一個撮要：五次受猶太人鞭打，三次受羅馬人鞭打，一次受石擊，三次

沉溺，再有一日一夜浸沉在深水裏。在那些史事中，聖路加只記述及他在腓理賓的鞭打，在梨司脫的受石擊。其餘他一概沒有提及；因為在麥耳得的一次覆沒為時很晚。至少靠了大事錄，我們也是較認識保祿所規定的傳教計劃，所傳教過的地方，所成立的教會：我們承認他的路程秩序的週密，他尤其注意的地方是亞細亞與弗利祺，這兩塊地是聖教的第二個發源地，比了其他教會更成熟而更興旺的。

必先有更偉大的工人，然後能產生偉大的工作，倘若我們把更偉大的工人放在額子背後，這是一件多麼可惜的事呢。聖若望基所註解了這部工作後，作了七首頌詩，專以稱揚這位偉大的工人。他顯揚他的克己，忍耐，對於基多的愛情，他的見義勇為，抱不屈不撓之精神，他的溫良謙恭以及其他一衆德行。

當今之世，最認識清楚這位大宗徒的性格者可推紅衣主教牛孟了。他給他題出一個極佳的名字，稱爲：「*Le don de sympathie*」；就是解作同情的特長——這個特長，教育只能使它成全而不能產生它——其他聖人有補足本力所不足的聖寵。至若這位宗徒，那麼完全不同。在他身上，聖寵只使他成聖且高舉他的本性；對於聖寵他有全權與使用，一切從他本性所出發的一例無疵……真是奇事呵！他在基多的聖愛裏獲得鎮靜與平安，可是他需要人們的愛情；他在天主的蔭庇之下獲得無上的賞報，可是他也要看顧自己的弟兄們。他親愛自己的弟兄們，非但爲耶穌之愛而愛，可是也爲弟兄之愛而愛。他生活在他們身上；他和合他們的情感與他們的益利；他望慮他們的前途；他需要他們的協助。他的心靈猶如一具樂器，無論是絃琴或梵啞鈴，不必有人彈動其絃線，它常

獨自顫動着，且與其他樂器互相節奏而和諧」。

一個難逢而寶貴的特恩，其心靈必寬宏忠厚而忘掉自己，常以大衆爲前提，施捨自己的情感吸引人們到自己那裏來。保祿具有此特長，可謂造峯抵極了，在他周圍的空氣和人物都表示同情，他吸引人們好如磁石之吸鐵沙一般。

再有一樣聖德，在他的函件中常囑托的，並且給我們顯示出天主與基多是兩樣純粹的芳表。這樣德行名叫和善或溫仁。溫仁也有良善之意，可是比良善再加上雙倍的價值哩。善良而越澈底，那末溫仁也越近於愛德。聖熱羅尼莫說：溫仁一德是甘飴的，可愛的，穩靜的，溫和的，總之，包括各樣的長處。至若善良，也可說與溫仁相彷彿，因為它也設法使人悅樂；可是它慣常看起來是不很自然的，雖則你有時準備要做好而給人服務，而它終沒有

吸引別人的和氣與溫良』。或許在歷史上只有保祿，他有這顆絕無而僅有的冒出火舌的心靈，在他的摯情裏沸騰，使仇人望而生畏，與差謬不能相容，爲他的朋友，他的幫手及神子們，他是多麼體貼溫仁呵！

他對於新教友的一副熱情，實在沒有話可以表示出來！他待他們猶若父之對於自己的兒子一般，撫養他們抱在臂上，再猶如母親之使兒子歡樂。他重新縮小在他們中間爲使相像他們；他再願意學習他們的話爲使認識他們來更透徹一些；他受生產之苦爲使他們形成基多的肖像^㊸。他看見了他們兒女的孝愛心漸漸濃厚時，他多麼暢快呵；他多麼悅樂他們的恆心和前進^㊹！他用三句話點綴出教友的真精神：『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不顧私利而以公益爲前提。——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氣高大

，倒要俯就卑微的人^㉔。

沒有一個人像他這般透徹發揮愛德的問題的，因為沒有一個
人比了他懂來更透徹而實行得更充分的：「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
，並天神的說話，假如沒有愛德，那就只是響鑼鑼鈸一般。我若
能預言如先知，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移山搬
陵的信德，假如我沒有愛德，我就算不得甚麼。我若將所有的關
濟窮人，又捨身焚毀，如果沒有愛德，仍然與我無益」^㉕。愛天
主和愛人是一樣德行；可是保祿所提起之愛，是指愛人的愛德。
因為愛德是聖神的恩典，成全的絕頂，律法的總綱，一衆德行之
首^㉖。

既然耶穌哭泣過辣匝祿，那麼效法耶穌的人也不愧表示神聖
的情愛。保祿也給我們與哭泣者同哭的一原則。耶穌的宗徒中，

沒有一個寫出過耶穌在別種光景中也哭泣過的。而保祿呢，他爲那些遭難的新教友，流過愁悶的淚；爲那些保守者，流過慈悲的淚；想起了救世主的那些仇人們時，流的是酸苦的淚；爲了那些應受責斥的教友們，流過怨痛的淚^㉔。可是別人也爲了他而流過淚的！譬如諦莫太離別他的時候所流的眼淚，猶如離開自己的親爸一樣；幾時高林都教友認明了自己的過錯，使得宗徒傷心，他們流過懊悔的眼淚；衰柴蘭教友也流過嘆息的眼淚，幾時看見保祿不顧他們的勸而闖入危險的時候；厄弗蘇教友當宗徒離別他們的時候，尤其向他們說此後不能再見我的面的時候，叫他們哭的飲泣嗚咽^㉕。

誰念他的信時，覺得他的情感的深長和熱誠，不能不有動於衷，非但爲那些慣常居在一起的人是如此，即使那些偶然碰見的

幫手亦如此。他另眼看待他們，他提起他們時，即頌揚他們，他常記望着他們的名譽，他鼓勵他們，稱讚他們的成功。這些特長束裝他的心靈。再有一件事更爲奇特，就是他對於判官和刑役們的所抱之態度。我們都知道致命聖人的耐心是有界限的。如安底盎基之聖依納爵，當他被獅子吞在嘴裏時，他還咒罵那些環視着的野獸。而聖保祿則絕對不是這樣，他直到死沒有半句的怨言。你看：監視他的兵卒，後來都成了他的良友。他用他的溫柔寬和來感化了他們。

3 事業與人

我們雖則稍微熟悉了宗徒的一些個性，可是還不能滿足我們的知慾。但，我們萬萬不能說這些功績是他的本性天生得圓滿罷

了。要知他與自己奮鬥的比衆厲害。這就是他的聖德的秘庫。

在下面我們將略窺他對於自己克苦的一張目次：「我雖是自由的，無人轄管，然而我甘心作了衆人的僕人，爲要多得人。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爲要得猶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還是作律法以下的人，爲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爲要得沒有律法的人。其實我在天主面前，不是沒有律法，在基多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爲要得軟弱的人。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那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爲福音的緣故，爲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着獎賞。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

的花冠，我們却是要得不能壞的花冠。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㊸。

聖保祿念念不忘的記望着自己的修行，別阻滯他的傳教事業。可是他明白曉得宗徒之職，一如基多，只因着十字架得救。他說得很合理『天天冒險』並且『如耶穌一般的死刑常跟着他』^㊹，各種險阻，疲倦，死刑，爲他恰是快樂和榮光『身上帶着耶穌的印號』猶如一個血人，如同他一般『表演給世人 and 天神觀看』^㊺。但是，他不願被動的接受這個十字架，如爲他，爲別人得救的一樣工具，他却用了沉長的情摯前去迎接它，懷抱它。他視自己爲無二的仇敵，他攻打自己的仇敵用不到憐憫之心。這個不共戴天之仇人就是他自己，且他寫給我們看他的內心奮鬥，真令

人毛髮悚然。

他生命的行程越向前進，他的計劃越實行得多。他爲着愛耶穌的緣故，犧牲了一切之後，他還在想新的發展。他在羅瑪監獄中寫信給腓理賓教友說：「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得着基多耶穌所以得着我的。弟兄們，我不是以爲自己已經得着了；我只有的一件事，就是忘卻過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標竿直跑，爲得天主高上的聖召，因着耶穌基多所要我得的獎賞。」

先前，他背着基多跑，越跑越遠；可是基多把聖寵籠絡住他了，並且揪住在手臂間，強逼他追隨。現在，一切都煥然一新了。被追的保祿，反而做成去追基多的人了，爲證他對於基多的感恩心；他不顧了一切拚命的只想去追隨基多。這個無窮的門徑開

在他的面前。毋怪他說跑的再離沒有到終點，再離開許多呢；可是他一天一天的向前近上去，而且他的奮勇的恆心便是他終身神修的特性。他也不斷地對教友說：『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多一樣』。

他奮力效法基多的表樣，就是常久的苦身克己。效法基多，就是穿上基多的情感，基多的心願，基多的思想，總之一句，就是實行基多的精神；基多的表樣就是忘掉自己以悅樂他人；其實行的方法就是施捨者比接受的更爲有福；他拋棄了自己最密切的名分而去服事別人；他愛他的弟兄們直至爲了他們犧牲性命且自情自願的去親抱十字架。

這個聖德的節目，世上任何人不能完全實踐的。他在德行的路上奔跑時，從沒有片刻的中止或後顧來計算自己的行程的。我

們可知宗徒從沒有對此而滿足，而苟安。當他奔走到生命路上的盡處時，他還寫出自己的希望說：『我的血將傾流灌溉，我的身體也將撕碎。我酣戰了一場，我結束了我的奔跑，我却仍保住了我的信仰。現在天主，公義的判官，將給我戴上他所預備的義德的花冠。如同他預備着要給一衆在愛德中期待着他榮光的來臨的人們一般』。

註：

- ① 致羅瑪第一書 一五・二四―二八。
- ② 致腓理賓書 二・一九―二四。
- ③ 致諦莫太第二書 四・一〇。
- ④ 致飛雷蒙書 二一。
- ⑤ 致諦莫太第一書 三・一四―一五；一・三。
- ⑥ 致諦莫太第一書 三，一―一三。
- ⑦ 致諦莫太第一書 五・二二。
- ⑧ 致諦莫太第一書 五・三一―一六。
- ⑨ 致諦太書 二・八；三・一四。
- ⑩ 致諦太書 三・一二―一三； 致諦莫太第二書 四，

一一二。

① 致羅瑪書 一五·一九； 致諦莫太第二書 四·一〇。

② 致羅瑪書 一五·二四。

③ 致諦莫太第二書 四·一三。

④ 致諦莫太第一書 一·一九—二〇； 致諦莫太第二書

四·一四—一五。

⑤ 致諦莫太第二書 一·一五。

⑥ 致諦莫太第二書 一·四： *Memor lacrymarum tuarum, ut gaudio*

implear.

⑦ 致諦莫太第二書 一，一六一—一八。

⑧ 致諦莫太第二書 四·六一—二〇。

⑨ 在辣丁教會內常在六月二十九日舉行聖伯多祿與聖保祿大

禮，因為這天恰好是遷移二聖的遺骸進地窟的紀念日。

——按大概人們的推測聖伯多祿與聖保祿同日致命的。

① 致茄拉太書 四·一九—二〇； 致帖撒落尼第一

書 二·七—二； 致腓理賓書 一·七—八。

② 致高老司書 二·五； 致帖撒落尼第一書 二·一九

—二〇。

③ 致羅瑪書 一二·一五； 致腓理賓書 二·四；

致羅瑪書 一五·二。

④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一三·一一—三。

致茄拉太書 五·二二； 致高老司書 三·一四；

致羅瑪書 一三·一〇；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一三·

四—八。

⑤ 大事錄 二〇・一九；二〇・三一； 致腓理賓書

三・一八； 致高林都第二書 二・四・

⑥ 致諦莫太第二書 一・四； 致高林都第二書 七・七

；大事錄 二一・一三；二〇・三七，

⑦ 致高林都第一書 九・一九—二七・

⑧ 致高林都第一書 一五・三一； 致高林都第二書 四

・一〇・

⑨ 致茄拉太書 六・一七； 致高林都第一書 四・九・

⑩ 致腓理賓書 三・一二—一四・

⑪ 高林都第一書 一一・一； 致帖撒落尼第一書 一・六

； 致帖撒落尼第二書 三・九； 致高林都第一

書 四・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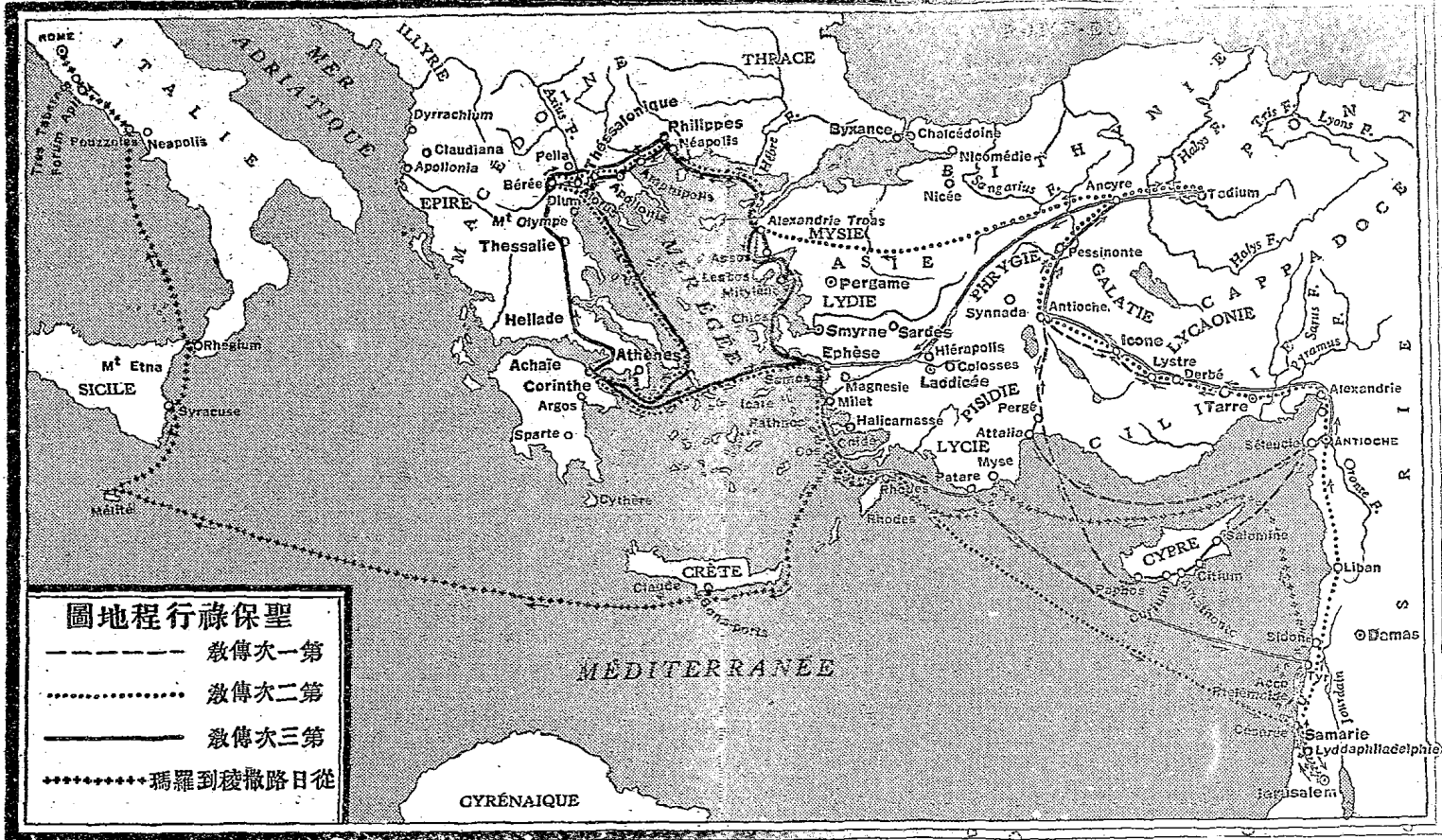
正 誤 表

頁	行	字	誤	正
1	5	14	宗	徒
6	12	11	何	無
7	11	2	史	師
19	4	9	里	利
32	12	7	基	基
47	11	26-27	散 <small>爛</small>	衰 <small>憊</small>
51	4	19	底	太
51	12	11	F	T
72	12	7	極	竭
72	12	16	週	周
79	7	16	裨	裨
80	6	13	稅	脫
49	4	13	緣	緣
102	11	4	他	它
104	6	6-8	矮居 <small>略</small>	阿基拉
104	6	21	拉	辣
107	7	3	猶	(劃去)
112	4	1-3	明知道	明知這...
119	12	24	的	是
121	4	18	心	必
127	6	9	事	慶
129	12	末	希	希
130	5	25	希	西

表 誤 正

頁	行	字	誤	正
130	5	末	亞	阿
145	11	25-27	因此，	因此，
147	3	9-11	<u>上基多</u>	<u>上基多</u>
149	5	8	九	方
150	4	2-3	祭聖	聖祭
160	3	19	！	，
162	9	12	亞	<u>亞</u>
163	4	26-27	娜阿	娜阿
180	6	20	太	<u>太</u>
183	10	14	(漏去)	該知
184	8	18	身靈	靈魂
185	8	2	苟	若
203	9	26	茄	茄
207	4	末	那些	(劃去)
211	8	7	(漏去)	去
117	12	7	(漏去)	司
220	10	末	亞	<u>亞</u>
225	4	19	撒	<u>撒</u>
227	8	1	殿	<u>陸</u>
228	4	21	督	<u>多</u>
231	8	1	澳	<u>澳</u>
235	4	19	認	<u>誠</u>
237	6	8	沒	<u>沿</u>
239	8	2	達	<u>遠</u>

239頁後的錯誤未及列入



圖地程行祿保聖
 - - - - - 教傳次一第
 教傳次二第
 ———— 教傳次三第
 瑪羅到稜撒路日從

地圖用法說明

I 聖保祿的行程

1. 在傳教之前—帶耳斯 (Tarse), 日路撒稜 (Jérusalem), 達瑪斯 (Damas), 亞刺伯 (Arabie), 達瑪斯, 日路撒稜, 番尼西 (Phénicie), 帶耳斯, 安底查基 (Antioche), 日路撒稜, 安底查基。
2. 第一次傳教地點。(大事錄八章一節, 又一五章三五節) — 安底查基, 賽特仙 (Séleucie), 瀝瀾河納 (Salamine) [希瀨肋島 Chypre], 巴花司 (Paphos), 賽熱 (Perge), [那斐里 Pamphylie], 比西田之安底查基 (Antioche de Pisidie), 依高尼伍 (Iconium), 梨司脫 (Lystres), 代百物 (Derbé), 梨司脫, 依高尼伍, 比西田之安底查基, 賽熱, 阿太里 (Attalie), 賽特仙, 安底查基, 日路撒稜, 安底查基。

3. 宗徒從初次監禁到致命中間的傳教地點的次序頗為可疑, 他的符信上面的一二指示頂常是不可靠的。

III 聖保祿所到地點之現狀

4. 除了羅馬, 日路撒稜, 耶典三城之外, 其他諸城只保存着殘時的遺跡, 如塞特仙, 阿太里, 比勝, 達瑪斯, 依高尼伍, 瀝瀾河納, 納戒里, 濼刀來慢, 波查那, 西眼屋斯, 荷撒落尼, 帶耳斯, 西利之安底查基 (Antioche de Syrie), 帶耳, 西同, 那些城市雖則昔時的莊嚴燦爛絕了跡, 可是還剩餘着城市的輪廓—其餘諸城都變成不毛之地。

3. 宗徒從初次監禁到致命中間的傳教地點的次序頗爲可疑，他的書信上面的一二指示慣常是不可靠的。

III 聖保祿所到地點之現狀

1. 除了羅馬、日路撒稜、雅典三城之外，其他諸城還保存着曩時的聲勢，如塞先耳、阿太里、比肋、達瑪斯、依高尼伍、泗底齊納、納玻里、波刀來慢、玻查肋、西臘居斯、帖撒落尼。一帶耳斯、西利之安底盎基 (Antioche de Syrie)、蒂昔、西同，那些城市雖則昔時的莊嚴燦爛絕了跡，可是還剩餘着城市的輪廓。其餘諸城都變成了不毛之地。
2. 比西田之安底盎基、高老司、高林都、厄弗蘇、葉辣玻里、尼高巴利、褒熱、碑西農得、腓理賓、灑臘忒納、刀阿諸城的地址，位在僻壤。阿沙、褒柴蘭、忒蘭、巴花司、褒鬱仙五城變成了出野的小村子。

IV 重要地帶的距離

當時的路程不能以公哩來計算，只好把行路的鐘點或日子作爲計算。一小時的路程約值五公哩；平均一天內可行三〇至三五公哩的路程。當然再有稍長的驛站。旅行的遲速，因着風雨及氣候的轉變，也大有差異。譬如有一次從刀阿至納玻黎要攔延五天之久（大事錄二〇章六節），再有一次只攔延兩天（大事錄一六章二節）。

1. 巴力斯坦與西利。—從日路撒稜到達瑪斯約計二〇〇公哩；—到褒柴蘭計有一〇〇公哩，—到西利之安底盎基有一五處驛站，從安底盎基到蒂昔計有二五八公哩，從蒂昔到褒柴蘭計有一〇八公哩，從褒柴蘭到日路撒稜計有一〇〇公哩；沿着地中海海岸線計算起從日路撒稜到安底盎基計有四六六公哩。
2. 希瀝肋島。—從灑臘忒納到巴花司有二〇六公哩的距離。
3. 西利西與小亞細亞。—安底盎基離開帶耳斯有六天或七天的路程，約值二〇九公哩。—從帶耳斯到西利西城門計有五公哩。—從西利西城門到哀來曼利 (Eregli) 約計一〇〇公哩，由此再往依高尼伍有一九〇公哩。—在一天內可從梨司脫到依高尼伍之南部，從代耳勃出發約兩天可到梨司脫之東南部。—從依高尼伍到比西田之安底盎基有四天的路程；由此再往褒熱，要過六處或者七處的驛站；從褒熱到阿太里約有一八公哩。

從安底盎基到刀阿（大事錄一五章三六至四四節）約有三八天的路程。從安底盎基道經茄拉太北部而往厄弗蘇當有四〇天以上的路程（大事錄一八章二三至二四節）；因爲塞先耳與安底盎基之距離有七一六公哩，故可知塞先耳與厄弗蘇之距離也不在以下：

4. 麥婁度納與希臘 (Grèce)。—納玻黎到腓理賓計有一五公哩。—從腓理賓到帖撒落尼約計一五〇公哩。—從帖撒落尼到比肋計有七五公哩。—從比肋陸行至雅典計有三七公哩，可是聖保祿取海道而往，故大約在田伍登舟（離比肋二五公哩）。—從雅典到高林都計有九五公哩。
5. 意大利。—從玻查肋到羅馬計有二一〇公哩。阿叻胡市場離羅馬有六三公哩，三傑羅離羅馬有四九公里。

I 聖保祿的行程

1. 在傳教之前。一帶耳斯 (Tarse), 日路撒稜 (Jérusalem), 達瑪斯 (Damas), 亞刺伯 (Arabie), 達瑪斯, 日路撒稜, 番尼西 (Phénicie), 帶耳斯, 安底盎基 (Antioche), 日路撒稜, 安底盎基。
2. 第一次傳教地點。(大事錄八章一節, 又一五章三五節) — 安底盎基, 衰憐仙 (Séleucie), 瀧臘河納 (Salamine) [希瀧肋島 Chypre], 巴花司 (Paphos), 衰熱 (Perge), [邦斐里 Pamphylie], 比西田之安底盎基 (Antioche de Pisidie), 依高尼伍 (Iconium), 梨司脫 (Lystres), 代耳勃 (Derbé), 梨司脫, 依高尼伍, 比西田之安底盎基, 衰熱, 阿太里 (Attalie), 衰憐仙, 安底盎基, 日路撒稜, 安底盎基。
3. 第二次傳教地點。(大事錄一五章三六節, 又一八章二二節) — 安底盎基, 帶耳斯, 西利西城門 (Portes ciliciennes), 代耳勃, 梨斯脫, 依高尼伍, 比西田之安底盎基, 茄拉太北部 (Galatie du Nord), 米西 (Mysie), 刀阿 (Troas), 哈瑪帶司 (Samothece), 納玻黎 (Néapolis) [麥衰度納 Macédoine], 腓理賓 (Philippes), 帖撒落尼 (Thessalonique), 比肋 (Bérée), 田伍 (Dium?), 雅典 (Athènes), 高林都 (Corinthe), 厄弗蘇 (Ephèse), 衰柴蘭 (Césarée), 日路撒稜, 安底盎基。
4. 第三次傳教地點。(大事錄一八章二三節, 又一二章一七節) — 安底盎基, 帶耳斯, 西利西城門, 茄拉太北部 [帶肥奧 Tavium, 盎先耳 Ancyre, 碑西農得 Pessinonte], 厄弗蘇, 高林都?, 厄弗蘇, 刀阿, 納玻黎, 腓理賓, 帖撒落尼, 高林都, 麥衰度納, 腓理賓, 納玻黎, 阿沙 (Assos), 沔底賽納 (Mitylène), 希哇 (Chio), 哈瑪司 (Samos), 托旋勒海峽 (cap Trogyllé?), 沔蘭 (Milet), 瓜絲 (Cos), 勞特 (Rhodes), 柏帶爾 (Patara), 蒂昔 (Tyr), 瀧刀來慢 (Rholémaïs), 衰柴蘭, 日路撒稜。
5. 到羅瑪去。(大事錄二七章一節, 又二八章一六節) — 衰柴蘭, 西同 (Sidon), 米勒 (Mire) [里西 Lycie], 葛尼特 (Cnide), 佳澳 (Bonports) [格來底 Crète], 瓜大島 (Cauda), 麥耳脫 (Malte), 西臘居斯 (Syracuse), 葛西納 (Messine), 玻查肋 (Pouzzoles), 阿畔胡市場 (Forum d'Appius), 三館 (Trois-Tavernes), 羅瑪。
6. 從初次被擄到致命所經之地點。(從書信裏) — 羅瑪, 西班牙?, 格來底 (Crète), 弗利祺 (Phrygie) [老田散 Laodicée, 高老司 Colosses, 葉棘玻里 Hiérapolis?], 厄弗蘇, 麥衰度納, 愛比耳之尼高巴利 (Nicomopolis d'Épire), 刀阿?, 厄弗蘇, 沔蘭, 高林都, 羅瑪, 三泉 (Trois-Fontaines)。

II 關於他的傳教路線的幾個注意

1. 聖保祿在第二次傳教時到過茄拉太 或茄拉太之北部 (大事錄一六章六節), 寫史者說他一直到過盎先耳, 或說他竟然到過帶肥奧; 故宗徒逗留在碑西農得之說極爲可能。
2. 在第三次傳教時, 寫史者假設保祿取道茄拉太南部從帶耳斯一直至厄弗蘇, 大約他上路至底阿納 (Tyane) 及衰柴蘭之後再自東往西越過茄拉太之北部 (大事錄一八章二三節), 用以取道西部之高原而抵達厄弗蘇 (大事錄一九章一節)。

SAINT PAUL

Auctore P. F. Prat S. J.

Translatore Joseph SEN

上海教區主教案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聖保祿

原著者 P. F. Prat s. j.

翻譯者 沈 造 新

印行者 徐士山
家印書館
匯

24
262937
d1

262937

